

老套新意

曾经有人写信对我说：能为的剧情都被写光了，我们这些希望在小说界发展的人除了跟著别人的步子走之外，没有多少原创机会。

你们同意这说法吗？我并不。

例如我的上一本书‘未曾相识’，失忆的题材早被为了一百八十遍绝不能说我以此为肇因是一种创见。

我们常见的叙述是：男女主角误会——女方逃走问出车祸失忆——忘了一切（全部或恋情部分）——怀孕或流产——巧遇失魂落魄或阴沉的男主角——在恋爱或折磨间记起一切——危机接著来，坏人出现——扑灭坏人。从此快乐活著并且有孕。

常看著这样的公式在走，谁还会想掺一脚来凑出第一百八十一遍？至少我不。

想写失忆、想以另一种方式去写、不想要误会、没有坏人、不要危机。我不要每成就一次爱情就像解决一场灾难般，非要有坏人、疯子出现不可。

本著推翻公式的念头去写，是很单纯的想法。倒不以为自己桥段的铺排上有何了不得之处，只想来点不同。女主角忘了回家的路，所以男主角天涯海角的追寻。重点就只是‘失忆’，没有其它。

我很无聊，常会把常见的剧情模式列表出来。比加说古代的未婚夫妻逃婚、通常彼此不明身分进而相恋；娇刁蛮女巧遇城主堡主，带来满堡的欢笑。以现代来说多是麻雀爱凤凰的处理模式。这些都相当经典，虽被沿用多次，仍可回收再生创造出耳目一新的安排。

老套不是不好，能够一再被使用，表示了它历久不衰的被锺爱著。但剧情的鸽排要有新意，否则再怎么爱看类似题材的人也不免回报一声：老套。

像我就是。我爱看上司与秘书的恋情，并会对女秘书坚定不屈的心志拍掌叫好。可若是安排女秘书因为爱老板而任其搓圆捏扁失去尊严，那我大概会去书，并对此位作者再不理睬。

我也爱看未婚生子，但拒看孤儿寡母凄凉生活，只侍富有父亲来拯救。

锺爱著穿越时空的题材，更乐见创意写法。

有些剧码尽管被写了无数遍，但我仍然中意，并期许这些老套被赋予全新的枝叶来令人耳目一新。我同时也这么期许自己。

所以“红袖招”是我的尝试，希望它看来颇具新意。

看故事去吧，下回见。

第一章

南下的官道上，迅影如飞约两骑像在竞赛似的忽尔黑色骏马超前，忽尔赤发骏马凌驾。

在各是日行千里的绝世良驹背上驾驭的是两名黑衣男子。

说是赶路，想在日落前寻到一处食肆打尖，还不如说暗自较劲更恰当。

直到“龙京驿站”的石碑标示在官道旁，原本一望无际的黄沙接天景色由绿茵上稀落的民舍所取代，两骑才缓了疾驰之势，更在一处土丘上勒住马身。

疾动条静间全无迟滞，仿佛浑然天成般自如。

“距临安还有两天路程。”一身黑衣飘逸卓然的男子有一张俊逸的面孔，尽管奔驰一天沾了满身尘土，仍不掩他潇洒的本质。

另一名黑衣男子身著劲装，比起潇洒男子身著交领宽袍的长衫，这位衣著偏向合身实用胡服的男子添了更多冷硬俐落的况味。随时蓄势待发以面对任何突发攻击一般。

“我说霍老弟，身为正常人，你也笑一下给我看如何？为兄一人实在无力再撑过任何一个无言的明天。”“您客气了。”冷硬男子向来少言，但不代表他在言词的运用上会逊于任何一个口才便给的人。

“我知道你觉得这一趟出游并不必要。比起你自身的事儿，这件小事算什么呢？虽然我是你小小的救命恩人，恩泽不足以挂齿，何必硬押著你出门，置其它重要大事于不顾呢？你义父母也真是的，根本是本末倒置，咱们“驿帮”的事务重要多了。”“我的义父母正是您的亲爹娘。”“是，很是。为兄不敢或忘，虽然我离家九年过，但不表示我会忘记自己爹娘的样貌。”不知打何处掏出一柄纸扇，“刷”地展开，在初夏夕光下煽来晚风纳凉。随时随地都坚持悠然自得的从容神态。

冷硬男子眼中几不可辨的闪过一丝无奈。他眼前这个身兼他小小救命恩人、义儿的男子，如果生养他二十七年的父母也宣告无可救药，自己又岂能以屈屈绵薄之力动摇他分毫？十七岁拒婚离家，身为‘驿帮’少王，却执意入深山拜“药仙”为师，立志往医学上钻研，如今已是江湖上被尊为“阎王避”的杰出神医。生性随意不羁，对家业全无兴趣，武学上更是师承多人，就是不承自己家传绝学，气得双亲镇日大呼‘孽子’。

而这个‘孽子’这辈子唯一被双亲称道的是从鬼门关救回了奄奄一息的霍逐阳。并教人送到‘驿帮’，从此代替不肖子奉养双亲、打理家业，光大‘驿帮’声名，日进斗金……至于这个‘不孝子’刘兄若谦，则更加肆无忌惮的与一票好友混迹江湖，四处作乱危害世人。哪边有事哪边凑热闹去，并且轻轻松松的避过刘父每年派出的大批擒拿它的人马。

他每年背家书回去，都明白的表示：只要家里还有一个妻子要塞给他，那他就不会回去。

结果这么一耗，就耗了九年。

直到霍逐阳亲自出马逮到了他。

谁能相信短短五年间霍逐阳从一个奄奄一息、武功平平的男子，变成一名武功高强且善经营的高手呢？当然，在追踪上更是一名能手——他逮到刘若谦了，不是吗？不过刘若谦也明白，能让霍逐阳由百忙之中抽身来抓他，必然是家中当真出了事。于目三个月前他乖乖的回去了，因为他指腹为婚的妻子离家出走了。

最稀奇的是，那名为萧于薇的女子离家并非近日来的事，而是发生在四年前，但刘家人却是最近才知道。因为在不算真正人刘家门之前，萧小姐一直居住在刘家的则院里。在众佣仆的掩护下，挣出生天，另寻自己的海阔天空去了。

呃……如果她能在这种纷乱的世道下存活下去的话。一个弱女子并不易立足于以男性为天的社会，更何况是一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千金小姐。

别院里的佣仆在四年内悄悄各自辞了工，直到刘夫人发现已太久没见萧家小姐前来王屋请安，暂时拦下寻找儿子的大事，莅临别院，赫然发现别院早已成了废墟。原本跟著萧小姐过来的七名佣仆更是不见踪影。

急忙回宅子换来帐房、管事，才知道那些佣仆早已因各种理由先后辞工。又因别院一向不受重视，加上主子们少有闻问，因此管事们也就把全副心神放在寻找离家少爷以及‘驿帮’的事务上。毕竟他们最喜爱的少主之所以离家，全因别院那位“未来少夫人”所致，难免产生排斥心态。除了定期拨银两用过去外，刘家主宅可不在乎那位少夫人有何动作。

结果，闹成了这般，甚至无人可追问查探。

后来还是霍逐阳派人追查到一名三年前辞工的丫画，她是唯一因为嫁人而没有远走他乡的则院佣仆，也是唯一不是萧家跟过来的仆役。

从那位丫袭口中得知，其实少夫人早已离家四年了，并在离家前安排好每一个人的出路，免得日后因萧小姐的失踪而遭殃，也给了每人一些银两。

好啦！这下子刘宋没了少夫人，刘若谦可以回家了。但基于道义，刘若谦决定找回未婚妻。就算不娶人家，好歹也得替她安排一个好人家的。

自从萧小姐失踪后，刘若谦才自省于当年离家的草率。他有他的理想大志，也该周延的安排好他人才是。早知道就权充一下月老，把萧小姐当妹子一般的嫁出去，不是两全其美？在他看来，霍逐阳便是个很好的托付对象。

面孔虽冷，但极为分明好看，体魄强健、年少有为、性格沉著。就刘若谦所知，‘驿帮’所在的太原城，每一个待嫁少女都期望有这么英伟的男人当夫婿。

页是在外头玩野了，居然忘了可以回家凑一对姻缘。现下可好啦，年华虚度的小姐气跑了。

这个错误务必弥补！至少刘表欠萧家一个交代。尤其在知道当年萧家小姐是因父母双亡才来投靠、世上已无其他亲人之后，刘若谦米粒大小的良心终于像煮熟的粥一般的浮肿，一边找人之余，也满脑袋的计画可行之方。

目前最最可行的便是将霍逐阳与萧小姐配对。所以当霍逐阳决定陪他南下一同寻找萧小姐，并且处理一些生意时，刘若谦开心得下巴几乎回复不到原来的位置。

他们手上只有一张萧小姐十五岁及笄时的画像，但那画像实在糟得惨不忍睹：在爹娘地无法明确指出画工的错误之下，他们只好认命的去找任何一位肖似画里的女子了。天哪……如果这张昼仍可以称上是正常人的长相的话，那历代君王绝对当真是双撞、耳长及肩、手长过膝了。

不过尚值得安慰的是，娘亲至少记起来萧小姐身上有一枚蝶形胎记，蓝紫色的，并且——长在胸口。

除非萧小姐沦落风尘，否则他们如何去观赏到任何一位女子胸前的风光？光是嘴上问问，便足以成过街老鼠加登徒子，不被揍死才是奇迹。

唉！唉！唉！

“老弟，你想，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子，离家四年，会怎么样？”霍逐阳有一刹那的失神，但很快的就恢复原有的冷笑。

“最好的是已经嫁入，最坏的是盘缠用尽，沦入花街，到时你的罪过就大了。”“我宁可相信书香传家的风骨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良心化为利刺，

一针一针的扎著他的黑心，千百种最糟的际遇滑过心臆。逍遥了九年，如今要面对的却是这种谴责，唉，早知道呀，早知道……。

霍逐阳摇摇头。

“明日进城，先由花街打听起吧。”“唉……。”俊逸绝伦的脸上，潇洒减三分，忧虑多五分。他终必须为年轻时的恣意妄为付出代价。若要问临安城内，百姓们最饱羡的人是谁，那就莫过于饱受老天眷顾的傅岩道原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居然轻易的入主临安首富的买家，娶了临安第一美人贝凝嫣为妻，接收了贝家十代也挥霍不尽的财富。天晓得他是当真爱老天万般垂幸抑或是入了什么邪道，得了什么灵符，三两下收摄了大美人的魂魄，从此任其摆布。

若说老天宠幸，好歹也该有个限度，不是吗？有了第一临安美女妻，再加上万买家财，已是天下人妒恨交加的蒙天大幸；怎知这傅岩道，一个手腕高超的公子哥，居然在两年前包下了甫入临安挂牌的第一名妓织艳！简直今所有特地来临安争睹织艳娇客的闻香之客跳脚咒骂不休！

传闻贝家千金柔若兰芷，名妓织艳傲似寒梅。两种绝色满足了全天下男子对女人的绮想，更别说再来一件气煞人的事了！

上个月初十，远从蜀境经商回来的傅岩道，不仅带回了无数的茶、棉、蚕丝，以供旗下织造坊整年度的用量，更有大量的媒正一车车押送过来，车队简直绵延到天边去。

看人轻易赚进万买家财还不算太令人眼红，至少比起众人眼睁睁看到一名来自川蜀的大美人被傅岩道由马车内牵扶了出来而言，其悲愤妒恨的程度自是大大不同了。简直是可恨至极！

寻常人若能得一美人，此生早已足矣。而这傅家小子，居然一次就得到三个曰一个温柔娴静，一个冷艳绝尘，一个娇媚入骨。

一次得到三名大美人的青睐，怕不掀翻了贝宅的每一片瓦？众人多期待这种事发生个几回来大快人心啊！

所以自上个月起，等呀等的，端差没镇日附耳在贝宅的外墙边期待听到里边传出乒乒乓乓的厮杀声。

可惜呀，可惜！至今没听闻个什么后续进展。莫非是傅岩道那小子当真驭妻有术？连住在‘贪欢阁’的织艳打昨几个被一顶大轿抬入了贝宅，至今没出来，也不知里进怎么了。

于是“猜测”便成了临安城内各酒楼茶肆的话题，就连说书者也各自推敲了不少个杜撰的故事以娱宾客，说得越精采，打赏则免不了约满满一荷包。

打从三年前傅岩道进了临安，临安城内上上下下的众人，莫不密切注意著贝宅的一举一动。永远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貌不出众的酸儒何以能有今天的辉煌？老天的厚爱难道没有限度吗？而此刻这个临安人们口中貌不惊人的傅岩道，正著一身月白绸缎的常服，双领对襟的式样上以珠玉为盘铜，极是悠闲的瘀在罗汉长椅上品茗。二名俏丫画一左一右，手执丝扇为主子煽凉。

盛夏的临安足以热熟放置屋外的蛋。但在这奕房可不。由冰窖里挖出的冬雪正一桶一桶替换著已融化掉的，雪里置著梅汤冰镇，凉意散播在屋里，冰沁含在口里，哪见得著半丝暑意？“哈啾！”瞧！还有人受不住凉的打了

喷子哩。

“我说梅殊，你既然水土尚不服，劝你认命一些，别与自己身体过不去，喝些热汤吧。

少你一人喝冰梅汤，也不怕有剩的。”傅岩道大大呻了一口，咕噜的又喝丢一碗，让一边的丫头忙又斟满。

“我不要，这梅汤好喝。”封梅殊有著奇特的依软音腔，虽是在川蜀与传岩道相识，却是南闽一带的口音。她有一张娇媚的脸蛋，加上软软的南方口音，随便一个男人听了，莫不酥化了一身硬骨，当下连灰渣也不见踪影。

奕房之内，除了伺候著的丫头外，有著一男三女：也正是现下外边闲杂人争相猜测的正主儿们。

正与傅岩道对奕的是织钝；她向来以才貌双全闻名，当年她还在京城挂牌时，留发下誓言，若能连胜她三盘棋的男子，便可教她分文不取的委身。可惜除了傅岩道之外，至今没人能胜她一盘棋。

傅岩道的正妻，也就是贝家的千金小姐贝凝嫣坐在趴冰蚕丝席著的月牙凳上，一边刺绣，一边观赏战况。温婉的浅笑始终绽放在粉嫩的唇瓣上。

而刚才与传岩道对话的封梅殊则委顿在扶手椅的椅背上。由一场大病中逐渐痊愈，仍是有些有气无力。

比起三位国色美人，傅岩道确实不是个绝世美男子。

他只是长得眉目斯文、满身的书卷味，原本自留的肤色教一赵川境之行晒成了黑炭。如今看来是又瘦又黑，若想养回原本的富贵气，恐怕要好些时日才成了。

对奕的棋势一直处在胶著的拉锯之中，织艳更加的全神贯注，反倒傅岩道显得有点无聊的伸手覆唇盖住一个呵欠。

此时，启开的门边出现一道粉黄衣影。还没跨过门槛便已嚷嚷不休：“我说主子，奕棋了一早上，也该歇歇了吧？别忘了午时过后，张管事要与您在书房议事哩。还有呀，那个林表亲在前厅也候了许久，到底见是不见啊？若是不见，就让我早早打发掉吧，省得浪费茶水。”“拢春，你就歇歇吧，没见过你这种不会享福的内务总管，非要成日上上下下的跑才甘心。明明是才嫁为人妇没几年的心娘子，何苦师法起三姑六婆的嘴脸？”又打了个呵欠，傅岩道手上的黑子搁在缺口的一角，顺利吃了两颗白子。心满意足的听到一声挫败的哼气，才又对黄衫女子道：“对于林金主或员镇乎这一些人，任其吃饱喝足打发掉便罢，还不是把我纳妾的事当成什么说嘴的事，理他呢，他想见我还得看我给不给见哩。”“可是如果他回去后换来舅母她们来找我呢？”林家是贝凝嫣的舅亲，每当有所求或有什么罗炼里，总会求见她。身为晚辈，总免不了要回他一个礼数的。

“等到大头目登上门来，有我顶著。现下全临安谁不知道我傅岩道将你吃得死死的？吃下了买家产业，也吃下了你的胆子，任何事我说了才算。要讨好处，由你允了是没用的。我的好娘子，你只要开开心心过日子便成了。”傅岩道逗著大夫人。

贝凝嫣回他一抹笑靥，却仍抹不去眉宇间终年沉积的轻愁。日子能有今天这番光景，她该满足了。要是在三年前，她简直不敢想像自己可以由水火的煎熬中逃出来。

“说到这个……”决定放弃攻势的织艳道：“林金生与贝镇乎、贝定乎两

兄弟，你就任他们野心勃勃的叫嚣，当真是没法子一举歼灭他们的狼子野心吗？让贝姐姐镇日忧心，是什么道理？”“还能有什么道理？还不是为了好玩。”内务总管嗤声道。

“哎呀，陇春，何必说得这般难听？留著他们，日子比较有意思嘛。”傅岩道摇摇头，十足的琅当样。

“哼！是有意思没错，您倒是忘了三年来被暗算多少次，毒酒、杀手、放火烧货、破坏生意……那种坏人早该送绞了！要是哪天两路人马结合起来，那可真是“乌合之众。”傅岩道截口下定论。

面对门口的封梅殊突然在一声尖呼后哈哈大笑了起来。“我的天呀！那是什么鬼？”启开的大门口露出两张探头探脑的小脸。布满污泥的小脸看不出长相如何，名贵的丝缎衣裳沾满了草屑污泥，也不知站在门外多久了，可能怕被骂所以不敢进来，也不敢出声。

“妍儿！”贝凝嫣低呼。

“封崖！一定是你这个家伙又带头造乱了！”身为内务总管的拢春当下将两个小孩拾了进来，对著一路逸洒而来的污泥印呻吟不已。

“娘娘，莲花、莲花……。”四岁的传妍儿怯生生的将手中小心捧著的花递到娘亲面前。

“谢谢妍儿，娘娘喜欢。”贝凝嫣易感的本性教她当下泪盈于眶，想抱过女儿亲爱一番。

但拢春可不允。

“大夫人，千万不可，等我将这两个小东西洗乾淨了你再来抱。”“阿娘，阿娘！”五岁的封崖在拢春的箝制下扭来扭去，双手合掌，似乎也有东西急欲向他的阿娘献宝。

于是封梅殊也乱感动一把的凑了过来。

“崖儿，有什么东西——哇呀！”

一只颜色鲜艳的蜘蛛赫然呈现！当下吓得封梅殊倒退了数大步，尖叫不休“死小鬼！明知道我最怕这些毒物，你偏偏爱！今天晚上你死走了！天哪！别过来！”“很漂亮呀，阿娘。你一定没看清楚，再看一下啦。”封崖不死心的接近，结果一票女眷全花容失色的迅速返到外头，仅剩两尾来不及逃的落难者。

“阿爹，您也看嘴。”封崖好可爱的揪著向来气定神闲的传岩道，要他分享男子人间的喜悦。

傅岩道当然没有那么大惊失色，只不过，在一只含有剧毒的虫物面前，稍稍脚软逃不出生天而已。

“扼……崖儿，你该知道这东西是有毒的……。”“小美不会咬人的，我们是好朋友。”封崖不开心了，为什么大家都怕他的宠物？还是妍儿好，不会尖叫。

“封崖！我命令你立刻收到你的竹笼子内！不许再捉这种东西玩儿了！”封梅殊很没义气的跳到窗外才叫阵。从小被毒物追著跑的她向来自保为第一要务。

“我的笼子不够用了。小朱、小黄、小胃……阿娘，你上回编的笼子全住满了啦。不如——我们放生！”小孩儿灵机一动，决定展开放生之门，让小美悠游回贝宅美轮美奂的大花园内。

要命！这还得了！

傅岩道冷汗百冒，下意识的吼了出来“仇岩！”一道迅影掠至，由窗口射入蓝光，转眼间已将封崖手中欲放生的毒物收纳入一只胭脂盒大小的木盒中。

倒也不是仇岩厉害到未上先知，而是自从在川境与封家母子相识后，三天两头总会有这种事发生。没有人知道为何封崖天生会爱死了人人害怕的毒物，更不明白他怎么总是有法子招惹来这些虱子。

自从封崖在员宅抓到了五条毒蛇、三只毒蟾、八只毒蜘蛛后，原本雕梁画栋的贝宋大宅——一个安全的堡垒，便人人自危了起来：要是哪天封崖骑了一只猛虎进门现宝、手上抓著大漠毒嗽，怕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所以仇岩非常有先见之明的随身携带器皿，务求护卫职责善尽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仇嵌将盒子的暗锁扣上，交给封崖，拍了拍他头，打发了出去，才转身面对主“爷，受惊了。”“习惯了。”傅岩道叹了口气，一票女眷花容失色的逃跑，热闹已不复见，倒是接下来封崖会恨惨，娘子军们大抵会卯起来修理那小鬼。没了奕棋的兴致，拍了拍高大得吓人的仇岩。

“咱们到书房吧。你辛苦了。”“是。”刘若谦喜欢身处市井中的感觉。以他的身世来说，他无论到了何处，落脚于酒楼或食肆，都大可吃尽山珍海味、住进最顶极的厢楼，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但他不。精致大餐或清茶淡饭、摊边小吃，吃来皆各有风味，倒不是非要讲究不可。

身处市井间最大的附带效益是听一些闲言杂语以娱自己。是！刘若谦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如此。然而这并不教人意外，既然他向来是个多管闲事的人，那么没道理不以这行为为嗜好吧？如果想快速了解一个陌生城市的民风、人情，投身入茶肆瓦舍间就包准没错的啦！

上自财势兼具的当户，下至邻家王二麻子昨日逛了窑子教家里婆娘打出大门，无所不知、无所不聊。再加上说书的人活豪活现的加油添醋下来，活生生像看了场戏。

才落脚两天，刘若谦便已知道现今临安城第一富贵人家是贝家；但自从傅姓男子王事后，日后想必非改成传家不可。

这傅姓男子可厉害了。生意能手不说，善钻营，连官府方面都有人脉。为官清廉的临安刺史更常是贝宅的座上宾；刺史之子，有临安第一美男子之称的赵思亮更是傅岩道的知交。

虽说官商不曾有明目张胆的勾结，但众人只消知道两造有甚笃的私交，恐怕连地头蛇也不敢上门刁难、讨些无赖钱。因此近三年来，原本三大巨富鼎立的临安，在傅岩道的手腕下，早已超出其他人成为人人艳羡的首富了。

傅岩道入主贝宅后，大肆排挤亲家林姓，以及同源的贝姓，不再互相扶持也颇受人侧目。脐带相连造势是人之常情，怎么地想不通傅岩道反其道而行的居心。

傅岩道、傅岩道……满城每日不谈上一回总像日头不该落一般。临江城几乎为此人疯狂。

而刘若谦与霍逐阳来得正巧。因为傅岩道在有了一妻一青楼知己后，现下又纳了一名新寡为妾，嘴动了全城。因此方便刘若谦二人从头听一次此人的传奇。每一个人都乐得对他口沫横飞一番。

而他们找对了人，给了“聊闲茶肆”的掌柜一壶茶、一锭银子，便源源本本知道了傅岩道入主贝家三年来的大小事迹。

“……这傅大爷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比起刺史大人那位生来带病的独生子来说，傅大爷只好一些而已。常年带著商队南奔北走，全靠他身边那个仇护卫。那个仇嵌可真是吓煞人也，比我们寻常男人高上一个头，壮上一倍，看起来像塞外的人，又瞎了一只眼。

每次陪著傅大爷出门，光那脸就吓得没人敢生事了，更别说他长相本就可怖。在两年前替刺史大人捉了一名江洋大盗伏法后，再也没人敢找买家麻烦了，至少不敢明著来。唉，那江洋大盗真是自找死路，潜入贝家想劫财便罢，偏偏又想染指傅夫人，就是我们临安第一美人贝凝嫣小姐呀。那个大盗一掌把傅大爷打得吐血晕死，要不是仇护卫赶到，并接住由栏杆跌下的大爷，这傅大爷怕是活不成了。江洋大盗还没来得及碰到夫人一根手指，便已教仇岩削去登掌，并当下去势，废丢全身功力才给丢到官府，那时也只剩一口气了。”故事十分精采，但刘若谦无法不分神注意到霍逐阳一闪而逝的激动神色；在激动过后，却又是无比的漠然如雕，像是有一抹怎么也掩不去的恨……或爱？他佯装非常好奇的问掌柜问题，并密切注意霍逐阳的神态。

“王掌柜，您说说，这傅大爷与夫人的感情好吗？怎么又有红粉知己又有小要的？”王掌柜喝了一大口茶，又权威的开口了：“男人嘴，哪一个不三妻四妾的？何况傅大爷这种男人，好歹他没有像那些取得女方家财便把结发妻丢一边的人不是？他们夫妻可也是相敬如宾哩。我们大夥都猜，他们夫妻三年下来未孕偶一女半子，才教傅大爷娶妾进来。女人家，但求别被休就万幸了。”“哇？不对。我记得昨儿个听说傅夫人有个女儿……。”刘若谦不明白的道。

“哎，收养来的嘛！他们夫妻成亲三年，女儿却四岁了。听说是贝小姐的贴身丫头与长工私通有的种。还是贝家小姐好心肠，安排了丫鬟嫁到北方，并且收养了小孩当伴。贝家小姐自幼就心慈手软，要不是嫁了傅大爷，这贝家今日只怕没这光景了。”由于已到用膳时刻，一批又一批下工的苦力全住这边瓦舍涌来觅食，王掌柜也不再有什么闲情磕牙，忙著招呼客人去了。

喧哗的空间打扰不了这一方的静讷，刘若谦很是兴味的直盯著霍逐阳瞧。

霍逐阳心中警戒，丢给对方两枚无聊的眼神，扔下一些碎银便要起身。

“回房歇著吧，今晚待访‘贪欢阁’与‘西施楼’。”利用昨日探访了临安所有伎坊数量，决定先由这两家首屈一指的勾栏院找起。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那位刺史大人的公子。不知生来带著什么病，这么人尽皆知的羸弱。”“找人要紧，劝你别又生事了。”“医者父母心，怎可嫌我多事？”刘若谦怪叫。

“你想招惹姓傅的，所以由刺史那边下手。”霍逐阳不客气的挑明刘若谦的企图。相识多年，要理解这人好事的头性并不困难。

刘若谦没有费舌否认，反而笑得不怀好意，不知打何处又爱出一柄摺扇，写意的煽著：“我想招惹的，是你。”满意的见到霍逐阳眼神一冷一炽的交替，他好快意的率先走出茶肆，还快乐得差点给门炖拌到，跌了个五体投地。

每当他顽心又起，寻妻一事只有被搁置的份，霍逐阳呼出一口长叹，阴沉的眼神下翻涌著复杂的波涛，立定在人潮中央，眼神不由自主的拉远到夕光拢聚的西方。屋宇高耸入云的贝宅，被夕光映成了美丽的金黄，像披了黄袍的帝王，世代代是临江城财势加身的表徵。

也是他准备彻底摒弃的过往。

随著日落，沉潜入黑暗的深渊，连波纹也不该有。

坚决的背过身，往东进大步走去。与贝牢一步一步的拉远，互成黯然的黑影，隐没于天涯约两端。

第二章

大唐的伎坊分为许多层次，官妓、私娼、歌伎、乐伎、舞伎……自从战国时代管仲设立第一座公营伎坊“女闾”之后，一代一代的革新下来，也不再是只有罪犯的妻女以待罪之身入娼。尤以到了大唐，伎分多等，司其专长博得色艺双全的美名。才、情、色、艺皆具才有资格挂上头牌，招徕名流仕子赏风弄月，并且让银两如潮水般涌进来。

临安城原本由‘西施楼’大大美人坐镇，今其它伎坊黯然失色，只求剩余些许渣滓可食。但自从两年多前‘贪欢阁’找来了一名京城美人织艳系住了一串裙下孝子后，从此两方人马日夜较劲不遗余力。若非‘贪欢阁’有傅岩道依靠，怕不早被‘西施楼’的恶霸打手给拆了上百次。这‘西施楼’的靠山据闻是江湖上某黑帮，莫怪坊里的打手皆熊腰虎背。日后还不知会怎样哩，至少可以肯定想和乎相处是绝对不可能的。

今儿个方一入夜，‘贪欢阁’便已涌入大批人潮，尤以‘艳台’最炽，十张云石桌皆坐满了世家公子，全为了瞻仰织艳的美丽与才艺。

织艳以棋艺为一绝，并精于凌波舞姿，三丈高的‘艳台’有三十尺见方，是她一展舞艺的地方。奕棋、出对子、吟诗，每日不同的花样，才情出色者更有幸受垂青，进入香闺一叙，撩拨得公子哥儿们日夜苦候，并努力充实自己的才华，轨怕在‘艳台’会里失色去了面子。

‘艳台’与云石桌约莫有五、大丈的距离，加上高度与夜色，若想把大美人看个分明，可得要有本事才行，寻常人的眼可难细看了。

刘若谦坐在最后方的一张云石桌边。好位置早已被占走，但以它的功力来说，早在织艳一出来，便已明白的打量完名妓的娇客。

果真是个绝色。

“别说傅岩道了，连我都动心。”刘若谦中肯的说著。如此绝色，实有今人倾家荡产的本事。

霍逐阳不理睬刘若谦似有若无的挑拨，公事化的陈述他由‘驿帮’联系站得来的消息：“织艳，在官府登记的本名是朱敏敏，一个寡妇，丈夫是京城人士。三年前死于肺疾。

年龄不详。”“登记在官府的名字不见得是真名。有她娘家的消息吗？”他对自己未婚妻的容貌没啥信心，因此早已删掉这朵花魁可能是他未婚妻的想法。

“她娘家在恫城。萧家小姐的原籍也在恫城。”因为这一点，所以进临安以来，便以织艳为第一目标。

“还有什么？”刘若谦望向霍逐阳有所保留的眼。这家伙、不肯给人一次痛“据闻织艳的胸口有一枚胎记。”“她的入幕之宾说的？”刘若谦心口沉

了沉，喉节滑上滑下，突然不自在了起“我们旗下“华陀堂]的大夫曾为织艳治过病。在非礼勿视的情况下，他不小心瞧见傅岩道与织艳在狎玩，连忙转过身，很深刻于她的右胸口上端有一枚胎记。”霍逐阳停了一下。“她极可能是。有劳你查证了。”刘若谦拍著额头，忍不住又往台上看去。那个正在台上舞著飞燕步的美人……不会吧？随便猜猜的事怎会成了真？他从不以为萧小姐会……如果她当真是他的未婚妻萧于薇，那么她沦落到今天的命运，他绝对得负上一大半的责任。

“我要怎么查证？”刘若谦叹气。

“你会不知道？”霍逐阳露出罕见的笑意。在刘若谦的低咒声中潇洒告退。

直到刘若谦由自怜中回神，才发现霍逐阳撒下他跑了。没义气的家伙！想必是找好玩的去了。此刻他多想尾随而去，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探义弟绝口不提过住的好机会。临安城……说是要来找未婚妻，不如说是为了父亲的另一项托付——帮逐阳解开心结，过回正常的日子。

只是没料到“未婚妻”当真在眼前。现下该怎么办才好？唉……。

夏夜，适合赏月乘凉。

月上中天，辉映著地面上饮茶作乐的人们兴致正发。

傅山石道向来是个很懂得享乐的人。喜欢赚钱与花钱，喜欢春花秋月，一景一色。曾为桂林山水倾倒，在黄山韵泪满衣襟，在大漠里咏叹天神造物的神奇；也爱繁华市景、悠闲的居家生活，因此每年有七个月南奔北走，五个月待在临安是最恰当的安排。

今儿个月色正好，兴致大发的傅岩道招来妻妾与身分高的管理级仆佣，以及向来少出大门的刺史大人之子赵思尧典乐，并教唱著“敦煌曲子词”。

赵思尧瞧见傅岩道眼中灼亮的神采，笑斥道：“先别说！让我猜猜，你可别又是学了些俗鄙的曲子回来吓人。”“赵兄，客气了，小弟怎敢再次冒犯贵耳。如伯父所言，您的古圣贤书尚未读齐，实不宜玩乐过甚。小弟出身市井，别的没有，专事钻营地方小曲玩乐而已，还劳兄台住贵耳，切莫有些许沾污。”傅岩道斜倪过去一眼。想充道貌岸然状只好损失耳福了。刚正不阿的刺史大人向来制止儿子听闻任何不正经的文章词今。

赵思尧打量道：“老弟，先说说待会你要唱的内容是什么吧，看你的眼色，必定是有趣至极。”“来自市井约有趣必然掺了一些俗鄙。我学了一曲“南歌子]，是夫妻对唱的曲子，叙述丈夫出远门后回来，怀疑妻子不贞，便质问了起来。然后应对著第二曲由妻子羞怒交加的驳斥，最后言归于好的落款。当时我在敦煌看了这杂剧，真正是叹为观止。对不对？仇岩？”他还拖著一边安静喝茶的仇岩回应。

“是的。”以哑巴为师法对象的人被敲出了今天第一句话。

“要不要听我唱呀？赵公子。”吊人胃口吊得大开，哪怕对方仍挣扎在刚正严明的家训之中！

“要。”赵思尧咳了雨声，顺过气后用力回应。不让一边跟来的家丁服侍，疲弱的身躯被高扬的兴致支撑著，哪怕明日回去得卧病两天。

傅岩道细看好友苍白的脸色，决定满足它的要求：他是赵思尧二十五年生命中唯一的窗口，引领著他神往于无缘窥见的天地。

清了下喉咙，在女眷们也兴致勃勃的洗耳恭听下，傅岩道以清亮的音

色唱了出“斜倚朱帘立，情事其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

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唱完了丈夫的曲，再以尖细的音色唱出委婉的妻子回应部分“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

罗带同心自绾，被獭儿，踏破裙。

蝉鬓朱帘乱，金钗旧股分，红妆垂泪哭郎君。

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拍掌声在暗夜里热闹响起，傅岩道拱手作揖，没有立即坐下，接过仇嵌送来的茶一饮而尽，眼光扫过有话欲言的赵思尧、地想站起来唱曲儿的封梅殊，以及突然失了玩乐兴致的贝凝嫣。

怎么了？他暗暗记住待会私下要问她一间。

“老弟，一首曲子首尾两见“无心恋别人”不免失了色些许。不若丈夫戏分的精采。”赵思尧这辈子唯一被允许做的事就是读书作学问，当然可以立即找出问题来与傅岩道斗嘴消遣一番。

“以拙为巧好过华词对仗。这表示一再强调、信誓旦旦啦！你这种不识情味的书呆哪里懂得。呼应著丈夫的咄咄逼人，妻子的委屈婉约正好以水克火不是？”这厢辩驳得正热闹，浑然不觉大夫人贝凝嫣已悄然退出亭子，往花径幽处独行而去。

如今平静的生活，在四、五年前几乎是种著想。有多少摧心断肠的夜里，她总是怀著一丝冀望，也许某一天会有一人将她救出无边的苦海中。

那人是出现了，但不是“他”。

她该怀著所剩无几的信念去盼那个据闻已死去的人再度活生生站在她眼前吗？它的年华就要这样子老去了，在追悼的每一日中耗去生命与一切。傅岩道对她非常的好，并尽其所能要令她快乐，但她的快乐早已埋葬在过往，每一次的欢笑都在终止时浮上更浓重的伤痛与寂寞。

她好努力、好努力要学著傅岩道、仇岩、织艳，乃至至于新朋友梅殊一般抛去过往，活出自信勇敢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有他伤心的往事，但却只有她抛不开，融不入快乐的新生活中。

她不敢告诉傅岩道：当大家愈欢畅，其实她愈寂寞。

这种日子不是不好，家里以往不曾有这番光景，她是喜欢大夥齐心协力对抗外来攻讦、互相扶持的：但在芳心幽处，有著洞开的一口空虚，不是热闹可以填满。

一株曼花缓缓绽放，与她泪眼相对。夜露滴落尘土，她再也忍不住泪意，任其畅快奔流。

总是不由自主踏上每一寸共走过的土地，追寻不会再现的记忆。

十三、四岁时，他俩傻呼呼的坐在这株曼花前，非要等花开不可。结果花不曹开，倒让两人被夜露染成风寒。她三天下不了榻，而他却抱病坚持要守著花开。在第二天夜里，他由窗子爬入，双手捧著盛开的曼花叫醒她看。

后来他病了十天，她坚持要看顾他。

“未婚夫妻”的字眼”在那时才由表面上的意思明确了起来。两颗情初动的心由此开启。她看著他，不再是看著兄长，而是未来良人：他看著她，也不再是一起玩儿的小妹子，而是未来娘子了。

要不是……要不是爹娘的突然身亡，举家乱成一团，什么事皆出了差错，每个人的嘴脸也变得狰狞……一切都出了错，祥和的天地毫无预兆崩落在脚下……她该是“他”的妻的！

要不是他在迎娶途中遭到狼群攻击，迎亲队伍无人生还，他们该是夫妻的！

“恶狼山”残肢断臂的血腥场面至今忆来仍教人作呕。她甚至拼不全哪一只手、哪一截足该是“他”的！

舅母说她生来带克，最好嫁她那位游手好闲的儿子为妻；叔父那边亦无一丝温情，逼著她嫁给痴愚的姻亲。

当她最需要“他”时，他却死了。

是她生来带克吗？爹娘、未婚夫，全在一夕之间出她眼前消失。没有人可以让她倚靠，而她则日日夜夜被自厌自责所啃噬。

她恨他！可是她也想他想得怨与变交织。

多想抛下一切追到黄泉地府，问他何忍丢下她一人？为什么不带她一同走？他说过要同生共死的呀！

趴在花台上，呜咽著模糊不清的声音，若有人仔细聆辨，不难猜出她重复叫著两个字——逐阳。

花径最深处，一抹叹息被夏蝉盖过，一双狂猛的眼却怎么也掩不住其中的渴慕与憔悴。

落入尘土的泪，也流入了他胀痛饮裂的胸口。

暗处，又来心碎的叹息。

若非真正眼见到貌美如女子的赵思亮果真是男儿身，刘若谦差不多要以为他是女扮男装的。以前他也治疗过俊美男子如拜弟齐天磊，以为男生女相不过如此了，如今才知道仍有真正美人之流。这临安城页不得了，美佳人与美男子充斥。

开了几帖舒筋活血的补药让长年病弱的赵公子恢复更好的气力，几日来，刘若谦一如以往，成了病人家中的座上宾。不必抬出“阎王避”的名号，刺史大人唯才是用、礼遇至极。

每日晨间起榻后以热药草沐浴浸泡，待疏通全身血路后授予内功心法以气驭血循十二周天。对赵公子的身体强健有莫大的好处。

此时正做完今日的早课，一边的佣仆忙著过来服侍少爷穿衣御寒，补汤捕食已摆了一桌。

“以往总认为练武是用来逞力斗里，没料到居然可以用来强壮身子骨。”赵思亮含笑道。奔腾的血液尚未在休憩里平静下来，因此声音里有著喘息。

“其实练武的初衷就是用来健身而已，而后才逐渐发现身体的作用可以更大。以赵少爷你来说，胎里带病，致使你在少年时期没有展骨，甚至要活到老还有点问题；但这是可以加强的，待你每日起榻打坐舒身，不出一年，你便可娶妻生子为赵家传香火。”赵思亮浅浅一笑。

“那倒不是重要的事。活了二十五年，每多一日，便觉得老天厚爱。一直不想拖累其他女子受苦，对男女之情也就淡泊些许。”刘若谦眸光一转，要套这种纯真世家公子的话何其简单。

“听大人说你常过府到传家吟诗赏花，想必是有知交相伴，不愁无红颜知己了。”“刘兄来临安数日，想必听闻了不少傅老弟的闲言闲语。”赵思尧忍不住笑道：“傅老弟绝对是传奇人物，日后必曾往州志里记上一笔。有朋如斯，是我的福气。”“唉！唉！唉！人家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还真是不错。大老远的就听到小弟的微名一再被提及，赵老哥、小弟这不就是来了吗？”通往赵思尧居处的石板道，传来清朗含笑的声音，直到来人走出梅林的遮蔽，

跨过了拱门，坐在石桌边约二人便看到一身月白常服的眉清目秀公子，笑如煦阳的走来。

赵思尧惊喜交加的立即起身迎去，而刘若谦眼光扫过书生型的男子后，注意力却放在跟随在男子身后阴况且高大的男子身上。

[岩道老弟，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让你亲自登门来访？为兄我真是受宠若惊。”傅岩道揪著赵思尧的脸色打量良久，才笑道：“听说大人找来名医调补你的身子，看来此人真正是了不得的人物，大哥你气色真的好很多。”他侧转过身与刘若谦相对，眼中闪过一瞬的异样光采，极为有礼的道：“想必是眼前这位潇洒公子的功劳了。”“好说。在下不敢居功。若非上好药材皆俱备，一时之间地无在下施展的地方。”刘若谦心不暗自戒备，总觉得此人来意不善，拱手笑道：“敝姓刘，刘若谦。”“刘若谦？”傅岩道拱手回礼，一字一字的复念了一次，唇边勾起深意的笑，伸手拍向好友的肩膀。

“大哥，你真是与老天交了好运，居然遇上了江湖上神出鬼没的“阎王避”刘若谦。有他妙手，阎王想拘提你魂魄也难。”赵思尧瞪大眼！从不曾想过有朝一日可以亲眼见到所谓的江湖人物，而且还是名号审叮当的游侠！

“啊！我一向当你在说书”傅岩道丢过去一枚白眼。

“大哥，小弟行商走遍大江南北，所见所闻虽怪诞，但绝对有爪分页实，另两分是为了不让你听了睡著而不得已夸大些许。眼前此人便是江湖高手，还是江湖上一个大帮派的少主，在咱们临江城还有商号哩。如果日后你有机会到北方游历，就会知道它的家族势力有多大。我那时不是说过了吗？如果“驿帮”不肯卖马，那朝廷只得让士兵一路跑著去与外族打仗。”这人是在损他还是捧他？刘若谦正在苦思自己是否曾经得罪过某人，而自己却忘掉的？但他这辈子得罪过的人实在太多，忘掉一些陈年事也是必然……有什么人对他背景如此了解，而又被他得罪过的？还是这傅岩道在前来之时已调查过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见识到这傅岩道不是等闲之辈了。一个绝对恒得深交的人，岂有放过的道理？何况以他接下来要进行的事来说，势必要把此人拖入其中搅和。另不过是让他参与还是瞒著他的斟酌而已。

“傅公子言过其实了，刘某听了汗颜。”“大热天里，流些汗是好的。”傅岩道笑著打趣，扶著赵思尧回到浓密树荫下的石桌坐定，忙著以袖煽风。一张晒得过黑的脸掩去清秀单薄的书生味。

“岩道，顺道过来的吧？我记得你近来正与“华陀堂”谈一批药草的买卖不是？”赵思尧让佣人送来梅汤解暑，一边问著。

“有人看我不顺眼，再好的买卖也谈不成。是不是啊？刘公子。”傅岩道漫不经心丢出一词暗箭。

刘若谦耸肩。

“在下向来不理家里里，对买卖更是一窍不通，傅公子切莫封在下怀想过高。”一推三五大，少打他主意。难得逐阳会做假公济私的事，不纵容怎行？千载难逢哩。

“怎么？莫非“华陀堂”正是刘大夫家里的商号？”赵思尧好讶异的问。傅岩道点头。

“是呀，刘公子想必是万般期望有事发生了。”刘若谦但笑不语。赵思尧不可思议道：“也有老弟谈不成的生意吗？我记得“华陀堂”一向与贝家交好，没理由谈不成买卖吧？”“傅公子，这事在下可是使不上力，别找我不工夫了。”刘若谦一向乐于处在看热闹的位置。

“我想有件生意你一定会感兴趣的。”“不会。”刘若谦自信道：“不管以哪一种说法来企图打动我，我都不会帮你谈这笔买卖。”傅岩道眼色未动分毫，喝完梅杨，淡然起身，对好友告别道：“老哥，明日织饱会到我那儿唱曲，记得过来欣赏，她还要告诉我们她遇到登徒子的事哩。本来我打算跟仇严去将那个采花贼给废了，但织艳说那人极可能是她失散多年的未婚……。”

“噗！”一道不优雅的水箭喷向正在话别的两人，幸好一道迅影掠来，带开了两人，没让梅汤洗脸，但立于他们身后的家丁可没这般幸运了，全被喷个一头一脸。

“咳咳！咳咳咳……”刘若谦呛咳不断，一双眼惊恐的瞪著傅岩道。而那小子回他一抹坏得可以的笑。

“他怎么了？”终于察觉事有蹊跷的赵思亮附耳问。

“他呀……”傅山石道手上把玩著一柄摺扇，很无辜的道：“我也不晓得。北方人一向没什么吃相，别怪他。”再度告别，不再看向刘若谦，仰首张狂大笑的走远。

老天！他的摺扇……。

刘若谦知道这下子他是沾了一身腥了。

两匹骏马写意的漫步在石板官道上。傅岩道由吃吃暗笑，终至忍不住一贯的仰天长笑了出来。一口白牙衬著他曝晒过度的黑脸，满是夏日的采。

“仇岩，我从没想过有这么好玩的事会全凑成一气。看来这次停留在临安的时期不会太无趣了。你知道，以往玩乐回来，等著的戏段子无非是林家如何如何以及贝家亲戚又如何如何的，真是烦透了。”并骑在他身边的硕大男子一向沉默不语，但仅剩的独眼却灼然表示出他的专注。他比任何人都高、都壮，连身形颀长的刘若谦也硬是矮了他半个头身。任何人到他眼前都娇小不已。巨大的身形、骇人的外表，加上神力天生，致使他避世、退怯在人群以外，不愿吓人或伤到人。

“你想，把织拙的下半辈子寄托在刘若谦身上如何？这可目二对侠客佳人的美谈哩。当然，这也得要织扭有意于他才成。”傅岩道天生是动脑筋的人，低头凝思的同时已飞快转了数十个念头，放心将驾驭马儿的工作交给仇岩去打理。

“不过那并不是目前重要的事。我在猜霍逐阳会故意给我难堪而转向林家洽谈药材买卖。只是……怎么也不通吧，他对林家那些人的观感不会好过我多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要与刘若谦里应外合或是各自较劲呢？无论如何，他是较占优势的。刘若谦对傅岩道一无所知，但傅岩道却知道刘若谦、霍逐阳，乃至‘驿帮’的所有事。

当他两年前开始与“华陀堂”做买卖，并日渐成为供药的大商户后，就知道总有一天他会与‘驿帮’的代主霍逐阳交手相对。

他会亲自前来倒是一项惊喜。原本入伙之后傅岩道打算北上的。以购马为名，好生了解一下此人。现下这位大爷拨冗来临安，一切便简单得多了。

布线了二年，不仅大鱼如愿上钩，还带了小小贡品，可不就是好玩的来处吗？江湖上传闻刘若谦玩世不恭、聪明绝顶、性喜玩谨，希望不是人谬误的说法。

“这织艳也真是顽皮，端著一张冷脸，倒看不出她复仇心如此强烈。仇岩，你想她会怎么做？”傅岩道斜脱了身边的大汉。

仇严久久才吐出两个字：“不知。”“以后任何人向你求药，麻烦先告知

我一声。”傅山石道叹口气。早知道就别给那票娘子军知道仇岩有一项天赋异能——易容术。

“不能给吗？”仇岩以于闾语问著。他的寡言，一部分来自汉语的能听而不能言，腔调也奇怪。

傅岩道笑著拍抚他手臂。

“可以，只不过我想知道她们拿了要做什么。还有人向你要东西吗？”他问。

“封姑娘要解毒药。她怕封崖的宠物。”“该给，该给！她吓死了。要不是有你在，我们一家子人早不知道被暗算几次了。唉，一百毒不死我，页不知道那些老家伙哪一天会停止找人施毒，而改向找人收妖？”来了一个封崖，正好收集毒物，真幸运。

“他们有罪。”仇岩一百不明白主子何以放任那些人张狂。要不是主子没点头，他早丢砍下那些人的首级了。知道坏人是谁却不能下手，今他心情好不起来。

傅山石道摇头。

“那些人不该是我的问题。冤有头、债有主，我还想看看霍逐阳的本事如何呢。这个北方新一代霸王，是凭什么得到今天的地位的？想必有过人的能耐吧？”“他恨你。”“是，恨死我了。”傅岩道大笑。每一想起早上与霍逐阳见面的情形，总不免要大笑一次。

那人简直恨不得掐死他哩。

纳妾、包妓，冷落结发妻……这些滔天大居然成了生意谈不成的肇因。多了了不起的北方霸主呀！

心情大好，他指著右前方的坡道：“仇严，我们上去看日落，看谁先抵达——叱！”马腹一夹，他率先奔驰而去。月白的绸裳在疾速下飞扬，被夕光照出黄金的颜色。

仇岩紧追在后，不让胯下骏马超越主子，以一个马身的距离守护在背后。

阳光在前方，斜拉出长长的暗影于后。罩住了后头人的身。他甘心于这些现况：守护与影子，并衷心期盼同生共死的永恒，不为任何事物而拆离。

第三章

傅大哥总怕她闷出病来，所以只要怕在家里，总不时强要她出门走走。

虽已不是三月三日天气新，但水边依然多丽人。夏荷正绽，每一处荷池莲芳首站满了痴花人。

六月二十四日为莲花诞辰，又称“莲诞”。凡花开必有赏花人：凡节日必有凑兴人。夏日清赏活动，莫以此为甚。昼舫云集，荡舟荷塘。才子仕女齐聚之处，少不得贝凝嫣也被领出家门前来。

唐风开放，大户人家的千金集结诗坊、品化坊聚会是常见的事。但贝凝嫣生性内向，自幼便不适应外头的玩乐之事。要不是傅大哥喜欢热闹，老是举家出门行野宴，不让任何人有藉口闪避，贝凝嫣宁愿留在家绣花。

临安南郊近“祥云寺”虚有一池檀满荷的美景。傅岩道捐了好大一笔银子给刺史大人在池塘上搭了一座红色拱桥，让两边的往来大大方便。但对傅岩道来说，他只是觉得多了一处美景与花相辉映，更加舒心神怡。

家丁寻了一处浓树荫的草地上大张的油纸与布垫，在小几上摆了冰镇梅汤与梅子酒，以及几样点心，一夥人便各自奕棋，行酒令起来了。

无疑的，有傅山石道的地方总是目光的焦点。

他本身的传奇性，加上刺史大人公子的俊美无双，身边的夫人、妾室、红粉知己美丽炫目不说，连家丁、丫鬟也清秀可喜。远远看去便像幅昼。有几户人家已有蠢蠢欲动的迹象，再不久就会日二连串的“幸会”、“打扰”了。在临安讨生活，若能搭上有权的刺史大人以及有势的傅山石道，横圭在大街上也没人敢说什么了。

“封崖，你不可以再抓任何“朋友”回家养，不可以把妍儿带到泥巴里打滚，不可以把我家的笨小子带去爬树或溺水，不可以……”“拢春，别交代了，你就跟去吧。”傅岩道叹笑道。由斗草的游戏中抬头。要对三个加起来才十二岁的娃儿三令五申，还不如紧看著，否则依封崖好动又好奇得无可救药的性子来说，即使他允诺了种种大人说的“不可以”，最后仍是相同的结果……结的同相是仍后最，”以可不“的说人大种种了诺允他使即，说来子性的药救可无“那刘若谦也来了吗？”“当然，我们的曲段儿唱得不会比那边少。”佛寺内只有三三两两的人迹，有著贝凝嫣想要的清静。让丫鬟在竹园外候著，她踏步而入。

修竹与奇石妆点出佛寺内竹园的特色。由于“竹醉日”已过，现下忙著荷花盛事，哪管五月十三的竹口才过了多久。

不自禁来到几株黄竹旁。众绿丛中几抹黄，在每年约五月十二日栽下，如今算来也有七株。八岁那年，“他”与父母打姑苏来过节，自端午到重九，每年都带来一株竹苗，得意的告诉她竹子可不全是绿的哟……素手抚向如今已茁壮的竹身，不知道这样的折磨曾往哪一日终止。再多的热闹与喧哗，也补足不了另一种渴盼。为什么只有她无法勇敢的由过往里走出来？织艳由残酷的夫家逃出生天，在公正的刺史大人判允了“义绝”律法后正式与丈夫休离，宁愿为伎也不愿守贞或自绝，她努力活出自己的人生。

“我已为世人的标准吃尽了生为女人的苦楚，如今我改名易姓，只为自己而活。”她说。

封梅殊逃离家乡为了亡姊所托，一切只为了给封崖正常平安的人生。

“我要每晚安心的睡去，每朝平安的醒来。一辈子逃亡好过眼睁睁看封崖被教成冷血绝情的刽子手。”她说。

傅岩道穿过丝路，抵达高昌、于阗一带时，正好救下了因偷窃药材而被动用私刑准备废去一眼一手一足的仇岩——一个怀有满身神力与武功的老实人。世人欺他、侮他也惧他，而他善良的天性致使他的人生处在克制中，纵使被人所残害也要制止自己去伤人。这辈子唯一做过的坏事是偷取药材救治抚养他的恩人。因有错，所以任由村人废他手足。傅岩道只来得及救下他手足完好，却无法还他一只眼，以及已亡故的亲人。

更别说傅岩道本身了；他身上也发生了父母早亡，迫使他早年寄人篱下，后来浪迹天涯的事迹。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过往。每次傅岩道远行回来，身边都会带了一些人、一些故事，并且帮助那些人乐观的步向将来的每一日。

相较之下，自己是幸运的。但她走不出来。她没有乐观的本性。临安的一景一处若不是爹娘牵她走过的足迹，便是“他”领她踏遍的土地。

就像现下封崖带著妍儿四处打滚一般，叠合于十多年前那个十岁小男孩的行为……。如果可以不想，她会快乐的。但如果她不想，生命便只有麻木。

“吸呀：这不是表妹吗？何故伤怀呀？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哦。那傅岩道好狠的心呀。”宁静的竹园内有了第二道人影，由油滑的声音宣告此人的到来。

贝凝嫣抽气，怎么也没料到今天会与此人碰面。这林宝山是她生平最害怕的人之一。明明傅大哥已保证这人从此不会再回临安城一步的呀！两年前一件失手杀人的案子，官府判他充军三年，然后傅大哥打算让他再也不敢踏入临安城。傅大哥从来不说他做不到的事的……。但为什么林宝山会在这里？她的震惊畏惧神色取悦了来人。

林宝山是她的表哥，三年前若不是傅岩道适时的出现，她绝对逃不过此人的淫爪。即使逃过了，也逃不了另一方人马的胁迫。

她太大意了，竟然落单在旷无人迹的竹林内，任何一个登徒子若存心轻薄，她简直求救无门。

“当了傅岩道几年妻子，仍然美得像一朵花。可惜少了男人的疼爱，再美丽的花也会枯掉吧？我瞧著那小子的薄弱相，一次应付三个女人是辛苦了些，想必表妹是被冷落了，才会一个人在这边叹息吧？”林宝山愈走愈近，将她逼至一处奇石林立的死角。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以为官府判我流放三年，我便回不来了吗？傅岩道以为他能整死我？我呸！不搞得他五马分尸，我林宝山誓不为人！”两年来流放的结果，使得原本文弱的公子哥儿反而练就了一身蛮力，满身的草莽贼寇气息。油腻的发、脏活的身影，不难想像他现下东躲西藏的处境。

贝凝嫣著急的左右看著，绝望的发现自己无处可逃，而极目望去，不见半点人烟……“你知道我怎么回来的吗？偷抢拐骗，甚至还乞讨！我告诉自己，如果回到临安，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女人搞赏自己这两两年来的苦难！还有谁比临安第一美人更适合呢？想想看，你这褰子差一点是我的妻子了！想逃……”他伸手搂住她手臂，在她皎白的衣袖上印下一个油污的印子。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叫呀！不会有人来的。你丈夫正与他的新宠腻在一起，谁在乎你这个失宠的女人被剥光衣服与野男人在竹林内快活呢？呵呵……！”随著淫笑声起，林宝山毫不留情的一把扯下她衣袖，露出了一整条凝脂白玉般无瑕的玉臂。

“啊！放开我！”被吓得几乎昏厥，贝凝嫣双手槌打著林宝山，不想让他碰到自己任何一寸肌著。

在他伸出爪子欲撕开她衣襟时，她用力咬住他的狼爪，便听到杀猪似的怒号。她被推撞到石子上。

林宝山吃痛，抽回了手，反手一扬便要往她美丽的面孔甩去一掌，但手掌尚未崔上面容，便教一片竹叶穿透掌心，并随著竹叶的力道盯入一株竹身。惨叫声绵长不绝，还来不及看清是何人出手，另一记冷狠的掌力由后背欺来，教林宝山陷入剧疼的昏迷之中。

一件外袍轻轻盖上她身子，遮住了她裸露的手臂。她缓缓由晕眩中回

神，见到眼前是个蒙面男子，惊呼一声，忙要往后退去，忘了身后是大石块。

蒙面男子条地伸手护佐她后脑，没让她撞上石子。一双幽暗的眼深沉的审视贝凝嫣心口猛地一撞：为这陌生人的眼光感到心悸，理不清是害怕还是什么。但意识到这是不台宜的举措，站直身想要与他拉开距离，才发现他一只手还扶在她腰侧。她害怕的低语：“感谢壮士搭救，可否……放开手？奴家得走了……。”放在腰测的那只手迅速的收回。蒙面男子退了一大步，不知为何动怒，居然伸手槌向身畔的一株黄竹，带出一记剥裂声。

“不！别伤害我的竹！”她惊呼，一双小手不自量力的打向他贴在黄竹上的她的心疼慌乱今蒙面男子征愕，没让她扳开手，反而抓住她小手，一同贴在黄竹上，紧紧的，像在烙记些什么一般。

“因为过得不好，所以缅怀过往吗？”沙哑的男声有刻意的低沉。

她忙要挣脱自己的手，著急道：“放开我呀！我要叫人了！”他的手没弄疼她，却也牢得不容许她挣脱。它的手心好烫，烫得几乎煮熟了她，甚至烫到了心坎深处……。

他置若罔闻，仍按著道：“如果你过得好，想必早忘了其他不相干的事了吧？你会忘了一切……。”他在说什么？她仍用力要抽出手，不解的边看著他。这人在说些什么呢？它的不解很快转成惊骇！

那男子不知为何生了怒，竟以手掌一一劈断五、六株黄竹，她与未婚夫共同种下的黄竹“不！住手！住手，别碰我的竹！不要哇……！”一瞬间，七株黄竹已有六株腰折，连最后一株刻有名字的黄竹也不放过，但贝凝嫣死命护佐仅剩的竹，涕泪交错的脸上有著怒气与惊骇。七零八落的竹子散落在地上，像是已然灰飞湮灭的过往一般，也将残逝……。

“不许你动我的竹！”她哭喊。不明白这人为何要伤害她。救了她的人却要伤害她的竹，为什么？蒙面男子伸出手，不知是要拭她的泪或是砍断她身后的黄竹。不！她不允许他再动她的竹！抓住他手，用力一咬他手掌震动了下，但没抽回手，也没以另一手打开她，只是就这么站著任她咬，彷彿她咬的不是他的血肉一般。直到血的腥味流入口中，她才惊骇万分的收口，瞪大眼看著他右手掌拇指下方不断流血……“夫人？夫人？您在哪儿？”竹园入口的丫鬟久候不到女主人，此刻已进来寻人了。

贝凝嫣无法开口回应，只能呆呆靠著黄竹，如临大敌的瞪视蒙面男子。

男子似是发出一声叹息，与她相对了半晌，在佣人寻来之前，飞身一纵，消失在茂密的竹林深处。

“那日，是在下唐突了，趁著今日，刘某特地前来告罪，还请织艳姑娘海涵。”刘若谦双手长揖，硬著头皮送上门任人糟踢了。

在织艳那边栽了跟头，是始料未及。他原以为那一点迷香够用了。不过实在说，使用迷香仍是江湖上不入流的把戏，破人抓个正著，又有证物在手，无论如何也得赔个不是。

虽然佳人沦落风尘，可不代表他可以一上门就要求看人家的胸部。这种难以启口的事根本是千难万难的行不得。唯一之计只有让一方暂时昏迷，而他迅速察看一下门人即可。哪知药量太轻，反教佯装昏迷的受害者抓到了把柄，以他的身手而言，不该没有察觉的：但刘若谦一辈子没当过登徒子，又看到了蝶形胎记，心慌意乱、百味杂陈之下，哪还会注意到自己身上的物品有无增减？结果……就……唉……。

织艳微拧著眉，不言不语。

傅岩道以不是滋味的表情代为开口道：“别这么说。也许你是有此资格的，不是吗？”“什么意思呢？”刘若谦小心翼翼地问。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刘公子既然已经证实了心中所猜测，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这小子到底知道多少他的事？刘若谦谨慎的不开口。甫与传岩道交锋，便莫名的落居于下风，不仅向来冷淡的逐阳被挑起绝大的火气，连他似乎也踏入了某个陷阱中而难以脱身。

傅岩道心中在计量些什么？赵思尧好奇的介入对峙中：“你们在谈论什么呢？刘兄有什么地方冒犯到织艳吗？”“不，他只不过遗落了把扇子在我那儿罢了，没什么冒犯不冒犯的。我们这种身分，岂担得起刘官人“冒犯”两字。”织艳字语如冰珠，冻得酷暑悄悄生凉。

傅岩道丢给她一记眼色，要她克制一下利嘴，才对刘若谦笑道：“刘公子，在下也无意为难你。无论织艳是你的什么人，也都是前尘旧事了。如今她曾嫁过人，并且成了在下的红粉知己，无论怎么说，再也与刘表无所干碍了不是？除非你可以不在乎世俗眼光而娶她为妻，否则一切就这么算了也好。到底，织钝现下是我的人。刘兄已尽了寻亲之责，也算是天下女子之福，否则依阁下的寻亲法，不知还要糟塌多少女子清誉哩。呃，在下失言了。”连忙拱手以对刘若谦霎时沉下的黑脸。惶恐的面孔下藏著欲笑而不敢笑的心意。

这辈子第一次被奚落得这般哑口无言的刘若谦毕竟有好风度，没有立即跳起身一掌劈了嘲笑他丝毫不遗余力的傅岩道。招招命中靶心的嘲弄简直让他的自尊心千疮百孔了起来。老天爷！过去这一向是他的工作她！怎么轻易被取代了过去？好一个傅岩道，成功惹出他的火气了。

“无论怎么说，属于刘宋的人，我一定会寻回。我们刘宋对她有责任，傅公子想必不乐见刘某做一个背信忘义的人吧？只不过傅公子可能会少一名红粉知己了。”忍住气，刘若谦微笑的摺下战书。

他决定了！不与此人卯上誓不为人。

他的语气令所有人静了好半晌。刘若谦正期待再与传岩道舌战三百回合，并已储足了战力以待。不料，傅岩道只打了个呵欠，招来了静候一边的仇岩，要他贡献出宽背让他靠著，并顺手推了推织钝：“去，唱一首曲子来听听。”织钝噗呼一笑。不知为了什么。与传岩道交换了个眼色，便盈盈起身，唱了曲“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太心偏。

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

恩爱一时间。”这一首妓女婉拒青楼恩客对她放下感情的曲子。点明了自己沦落风尘的遭遇，不让恩客因一时的迷醉而替她赎身，然后待深思转薄后又惹来一串心伤。

刘若谦脸色乍红乍白，真的是——生气了！

一管沾著特殊颜料的毛笔，以精致的画工在一抹雪白的胸口绘出翩然的蝴蝶。朱红的颜色很快的渗过肌肤表层，晕染成像是天生的胎记。

“好了。”傅岩道收笔，退出床帐外，将手中的笔与颜料、碟交给静候在一边的仇岩，一边的封梅殊早迫不及待的窜入帐内看成果了。

手工胎记咄！多么稀奇呀。

“别碰，还得等上半个时辰才行。”帐内传出织艳的阻却声。

“知道了，只看不碰行了吧？”封梅殊朝外边叫著：“哪天我也来昼个图可好？”“有何不可？就昼在你鼻头上。我明仇岩调那种三个月褪不去的药

汁，包你好看得不得了。”随口应著，傅岩道在封梅殊的娇嗔声中含笑退出佳人闺房。

两人闲晃过回廊，月色尚可，立在一盏灯笼下，随意的靠坐在栏杆上，面对著静论的庭园。

“照你看，比起那人飞叶可伤人的功力，较量起来，你的胜算如何？”傅岩道好奇地问。

“我会赢。”仇岩一真的思考良久才迟缓回应。

“去！我又不是要你拼命。”他伸手拍了下仇岩的肩头，横了一眼道：“虽然我不懂武功，但也看得出来他们两人都是高手。霍逐阳与刘若谦在甫相见之初，看的不是我而是你，想也知道他们有练武者谨慎的天性，只有高手才会机敏迎对足以威胁他们的对手，至于半调子将一辈子人生都花在不可一世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双手背于身后，不自觉的来回踱步。想著想著，便笑了起来。

“也真有趣。听说刘若谦在江湖上以玩世不恭闻名，他的朋友没有不被他设计过的，可见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哪。还有那霍逐阳，据闻他在北方，尤其是太原一带，只消动动手指便可教地牛翻身、人心翻涌不已了。可惜虎落平阳，龙困浅滩，也得教我这尾地头蛇压制了。提醒我日后若存心与人为敌，千万则在别人的地盘上决战。”正好踱步到仇岩面前，他抬头问：“我会不会太自找麻烦了？居然跟刘若谦对上，原本想与他合作的。”“你都是对的。”不善表达情感的异眼永远忠心而坚持的跟著它的身形而动。

傅岩道歪著头打量他好一会，嗤笑道：“要我真是作奸犯科的大恶人，你就万劫不复了。”仇岩不习惯被久视。微微偏开左脸，不让自己残缺的面孔吓人。但很快的，他的脸被一双坚定的手捧正，与下方的人面对。

“行得正，坐得当，每个人都有资格活得顶天立地。不许自卑。”面皮严重的泛出烫人的热意，今傅岩道讶然的挑高了眉。一双手不客气的在仇岩脸上摸摸弄弄。直到仇岩猛然退开一步，让他双手落了空。傅岩道没开口，不解的盯著他好半晌。

但他已把脸藏入黑暗中，让善于观人的傅岩道也没辙。

丑颜，是仇岩自幼被叫到大的字眼，也几乎是它的名字了。后来傅岩道才给他取了个像样的名字。身世飘零又来自贫苦环境，总今仇岩曾习惯的隐身于黑暗之中，不愿为人所注目。不管这三年多来傅岩道耳提面命多少次，仇岩仍是故我的与众人隔出一段距离。因为忠心于傅岩道，所以也守护著傅岩道纳入守护范围的任何一个人。

然后，也养成了傅岩道习惯在仇岩面前自言自语的行为。反正有仇岩在，它的喃喃自语不会给第三人偷听去。

“算了。”不再对仇岩的举止做任何评判，傅岩道转身往妻子的宅院走去，接续著原先的话题道：“我已成功的让霍逐阳知道我这个人风流且用情不专。接下来是要做得更过分，还是让林、贝两家的人来助我一臂之力呢？其实我觉得天下间再没有比自由更可贵的事了。

身无牵绊：全无窒碍，天下之大何处行不得也？但不得不说这种日子也得挑人过的。当然我是可以打一开始就成全他们，但凝嫣这些年吃的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仇岩，我是不是很好诈？”“不。”“我当然是。”踏入月色里，傅岩道笑著承认。“我厌烦透了有些男人的自以为是，然后强要女人附和著他们的决定过日子，并且相信那对她们最好；可是相同的，我也很自以

为是，总以为最适合我的生活，也对她们都好，其实并不。但至少我懂得改变，三年来没让凝嫣真正快乐起来，证明我为她营造的日子不适合她。那就——让她一辈子因爱情而牵牵念念吧。至少她可以快乐一些。说到这个，她那几株黄竹还有救吗？”“可以的。”下午仇岩已去整理过。

“唉……。”傅山石道叹了口气，有感而发道：“女人像花。春日的花渴水、渴光、渴温暖，不小心守护可保不了其娇弱的身子，凝嫣就是。梅殊是夏日的花，织艳是冬日的花。

男人像什么呢？绿叶？日光？水？或是沙尘？不意让风拂过蕊瓣，使其蒙尘，逼出甘露之源，又云淡风轻而去？”“你像风。”仇岩突然道。

“我？”他一愣，浅笑了出来，问道：“那你又是什么？”“风的影。”傅岩道叹道：“如果你这辈子没娶妻，看来咱们是要一块终老了。我喜欢热闹，但曲终总要人散。即使不断的悲欢离合，我还是不后悔一次又一次的来过。反正，我都是最先走开的那一个。身边能有一个人，总是不错的。”每一个矢志追随的人，终曾往自己命定的地点落脚，不由自主的离去。活了二十四年，他已经历了太多次。眼前这个人，又能坚持多久呢？看不开的，反倒是他们了。

傅岩道向来只感动于当下的真诚，却不寄望明日以后在种种不可测的变数下，还能有贯彻如一的坚持。

只能庆幸一路走来，都遇到各色精采的人物，丰富了他孑然的生命。好上好水，名人夫事，编织出锦绣年华，妆点著精采的青春。

又岂能说是虚度？正跨进贝凝嫣的院落，仇岩在他背后轻语：“你是我的一切。”傅岩道没有回头，撇勾起唇色，望向灯火灿亮的前方停顿了下，然后再大步走去。趋光而行，月白丝绸在晚风下飘然，总教明亮的光源处所包覆，留他于暗沉的院落出处守候。

“而我——是你足下的泥屑。”自嘲的于阒语，暗自低迴成叹息。

黑夜尽责的盖去他脸上的所有表情。贝凝嫣坞住樱唇，不置信的看著傅岩道。他刚才……说了些什么呀？那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咱们的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我查了数日，才发现原来那是针对我而来。现下不仅“华陀堂”拒绝买下我由川境带回来的药材，连染坊、布坊那边也开始骚动。

看来咱们今年不好过了。全是因为背后那只黑手——霍逐阳的关系。他来向我报夺妻之仇了。”“可……可是……他怎么会与我舅舅他们合作来对付你呢？他……真的是他吗？我不相信，如果他没死，为何不曾来找过我？我不相信！”眼泪垂落而下，纷乱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抓住傅岩道的手，想要寻求再一次证明，又似想要更多的安慰……霍逐阳没有死，为什么却从不曾来临安找她？现下更甚至是与当初加害她的人联手来对付她？她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曾经有机会逃开一切的，只要逃出临安，她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但心底深处，却害怕倘若他有一日寻回来，却找不到她，那可怎么办才好？她从不肯相信他真的死在狼噬之下。

她相信他会回来的。

现下，他回来了。却不是为她！

这叫她情何以堪啊！他竟回来对付她……。

“他爱你。你得相信这一点。”傅山石道搂她入怀，温柔的安抚她。

“我不懂。”盈泪的大眼对上他。她知道傅岩道是她生平见过最料事如神的人，但对于这种事，他怎能说得如此笃定？是安慰她的吧？还是他真有根

据那么想？噢！她多希望他有！

“首先，你得高兴他真的还活著。二年前我便探听到北方“驿帮]有一名代主名叫霍逐阳。武功高强，智勇双全，冷漠如冰，这些传言与你形容过的男人事实上是不符合的，不是吗？”贝凝嫣点头。

“我与逐阳一同长大，他温柔善良，也很聪明，而且讨厌动刀动棍以力服人。他认为做人应当以德服人。”“一个由死里逃生的人，总会变的。那时我不确定那人是不是你的未婚夫，只能不断的观察。然后我终于查到他五年前被刘若谦所教时，全身是狼爪痕迹，更有几处致命的刀伤。

这便符合了。最后，我发现华陀堂之所以开始与我们做生意，全是霍逐阳授意之后，一切都真切了起来。凝嫣，那人真的是你日思夜念的人不会有错了。”“它是怎么看我的呢？一个改嫁的失节女子？”她轻颤地自语，在逐渐接受了事实后，立即想到霍逐阳可能会有的想法，他不来找她的症结点。

“他在……报复我吗？先与我们交好，然后再出生意上掣肘我们？是这样吗？”傅岩逍拿来巾帕为她拭泪，摇头道：“他只是在报复我，而不是你。五年的时间早已过了一轮沧海桑田的转换，半点不由人。当年他无法前来迎娶你，又哪怪得你另嫁？”“可是你说他与舅舅他们接洽了呀！他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地台下硬咽，却止不住泪，什么话都说出口了。

傅岩逍看著自己湿透了的外袍，庆幸料子够厚，否则一身泪水还真的是不舒服得紧。

“任何一个可以打击我的人，都是贝、林两家欲巴结靠拢的对象。他们会去找霍逐阳可是一点也不奇怪，而霍逐阳会不会与他们联手还不一定。如果霍逐阳是那。”种不分是非的人，我断然是不会把你交给他的。”贝凝嫣楞住，忘了满心的酸楚，抓紧他双手，呐呐不能成言道：“交……交给……他？”傅岩逍捧起她脸，正色道：“这种日子过下去，你不会快乐的。凝嫣，你给了我一个大恩，我便决定以最好的方式回报你。如果你要霍逐阳，那我就把他放在盘子上，呈贡在你面前。”“不！是你给我大恩！当年若不是你们出现，我与研儿怕是活不到今天了，更别说还有这种昌盛的荣景可过。你把买家经营出这种局面可是我爹他们生前想都不敢想的。岩逍，你别弄错了！”“弄错？你以为有几个人会善心大发到对破庙内痞得奄奄一息的一批流民施援手的？那时城郊那些愚民还当我们是麻疯乞丐，还打算放火烧死我们哩。凝嫣，好人必要有好报的，否则世上便没有天理了不是？”被他不正经的结语逗笑，她摇头。

“你想充当“天理]吗？比起你为我们母女做的，我当年给你们送药送吃食又算得上什么呢？真要有，你也报恩得太超过了。当年他没能如期来迎娶我，也许就是老天注定了我们无缘吧。他还活著，我恨高兴，但……我想我与他之间是不可能再有什么了。”心思复又低宕入谷。若是有缘，就不会走到今日这般光景了。

傅岩逍不让她退开，紧盯著她失落的丽颜，回复正色的说著：“我不认为。若是他死了，或一辈子都不再踏入临安，我们还可以说是无缘。但他没死，人也来了。与其镇日哀悼，还不如为未来而努力。”“不，我与他，已经错过了。他人来了临安，却没来找我，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要痴心妄想自取其辱。”她躲开他双手，依靠在窗台上失神低语，终至无声。

她是个千金闺秀，一出生就被教养著严苛的妇德之学，让她可人解意、温婉娇柔；让她被动含蓄、静待缘分，却也扼杀了它的主动积极。良人不来，芳心不开，足下不迈。

傅岩道打消了与她开诚市公的念头。对于这种规矩的千金，只能隐瞒一些事，再生一些事了。

打定了主意，他眼眸一转，再将她拉回坐在床榻上，以忧虑的声音道：“好吧，如果你不打算与他成为夫妻，但青梅竹马的情谊总不希望从此成为陌路吧？何况……你们还一同有个孩子。没错吧？”没有作声，但快燃烧出烈焰的面庞已回答了他的猜测。傅妍儿果真是霍逐阳的女儿。大夥早心底有数，但因贝凝嫣这几年一直沉浸在悲伤中，也就没人对她问起，怕惹她伤心。

“霍逐阳在北方很有势力，若他存心与我们杠上，咱们必定会元气大伤。怕的是旁人趁机坐收渔利。为了维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安稳地位，容不得他们三方合作起来。我说过，霍逐阳恨我。我要了你，却用情不专，女人不断。他不会放过我的。凝嫣，我需要你帮忙。”迎视上贝凝嫣不解又同意帮忙的善良面孔，傅岩道不让良心出头，坚决且强势的开始进行煽动，务必让贝凝嫣上门找霍逐阳，他们必须“见面”。

只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

然后，重逢的戏段子将由此唱起……。

第四章

身为临安刺史的独生爱子，赵思尧自然是所有人急欲讨好巴结的对象。与官方的关系良好，就算刺史大人刚正不阿，不与商人作私下勾结的丑事，但在各种往来上，总比一般人来得方便。何况有官方的关系，做起生意来，还怕地痞恶少上门欺凌，强索地头钱吗？傅岩道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人人都知道他赵思尧交好，也博得刺史大人的赏识。以前买家商号总不免有人上门骚扰滋事，或欠债不遗。但在刺史大人的肃清之下，谁还敢与傅山石道过不去？能说这是官商勾结吗？当然不，维护善良百姓本就是父母官的责任。只要傅岩道不去搞弄些违法勾当，刺史大人永远是他坚不可摧的盾牌了。

谁会料到与病恹恹的赵公子交好，还能带来这些数不尽的好处呢？因此这两三年来，赵宅的门房永远有收不完的拜帖。每当各种节令到来，邀请更是不断。谁都知道刺史大人是请不动的：赵大人一向避免与富贾大户太过交好，如非需要父母官出现的场合，如祭祀、祈福等例行公事外，他是不出席宴会的。太多人情压身，若想公正廉明便千难万难了。所以在傅岩道“取道”赵思尧成功后，便注定了从此赵思尧耳根不得清静的远景。

幸好赵思尧的身体状况与脾性都不容许他爱热闹、奉承。除了与傅岩道成至交，如今也再加一名刘若谦而已。生来带病的体质，使得他二十五年的生命里除了卧床外，其余一事无成。趁著刘若谦为他疗养身体并教授内功心法强身之时，他更上门求教医术。于是今日他应刘若谦之邀，来到“华陀堂”后方的大宅。大抵也知道刘大夫欲问何事。那日赏荷会的火花四起他可是看在眼内的，不过一百没机会找出石道问清楚。

此刻，顺应刘若谦的好奇心，他娓娓诉说著与傅山石道相识的经过：“三年前家父前来临安上任刺史一职。一路上舟车劳顿、水土不服，几乎难以从昏迷中转醒。大夫甚至预料我会禁不起马车的颠腾，一命归阴。那时我们初来乍到，没有通知官府来接人，驿站出租的马车也只有粗糙的石板轮车。恰巧那时岩道出城办事路过，在不晓得我们身分的情况下，二话不说的让出他舒适的软裘马车，自己骑马到邻城。我休养了三个月，身子才算健壮了些，决定出门答谢他的义助，不料半路却遇见误把我当女子的登徒子，硬是围住我与家丁欲予调戏，居然又让岩道所搭救。不过我又病了一场。这两、三年岩道之所以经营起药材生意，主要也是为了替我找各种灵丹妙药延续我破败的身体。外人对它的评论并不分乎。他其实是侠义心肠的好人，只不过偶尔好玩乐了些。”“他对朋友忠诚以对？”刘若谦讶异会听到对傅岩道正面的评价。是全临安城的人错怪了他，或是赵思尧太天真好骗？小恩小惠便教他掏心赤诚？霍逐阳冷淡道：“一个利用妻子而致富的人，懂什么忠诚？”“也许你们难以相信我的片面之词，但如果你们知道贝家上上下下无一不对岩道感恩以及忠心不二，就会明白在下所言非虚。就算他在作戏好了，有谁可以做到这般彻底？比起买家旁观以及贝千金的姻亲林表，那个借助妻子家财飞黄腾达的傅岩道简直是圣人了。”霍逐阳与刘若谦飞快交换了个眼色。由刘若谦开口问：“这怎么说呢？外传傅岩道为了全权掌控妻子的家财，不仅与贝镇平交恶，更是疏远了已亡故贝夫人的娘家，简直存心要员小姐孤立无援不是？”赵思尧辍了口参茶，回想了下周住才道：“我来临安才三年，对于买家的前尘旧事并不太了解。依稀听过贝小姐曾有个未婚夫，在迎亲的途中遭到狼群攻击，身首异处；那时贝家千金几乎没自缢跟著下黄泉。外传她因为在家人亡故与未婚夫意外的打击下变得疯颠痴呆，被贝镇平与林金主两个长辈抢著照顾。说是照顾，倒不如说是关住她以控制买家所有家产，挟她以今下面各个商号管事。要不是岩道出现，今日的贝家千金怕是生不如死了。被当成疯妇不说，还得被迫嫁给痴愚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以利别人图谋。就算岩道不是好人好了，但相较之下，他仍是买家千金唯一的好对象。”由街头巷尾听来的流言远远不及赵思尧所提供的来得令人震撼。向来冷淡少言的霍逐阳煞白了脸，以轻缓得近似无声的声音道：“他们……当她是疯妇关起来？”赵思尧正欲回答，不意见到霍逐阳紧握的椅把不知何时竟化为粉末讯在地上聚成木灰而楞住，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武功吗？除了高来飞去外，还有这种劲道？或者是临安的木材特别脆弱一捏就化掉？“思尧？”刘若谦正专注的打量霍逐阳脸上的变化，确信待会儿客人回去后，两兄弟间必须好好谈上一谈。但现下最要紧的是由赵思尧口中探知更多，所以催促著他回答。

赵思尧看了看两位新朋友严正的表情，只好暂且按捺下好奇心，很乐意提供自己所知道的：“关了她近两年。为了怕外人诟病，偶尔让地出门礼佛。老实说，要不是贝镇平与林金主两造人马都急欲独吞贝明达所留下来的财产，而不停角力互诤的话，怕是买家千金没命活到遇见岩道了。”“天爷……”霍逐阳低吟，猛然飞身出门，在一声怒咆似的长啸声中，彷如迅影疾掠而去，像是负伤的野兽，承受著无尽的痛楚。

“他……？”赵思尧讶异的起身。

“心情不好，我想。”刘若谦微笑著粉饰太平，掩住心中的担忧。因有客人在，不好尾随追去。但相信逐阳也需要一点时间独处，应该不会出事才对。

“多谢你让我们知道傅岩道的另一面。外头的谬传可真是吓人不是吗？”

赵思尧深思的看著刘若谦。

“因为感觉你们与山石道那边的人必然会有所干连，所以我今日才多舌了些。你们都是好人，现在的对立，或生意上的不合作，都只是一时。”说到这里，不免笑出几丝顽皮：“我说过，岩道好玩了些。他叫我坐著看戏，代表你们一时半刻间是纠葛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在赏荷日上剑拔弩张，但实在不忍见你们初来乍到便居于挨打的弱势，让你们对他有一些真正的了解，算是小弟交你们这两个朋友的见面礼，如何？”刘若谦猛然一惊！以全新的眼光打量这个比女人还美上三分、身体虚弱的官家公子。一直当他温文善良而无害，今日才知这个美公子其敏锐聪明的程度著实吓人。来临安之后，怎么一直都在看走眼？潇洒毕竟是刘若谦的天性，讶然过后，他哈哈一笑。

“我一直在想傅岩道能与老弟你交好的原因。原来如此。倘若你身子调养好了，日后赶考功名，位极人臣的远景可期啊！”赵思尧咳了雨声，觉得有些疲惫，但苍白的俊脸上仍是盎然的笑意：“与其在庙堂里钻营，不如悬壶以济世，以后劳烦刘大哥不吝赐教了。”刘若谦拉过他手腕把脉，再以掌运气贴在他胸口，缓缓往喉间推去，化去他胸口的闷郁之气。一会后道：“你当然得学医，以及内功。否则如何强健自己的身子骨？被我诊治的病人若是不赏脸的早夭，简直是存心拆我的台。”待胸口不再梗塞，赵思尧笑道：“你该与岩道成为好友的。你们一定会势均力敌。”愈看刘若谦，越觉得自己心中的打算非常理想。总觉得刘若谦与岩道之间还可以比当朋友更好一些。但时机尚未成熟之前，一切都不可说，不可说呵！

知道刘若谦担心霍逐阳的情况，他也不好久留；谢过了刘若谦赠与的医书，立即让家丁备车打道回府。在车上打盹之时，仍不掩唇边笑意，直至入眠。

刘若谦四处找不到霍逐阳，盘算了下他可能去的地方，除了贝宅，就可能曾往“落日丘”那边发呆到夕阳西下了，虽然此刻离落日还有些时候。

果然，他就在那儿。

还没走近小老弟，刘若谦便自个儿叹气连连了。凭景伤情，虽夕阳未近，但因最近诸事不顺，由现在开始叹气，应当可以叹到夕阳西下，然后与霍老弟泪眼相对流千行。

想他刘若谦，堂堂一个‘驿帮’少主不说，好歹也是在江湖上混出一点名堂的人，怎知来到临安这小小地方不过十来天，打一遇上傅岩道这群人便处处吃瘪，简直笑掉别人大牙。

幸好他那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朋友全成家立业没法到处晃，要不然教他一代顽人的面子住哪搁才好？对买家的好奇，对未婚妻萧于薇的愧疚，致使他在举止间失去了一真的从容，败了数回合不足为奇。现在可好了。刘若谦有九成把握可以认定小老弟根本是贝家小姐没死成的未婚夫。当年他正是在单安城郊救下了身穿新郎袍的霍逐阳，鼻安与临安相距不到五十里。随便算一下时间，再加上此刻小老弟的表现，还能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嚼。唉！

为什么事情全搅成了一气呢？想想也真是不可思议。明明纯为逐阳的事而来，并不预期会找到自己的未婚妻，但未婚妻偏偏就是在临安。并且大夥人全兜在一块儿。当然，现在光凭口记来认人是太随便了。在被吓了数天之后，疑点也一一浮上来。

当然曹料周末婚妻可能会无助的沦落风尘，但织艳太美，这一点就说

不通了。他见过萧于薇的父母，皆是中人之姿，而在自己爹娘的印象中，萧于薇的确没什么太过人的美貌，平凡得教人想不起来。

虽然织艳指称她自己曹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夫，但那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曾有人告诉她这件事。

但……唉，在一切疑点没得澄清之前，他怎么也挥不去织艳的遇人不淑、沦落风尘，自己得付大半责任的愧疚感。也许织艳不是萧于薇，但难保萧于薇的遭遇会比织艳好到哪里去。

当年太轻狂率性，只想到自己不愿被拘束，结果误了别人的青春，实在不应该。理应安排好它的归处才走人的，否则挂著刘少夫人的头衔，她简直是进退不得。不是存心误人吗？所以他一点也不怀疑萧于薇会恨他、怨他。只是……织艳真是萧于薇吗？这问题就够他头大如斗了！

真是今人心酸的乱不可解呀！幸好他那些朋友没看到。心下再一次庆幸不已，也好提振自己低落的心情。每次一交锋就被傅岩道那小子支配了情绪，这口赌气至今难咽下去。难怪贝、林两家恨那小子入骨，自找的嘴。有的人天生就是欠揍。

唉声叹气够了，刘若谦走到霍逐阳身边与他比肩站立，看向高挂西空的火轮。

“如果贝家千金本来该属于你，而她又过得不好，老哥我是支持你们接续前缘的。”当然，这种夺人妻之举没有道义可言，但人生在世也不过数十载，难得页心相属，却碍于世俗之见不能相守，未免太与自己过不去。尤其两人又各自过得不好，何不试著共同缔造良好的未来？“反正傅岩道没有善待她，而她又没娘家可依恃，被欺凌至死也没人出头霍逐阳阻断他的游说：“我不能毁她闺誉。”“是！但你会放著不管才有鬼！怎么著？杀了傅岩道或赶跑他所有妾室能保证贝小姐幸福吗？如果贝凝嫣的幸福必须有你参与才算呢？搞不好她从不稀罕你以外的男人来疼惜她。

她的郁郁寡欢从来不是来自丈夫的冷落，而是更早以前心爱的未婚夫丧生狼口。”“我……没来得及在她最需要帮助时，站在她身边为她挡住所有伤害。”紧紧闭上痛楚麻涩的眼，却阻挡不了脑海中奔腾过一幕幕她被欺凌的景象。

刘若谦沉吟了半晌，脑中有一个疑问在此刻明确了起来，忍不住道：“是了，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她需要你时，你却被盗匪攻击、狼群环绕呢？逐阳，这一点非常的奇怪，你当年被攻击的地点虽有狼群出没，但没理由大白天的会遭受到这一些：还有盗匪，我没听过有什么盗匪在临安附近落草为寇呀。临安人的闲语里只说贝千金的未婚夫遭受狼群攻击死无全尸，但你曾说过你们一行人是先经历了十数名盗匪的攻击之后，血腥味引来了狼群，还好你拼著一口气跳下山谷，才有命活到现在。这其中，怕是大有文章吧？”霍逐阳条地转身面对他。

当他身体逐渐的恢复，并且接手经营驿帮事务后，辗转转来买家千金已嫁为人妇，便极力抛去以往的回忆，闪避著有关临安的种种消息，怕心痛难以忍受。那时他唯一允许自己做的，就是钟乎盗匪窝的每一寸土地。但属下回报的消息却是临安城外不见半丝盗匪出没的痕迹，那时以为那群盗匪已迁移到别处，因事务繁忙，也就作了罢，却从未想过也许那些攻击他的人并非盗匪。

若不是盗匪，那就肯定是来自——与他有利益冲突上的人了。

贝家！贝镇平！是那样吗？刘若谦任他自己去想，迳自又推敲道：“前些日子你已与林金生的儿子有所接触，他们觉得你似乎很眼熟，却因为你说是北方人而当是错认。我想，即使林宝山一家子也不是什么好货色，至少可以排除他们曾有加害过你的可能性。不是说他们不想，而是别人早一步下手了。逐阳，你、全心里有底了吧？”霍逐阳点头。

“这二日贝家人也急欲与我接触。不知道贝镇平见到我会是什么表情。”如果他可以少思念凝嫣一些，也许早该发现当年的情况不单纯，但她的另嫁却使他乱了所有分寸，临安的一切也就成了心口的禁忌，不愿想起……真该死！是他令她陷入痛苦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没及早想清日“林金生与贝镇平都非常乐意有人帮他们斗垮傅岩道。我承认傅小子也很久揍，但他不该是我们首要对付的人。咱们合计合计，怎么讨回你受的苦以及贝千金被错待的痛。一点一滴的要回来，别少算了。”“那是当然！”夕阳拉出两条颇长的暗影。静待夜色吞没天光，临安城逐渐沉入黑暗中，一盏盏灯火燃起，浑然不觉一场风暴即将逼来，犹自吹著慵懒的清平调，妆点著宁静的表象。夏夜晚风，兀自清凉……傅宅(前贝宅)约三个掌上宝：傅妍儿、萧容德、封崖，皆是长相讨喜的稚儿。自从封崖来了之后，原本乖巧安静的妍儿以及老实憨厚的容德就彻底被带坏了。

也许是打一出生就被娘亲带著逃难，顺道游玩的关系，封崖生来就对海阔天空的世间有无限的好奇。教他每天呆果的局限在傅宅而不对高墙以外的天地好奇是不可能的。

当他成功的在后花园墙角把出一个小洞穴后，理所当然也就领著四岁的妍儿与三岁的容德爬出去见世面哼。

一身锦衣绸料全被泥土染成不忍卒睹的颜色，更别说三张可爱的面孔上已不复乾淨的原样了。

“崖哥哥，我要吃糖缠。”萧容德吭著手指，一手抓著老大渴盼的要求著。一个卖糖缠的小贩正担著两担零嘴走过三张垂涎的小脸面前。

“我们要买糖缠！”封崖一手抓一个奔近小贩叫著。

“一个两文钱，三个六文钱，要加土豆粉要再多一文钱。娃儿，去跟大人要钱去。”小贩停住步子，看到三个灰头土脸的小娃儿，认出他们身上衣料绝佳，也就没挥手赶人。一停下来，原本在路边张望流口涎的寻常人家小孩儿也跑了过来，铂羨的看著。

封崖掏出小荷包，拿出一小用钱，算算也有半两，也就目芒一百文钱。不知是常看傅岩道做生意耳濡目染久了，抑或是自长记忆以来与娘亲游走市井的关系，对讨价还价可没一点含糊。

“我们要三个糖缠，都加土豆粉，八文钱！”“嘿！小娃儿，你可能不会算数儿，应该九文钱才对。”“八文钱牙买。不然不买。”作势要把铜钱放回荷包中准备走入。

小贩楞了一会，才急忙道：“好！好！八文钱就八文钱！”哪有把银子往外推的道理。将盖子打开，糖缠的芬芳香味引来更多吞口水声。

一般左市井讨生活的人民不会没事给小孩子吃零嘴，偶尔逢年过节破个例已是挺浪费的事儿，也难怪零嘴小贩的身后总是跟著一群望梅止渴的心娃儿。

见两三名小孩子几乎要把脸埋入担子里，小贩不耐烦的挥手：“去！去！要吃就向爹娘要钱去！”俐落的拿出三根竹棒卷田三国金褐色的粘糖，并在

土豆粉里滚了一滚，送到封崖三人手中，收了八文钱入袋。

一向心软的妍儿不让哥哥牵著走，对封崖要求道：“崖哥哥，他们没得吃呢。”封崖看了看小妹哀求的大眼，再看了看十来个大小不一的孩童。好不容易带弟妹出来玩，当然不忍心看妍儿哭丧著一张脸。他喜欢妍儿笑得好可爱的模样，于是愿意帮那些不相干孩儿们各买一支糖。

“大叔，再买十四支糖缠，不加土豆粉，给你二十文钱，你可以不收。”这会儿可不是姜太公钓鱼之姿了，而是真正的不买最好。

小贩咋舌道：“谁家的小孩呼？这么嘴利算计。”“不收吗？”“收！收！当然收！”连忙接过二十文钱，在小娃群的欢呼声中卷起糖缠来了。反正份量大小可以自己斟酌，不会吃亏。嘴上不免念念有词：“这娃儿要是日后从商，只怕傅老爷也不是对手哩。”“我爹就是傅老爷。”封崖从满嘴的糖中咕侗出自言自语，迳自拉著弟妹找好玩的去。

“崖哥哥最好了。”妍儿小跑步的紧跟封崖，笑得好开心，吃了一半的糖在手中挥著，一个不小心，竟飞脱了手“呀！”她忙追去。

粘呼呼的糖缠成一条弧线用飞，最后的落点相中了一件上好的黑色绸衫，粘糊一气难以分离。

“对不起！对不起！”傅妍儿呜著小嘴几乎哭了出来，乖乖站定在高大的男子面前不敢动。

霍逐阳望著身上的“暗器”，不可思议于以他现在这种功力，居然还有东西可以近他身而今他阻却不了的。虽然刚才他专注于与商行管事讨论事情，走出茶肆没有太注意其他，但不可能闪不过任何一枚暗器近身啊！当然没有波涌的杀气也是原因之一，但这一陀糖……没来得及回过神，三张沾满泥巴并且苦哈哈的小脸已对著他，衣襟已被抓出四张手印。

“大叔，别生气，我们很对不起。”封崖道歉。

“对不起。”牙牙学语中的容德也结巴说著。

两个小男孩一左一右护著闯祸的小女孩。

“没关系。”从没有与娃儿相处的经验，致使霍逐阳只能沉著脸说著，并暗自期望两个小孩子好心放过他已惨不忍睹的衣襟。

“哎唷！”站不稳的容德向前仆倒，黑衣上又印上了一张泥脸。

商号管事看不下去了，一一抓开小孩子的手。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去去！”再道歉下去，代主的身上怕是没一处乾淨了。

封崖很大人样的点头，学著江湖人口气拱手道：“大恩不言谢，大侠后会有期。”霍逐阳哭笑不得的看著三名手牵手的娃儿转身走开，倒是庆幸自己身上的灾情不算太惨重。拉开了糖丝，决定回堂里换件衣服再赴“怀咏楼”的宴会。

才要转身走，磊地几声惊骇的童稚尖叫声接住他的心臆，胎眼望去，就见一道猥琐的褐影将三个小孩推倒，并且迅速逃离。不遑多想，他略一提纵，如苍卖掠食，准确的扑至褐衣人身前，手刃轻劈来人后颈，便教他昏厥个人事不知。

原来是个偷儿！身上掉下了三枚玉锁片，以及一只钱包。霍逐阳目光条地一凝，勾起了其中一枚精致的血玉锁片，阳光透过玉石身，映出四个古字霍门千秋“妍儿！妍儿，你醒一醒啊！你哪里痛，醒来告诉哥哥啊！妍儿！”另一边，两个无措的小男孩正抱搂著昏迷不醒的小女孩呼叫著，大颗大颗的

眼泪不断的滴下，满是鞘慌痛楚……

第五章

“刷”地一声，一柄市面摺扇被打开，缓缓煽来凉意。摒退了两名狂奔回来通报的家丁，傅岩道含笑的思索著。

一般富贵人家哪会真容许稚儿在没人保护之下逃到外进去面对险恶莫测的环境？傅岩道不阻止娃儿跑出去玩，但四个家丁必须远远保护以防万一。

现下，遇劫约三个小娃儿意外被霍逐阳所救，带回了华陀堂安置。两名家丁回来禀报，两名家丁守在华陀堂外边，等著主人进一步的指示，想必不久霍逐阳也会派人来通知吧？意外搭救了仇人的子女，不知那人知晓后会是什么表情？这是一桩意外，但来得巧之又巧！省得傅岩道还要想名目送凝嫣过府与他相对。

“拢春，去请少夫人过来。”“爷，咱们不先过去看看娃儿们吗？”她的笨儿子也参与有份，教她这个当娘的怎么冷静下来看著主子开心成那样子。

“当然要过去。等会你陪少夫人去。家丁不是说了，除了妍儿被吓昏之外，两个楞小子都没事吗？休急休急，快去请夫人过来，脸色尽量哀凄无妨。”挥手赶拢春去唤人，才对坐在身边的仇岩道：“老天爷也帮我哩。可惜妍儿长得像凝嫣，若是像‘他’，真不知会怎么样。不过女娃儿肖娘较好，像爹还得了。”原本正在熬莲羹的封梅殊快步由偏门走进来。

“岩道，我听说三个娃儿出事了。”“没事没事，钱财露了白，少不得要吃点教训的。以后小屋子就会知道怎么藏钱了。”“我就说没事别丢那么一大吊钱给小娃儿，二百文钱简直可以让穷苦人家吃七天饱了。”傅岩道站起身，笑得怡然自得。

“我临安第一富商的儿子怎么可以不懂使钱？以后容德、妍儿满五岁后，身上也要放钱的，免得养出了挥霍不知米价的脾性。刚才家丁可是说了，小屋子花了二十八文钱买十七支糖缠。了不得吧？”“有谁没事曾让小孩子带一大吊钱？一个人身上十文钱已足够了。”封梅殊可不希望封崖来不及学会自保就遭财杀，那她何必千里迢迢的逃亡，只为守住对家这一滴骨血？傅岩道摇头安抚道：“别与其它事混为一谈了。小屋子总要学一些人情世故的，何况有大人跟著，不曾有事的。与其口头上教诲，还不如亲身体会，咱们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我呢……”还来不及说完，跌跌撞撞奔进来的贝凝嫣险险瘫倒在跟前，他快步迎上扶住。

“小心些儿，别慌。”“拢春说……说妍儿昏倒了，遇到了偷儿……没有回来，岩道……我们该怎么办？”梨花带泪的玉容满是恐慌忧虑，几乎站不住身子。

“拢春，你去吩咐马夫备车，菁华陀堂的人来通报后，你们就出发。记得，先带回两个楞小子就成了。”部署完了琐事，傅岩道扶著贝凝嫣坐在榻上，让她喝了杯梅汤镇定心神。

“岩道……。”“没事的，是霍逐阳救了他们。也不知什么时候小崖子在后花园掘了个小洞口，带著弟妹溜出去逛，除了虚惊一场外，没受到什么伤

害。”“逐阳……？”贝凝嫣楞住！按著脸上泛起慌乱与复杂的神色。他……看到妍儿了？“是的，所以等会儿你就领著拢春与梅殊去接人，也好趁这个时机请托霍逐阳则与林家合作。可以吗？”心慌意乱的贝凝嫣除了胡乱点头外，实在没心情做其它应对。担心著女儿，更忧虑著与“他”的重逢。纵使梦魂中早已唤他人梦千万次，但实际上他们已分离五年了呀！她好害怕，怕得日夜不得食寝。自从知道两人有机会再见上一次后，她一直这么过著。

以前磋怨著天人永隔的不幸，像永不能治愈的伤口般：心是古井水，身是失魂体，淌流著鲜血的剧痛恐怕要一生跟随，无法思索其它。比起来，现在的折磨还算好一些了是吧？只要人还活著，就好。

只愿他生，就算今生错过了彼此，各自有了家业，生离犹是好过死别。只愿他生哪……备受马车的拢春又快步奔了进来。

“爷！华陀堂的人来通报了，咱们快走吧。”“岩道，一齐去可好？”情怯的贝凝嫣低声哀求。

傅岩道送她们到大门口：“不了。我忙，快去吧，小妍儿怕吓傻了。”知道他仍活在世间，知道如今他成就一番事业，知道两人终会相见。然而再多的“知道”，也削减不了分毫真正面对面时所带来的震撼在心湖波涌如啸。

他没变！

依旧是那样一张面孔、身量，与惯有的动作。

他同时也是陌生的。

眼波冷淡，不复当年的温暖。寡言，心思藏得深沉，不教人猜透，纯粹站在那边，便足以使人透不过气来。

他眼中的她，想必也不是当年青春无忧的模样吧？该怎么说出重逢的第一句话？盈盈水眸牵系在故人身，千言万语却没个头绪滑出唇畔。

如果她从未认识他，必然曾在那样一双冷眸的盯视下畏怯，甚至流下泪水。但她几乎认识了他一辈子。一个人的外表再怎么改变，最初的本质仍会存在于心，顶多沉潜在无动于衷的面皮下而已。

该怎么开口说出第一句话？颤抖的樱唇发不出声音，怕溃堤了身心，哭泣出五年来的委屈痛苦。

霍逐阳也没有开口，以眼光吞噬她的花容玉貌。即使曾多次于暗处衬看过她，但每再见上一次，都像是千年后的重逢般，又细细描绘了起来。

他无法开口。

“咳嗯。”这个时候，可有可无的闲人就有存在的必要了，用以提醒正王儿别光对看，戏段子总要唱下去呀！刘若谦清清喉咙，成功的把两人打回神魂附体状态。

“这位想必是傅夫人吧？果然不负临安第一美女的封号，真是美得连长安城的牡丹都要自惭凋谢了。在下刘若谦，是逐阳的结拜大哥，你叫我刘大哥就行了。”啧啧，傅岩道有了这样一名才貌德财兼俱的大美人当妻子，做什么还不安分的去招惹三妻四妾？莫怪逐阳老弟想不乎的代为出头。

贝凝嫣轻一福身。

“刘公子。”算是打完招呼，不习惯对陌生人表现出热络。

“别客气。我刚才去看了小女娃，与你可真是肖似，待她喝完了我叫人熬的压惊汤就会给丫头们带过来。没事的，只是吓到而已。”“有劳了。”“大哥，你去歇下吧。”看得出来刘若谦有一肚子的疑问，但霍逐阳不想让凝嫣到。一般正常人很难招架刘若谦的好奇心，更别说向来单纯如白纸的贝凝嫣

了不必三两下就会被套问出这辈子做过的大小琐事。

“别程我走嘴，至少让我问明白外传妍儿娃娃是认来的女儿，为何会挂著霍永的锁片，并且与传夫人这么肖似啊。”不理睬义弟的冷眼，刘若谦没得到解答死不肯走人，眨巴著眼好不乞怜的神态。

玉锁片正捏在霍逐阳手中，他神色复杂的凝望著佳人。心中的疑问不会比刘若谦少，但事关闺女的名节，怎好教她宣之于外人之口。妍儿的身世只有他有资格知晓。

也不废话，霍逐阳欺近毫无防备的刘若谦，两指点向他的麻穴与哑穴，再以另一只手挥掌送了刘若谦一程。就见得一眨眼间，原本赖在厅内的人已被移到五丈外的树枝上安置且动弹不得。

合上底门，两两相对。霍逐阳伸出左手，玉锁片摆荡在两人眼前。

“妍儿是我的孩子吧？”四岁大的孩子，有凝嫣的容貌，有他家传的玉锁片，他无法生出别的想法。

具凝嫣禁忍不住凉意，微一点头，伏在桌案上低泣。如今身分的不同，让她再也不能毫无忌惮的投入他怀中寻求安慰。他的胸怀……也许已属于则个女子所有了。

因为不希望他终其一生都不知晓自己有女儿的事实，所以在得知他不曾丧生于狠日后便决定有一天会让他知道。以前死命护著肚中的骨血，无非是想为霍家留个后，而今，妍儿只成了他们过往爱恋的纪念。霍家已无断香火之虞。另纪念著他们爱过，不因未缔良缘而遗忘。

这样就够了。她二十年的生命已尝过太多大悲大喜，如今她还有女儿，一切便已足够。

不过贝凝嫣忘了一点，它的“足够”也得是霍逐阳愿意成全才行。

“因为有孩子，所以你愧对傅岩道，任由他花天酒地而不敢作声？”该是霍家媳妇的女人却嫁了他人，该是霍家的子女却认了姓傅的祖宗，还有比这更可笑吗？拭去蒙眼的泪，才发现他站得太近了，但他周身的气息总是令她心安。在无人的此刻，她不想被礼教所束缚，暗自偷偷吸取，以供日后思念。

“我不在乎他有别人。岩道也不会因为妍儿而待我不好，不然他就不会救出妍兜了。

喔！逐阳，请你则与舅舅他们联手，他们一直想杀了岩道。因为只要岩道死了，我们母女又可以被他们抓去当成疯妇关了。求求你，不要帮助他们伤害我们，我们好不容易才有现在安定的生活。”她慌乱的看他的眼，想乞求他的保证。

“我不会与林家合作，但我也不打算放过傅岩道。”握紧双拳，并紧紧背负于身后，怕自己一个克制不住，会损伤它的清誉。她是“傅”夫人！该死！该死！

“为什么？舅舅他们很坏，可是岩道对我们很好，你不要对忤他好不好？”莹澈的否眼不明白的瞪大，无法理解逐阳为什么会这么恨岩道。

——他恨死我娶了你却不善待你，巴不得杀了我。

岩道曾经打趣的这么说过，这会儿不请自来的转入脑海中。是吗？逐阳因为儿垣样而恨岩道吗？噢！那他真的人错怪岩道了。她不希望她最重视的人互相伤害。

“给我一个好理由，证明傅岩道值得你这般护卫。”讥谓的声音包含著浓

重的酸味，无法自己的怒气使得他说出口的话更冷苛。

“你说过你不与人共夫，不与人共有一份感情。这傅岩道想必了得，改了你所有坚持？他娶了我的妻子，抢走我的女儿，他不该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吗？”她被吓哑了半晌，一时之间不知该从何说起。他的眼中藏著汹涌的怨气。那些被命运拨弄出的不由人与遗憾，让再如何功成名就的男人也无法由成功的喜悦中得到抚顺，遗忘掉所有曾错过的不甘。

纵使历练今他变得成熟沉稳，但她仍是知他的！相知不能相守，相逢来得太迟，他们没能在最适切的时刻等到彼此。她也有过怨恨的，但又能如何？逐阳的怨恨，只想在岩道身上宣泄吧？毕竟岩道得到了曾该属于他的幸福。但……错了呀。

“逐阳，请你不要伤害岩道，我与他之间不是夫妻之情，而是兄妹之义。如果你好好的与岩道相处，就会知道他是个值得敬重的大好人。”“我不在乎他是好人坏人，别人求之而不可得的珍宝却被他错待忽视，我不会原谅他。”不能触碰她体著，禁忍的手指不受控制的抚过她垂落的一小束发丝，聊以慰藉揪疼欲裂的相思。

是他的错。若他当年武艺高强些，心思缜密些，懂得防范贪婪的人心些，那么今日的拟嫣不会是傅岩道的长妻，饱受被忽待之苦。

命运推动他们走到这般不堪。它的不甘由谁来偿？自他懂事以来，就知道她顺于他。于是他小心呵护，细细照应，情田深种爱恨，随著成长一日日茁壮。它是它的：互屈得这般相契满足，从未有其它想法，如今却是这般境地。若她幸福便罢，至少有一人是快乐的，但并不！

他怎能吞下这口气？怎能放过傅岩道那小人！

“逐阳……”看著他阴晴莫测的面孔，贝凝嫣一时心急，忘了身分上的不合宜，伸手触碰他手——一如当年被允许的亲密那般。

直到体著相触，震麻感通透二人全身，皆是不由自主沉侵入甜蜜的过往回忆中。她想抽回手，他却不肯放，关不住情感的眸子只能回避的往下移，停停在交叠约两手上，一时无法成言，也无力动弹。

他的掌心近拇指的下心有咬痕……？贝凝嫣惊呼出声：“是你！你砍断了我的黄竹！”霍逐阳没有否认，任由她指控，一如他任由伤口自好自坏而不上药一般。

“为什么你要破坏我们共有过的一切？”她能够回忆的已那样的少了呀！

“无力回天，何苦触景伤情？”“你……要我忘了你？”她颤抖地问。

“除非你能够与我共度一生。若不能，光回忆又有什么用？”他冷怒的迫近她，勾起的扭曲笑容像是为了防止痛楚溢出心臆。“我们当年种下黄竹，是为了日后儿孙满堂后三老牵著手回想当年，一年一株的种下去，证明两心从未变卦别思。但我们已没有机会儿孙满堂，没有机会再共同种下任何一株黄竹，甚至为了你的清智，我不能让天下人知道妍儿是我的骨肉。不能在一起就不该怀念，那是最无谓的自残行径！”很对！怀想著不能追回的过往是自残，每一次都像是死过一回似的疼痛，谁都知道，但谁能做到？她抽泣得无法言语。如果说忘就当真能忘，他们岂曾在此刻痛苦相对？他要她忘了他！

连朋友地做不成？地做不到啊！

不忍见她哭泣的模样，他转身走到窗口，压抑著搂抱它的渴望。就算傅岩道千该万死，凝嫣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再怎么难以自禁，他都不能有通矩行为来毁她名誉。

室人的沉默寂寥因叩门声而打破，门外传来自行解八成功的刘若谦声音：“老弟，傅夫人，我带小妍儿进门了。”话方落，抱著傅妍儿的刘若谦已同时闪了进来，也不知在门外听到多少，一双溜溜滚动的眼珠子左看右看，哭得十分算计。

“妍儿！”“娘娘。”小睡过后略显精神的傅妍儿扑入母亲怀中，小手轻轻拭著娘亲脸上的钱泪，乖巧的安抚著：“不哭、不哭，痛痛没有了。”“下次不可以这样吓娘了，知道吗？”“知道了。”刘若谦走到霍逐阳身边，推了推一脸渴望却不敢走过去的人道：“很文静乖巧的孩子，就是胆子小了些。没爹的孩子真是人可怜了。”“别惹我。”霍逐阳低声警告。刘若谦叹了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抢过来如何？反正我们是江湖草莽，没人敢讲话。”这次霍逐阳连冷哼都不给一个。

佳人近在咫尺，可望却不可即，哪还有其它心思理会无聊闲杂人等？被忽视得很彻底的刘若谦依然左看右看，没一刻闲著的大脑思索的却是傅岩道此人。

第一次见面时，傅岩道自信满满的说他一定会对其件生意很感兴趣。那时以为他与逐阳谈不成药材生意，想找他下工夫，并且以织艳为要挟。但眼见事情定至此，一切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莫非……傅岩道指的是这个？是这样吗？为什么？对他有何好处？多次交手屈居下风，早已使得刘若谦端超生乎少见的谨慎面对傅岩道，再不把一些看似无奇的蛛丝马迹当成巧合或寻常。

刘若谦有预感，二人是合作走了。但他们一辈子对立的可能性大于结为知交。

不知为了什么，傅派人马似乎都很讨厌他，为什么？他真的相当不解。不过在离开临安之前，他会弄明白的。这么好玩的疑惑，哪有怯敌躲开的道理？一只织织素手以优美的姿态自玉盘中拈起一瓣甜透了的蜜瓜往一张等待的嘴送“甜吧？丝路那边快马送来京城上真的极品。管它路途遥远得之不易，专程请人快马奔驰十来天，只为送来一篓瓜，也万万值得了。”织艳低语呢依，端出自己最钟爱的瓜果款待来客。百般心疼也认了，谁教傅岩道极少亲临‘贪欢阁’，贵宾来仪，哪有不盛情以待的道理？“贪欢阁生意如此之好？可以为了买一篓瓜果遣人快马递送？可要花不菲的银子牙成呢。”忍不住又吃了一瓣、甜透心臆不说，光是看到美人儿心疼得拧眉就过痕了。为了让织艳更心痛，傅岩道豪气一扬，捧起整盘甜瓜四处喂著。

先塞了仇嵌满嘴，回身看到织扭张口结舌并且柳眉准备倒竖的危险状，讨好的送过去一大块，然后随侍在厢房外的家丁也有幸共尝这人间美味、上天恩赐的甜果。又把自己塞了一嘴后，盘底早已朝天，只剩一块仅存。

“还有谁要？”傅岩道含糊问著，努力嚼著瓜果。

“怎么——？”甫踏入厢房的刘若谦恭逢其会，在弄不明白情况时已被塞入一块甜得不可思议的瓜果，差点噎著了他，只能瞪大眼看厢房内的每个人与他相同的满嘴甜瓜。

刘若谦昨日遣人到傅宅送了张拜帖，于是有了今日的聚会。约好了今日申时一同喝茶，不过傅岩道坚持要摆宴‘贪欢阁’。实在不该讶异的。傅岩道似乎以看别人出糗为乐。明知道刘若谦与织艳间有著难以面对的尴尬，却偏要让人尴尬个彻底。还好刘若谦脸皮一向够用得很，冬天甚至可以用来御寒。这点阵仗也不算什么，于是他也就欣然前来了。

这傅岩道是个很多面貌的人，至少见过他数次，总产生不同的想法。眼下这一次，他竟让人感到淘气而可爱……可爱？……恶！

一个大男人有机会被冠上“可爱”也真是造化了。刘若谦暗自想得很乐，心底深处却有一种不确定的感受逐渐形成，但目前仍摸不清头绪去加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呢？让他对傅岩道的厌恶逐渐减轻中？傅岩道双手环胸，直直打量著兀自发楞的刘若谦，笑谨道：“哪里做的皮偶，如此逼真？”“正宗太原刘家出产，童叟无欺。”刘若谦不慌不忙的回嘴。

“很好，如果刘兄的元神已归位，咱们是否可以谈谈今天的来足下，所为何事？”领著刘若谦坐上榻，自己也脱鞋盘坐上去。

织钝这次并未寻坵于刘若谦，款步轻移到纱帐后方的琴台上，纤指撤出轻缓沁人心脾的乐音，而不致于打扰到两人约谈的兴致。

“所为何事？机敏如傅兄，如何猜不出？若心里没个底，怎会允了小弟的邀约？”刘若谦斜脱以对。

傅岩道似笑非笑道：“您是要商讨正事或是仍认为你我客套得还不够，需要再花上半辈子的光景来补足？”简而言之，也就是要刘若谦废话少说。明明是他自己先来这一套的咄！想跟著玩还会被嫌弃。什么道理？不得不说傅岩道是刘若谦二十七年生命中遇过最难捉摸的人。不以全副精神抗对绝对会落败得惨不忍睹。

好！他卯上了。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直言道：“傅兄想必知晓舍弟逐阳曾经是今夫人的未婚夫婿。你既然让他们在昨日相见，必然有其计较吧？”傅岩道点头承认：“没办法，谁教妍儿落到他手上。”“我们可没干了什么掳人的勾当，傅兄言重了。”“说著玩的你也当真！”不客气的去过去一记白眼，迳自道：“据闻霍逐阳当了‘驿帮’的代主三年以来，以冷漠少言著称。而我的夫人凝嫣吃了很多苦，又因亲人一一亡逝而郁郁寡欢。各自过得不快乐的人，也许凑在一起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昨日我从凝嫣那边得知霍公子为了维护她的名节而决定终生不认妍儿这个骨肉，让在下好生感动。于是刘儿的拜帖一来，小弟也就允了。如果刘兄还跟得土小弟的砖念的话，相信我们今日会共识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不愧是临安第一商贾！其口舌伶俐敏锐的程度想必从未有人招架得了。有什么人能够这般自如的在正经里透出揶揄的刺、奚落间又可把正事明白表达？让对方在饱受摧残下还得努力点头？他算是开了眼界了。

“什么叫。皆大欢喜”的结论呢？”居下风多次，再呆的人也会钻研出一套求生本领。

少说就少错了，以逸待劳是明智的抉择。

“当然是家三口团聚才叫欢喜呀！难不成安排他们每年七夕相会便是了？”刘若谦点头。

“一家三口团聚并不困难，但还有太多的杂事囿置在周遭，不知傅兄有何高见？”“恕小弟愚昧。”傅岩道硬是不肯透露些许。想知道这位刘公子来临安十数日，对情势有哪些高见。

这家伙要是真愚昧了，天下间还有机敏的人了吗？页客气了。

“首先，我想知道贝镇平兄弟有没有策画恶狼山的杀戮，将迎亲队伍全部诛绝。临安城内只说著迎亲人马遭受恶狼出的狼群攻击，然而当年我救下逐阳时，却有七、八处深可见骨的刀伤险险为之丧命。当年是谁传回来这个

消息的？”“迎亲队伍过了吉时而未至，一日夜后，由贝定平派家丁沿路拔去，才在恶狼山下发现遍地残缺的尸块。”这一点傅岩道也有诸多疑惑。但在迎亲人马死绝的情况下，无从追查起真相。现在有了幸存的霍逐阳来指证，所有疑问将会有正确的解答。

“最有可能加害逐阳的，无非是林金生以及贝镇平兄弟。逐阳已与林家人马见过面，并没有任何异状。现下贝家人也急欲与逐阳攀上关系，我们决定出我出马商议，让逐阳暗中追查贝镇平宅邸中是否有当年参与诛杀的盗匪面孔。”刘若谦说明了自己这一方初步的目标后，不解的问道：“以贝、林两家的野心来说，这些年不可能从未加害于你，我不明白你为何姑息。”虽然尚不敢自称十分了解傅岩道这个人，但基本上此人绝对不是以德报怨的烂好心人。

“因为我后来发现霍逐阳还活著。我等他来了结恩怨情仇，然后迎回他的珍宝。”既然正主儿尚健在，哪里需要自己多事？顶多一切底定后，跟在一边踹两脚乎复自己怨气算数，没他充英雄的机会。

他识时务得紧。

刘若谦深深看著傅岩道，为他缜密的心机感到佩服。一个人有深沉的心机不稀奇，重要的是能忍。

这种人不结交为朋友，未免可惜。

忍不住的，他脱口道：“也许我们有机会成为朋友。”“永远不可能。”傅岩道回应以有礼的冷淡。并且将这题外话搁开，又讲起正事。

刘若谦差点伸手捧住自己千疮百孔的心，那儿正在淌血哩！生平第一次被拒绝、不被当一回事，一张老脸皮呈现暗红……。

好想……好想抡拳揍人。

一道凌厉的视线牢盯住他，他看去，对上仇岩向来木然的异眼翻涌著警告与敌是警告他别轻举妄动，抑或是……其它？怒气一下子化为云烟，刘若谦心中某个莫名的疑团又扩大了数倍。那种没来由约敌意，来自织钝、仇岩，搞不好日后若有机会与傅宅的家丁、丫头相处，也会有相同的待遇。为什么？傅岩道一定可以给他解答，但期望那小子开金口，恐怕得等到下辈子。

他有个感觉，周遭人的举止，肇因全来自傅岩道。

这是场不分乎的对峙，但由不得他退怯。而他从来就不是怕死之徒。想来他是得不到合理的待遇了。

无妨！就这么著吧！

第六章

月皎星稀，相同的夏夜，不因地处不同而有所改变。在最沉寂的深夜忽地转醒，所有人都睡下了，连打梆子的更夫也不复听闻。

以一袭罩衣凭窗，犹显燥热。想是炎气太盛，所以醒了来。倒了杯水缓缓辍饮，漫不经心的将眼光投注在暗沉的前方，思绪说摇出天外。

那样的梦，已太久不曾来过。倒不是刻意遗忘或回避，只是人总不能只活在缅怀中追思一些改爱不了的事。

二十年以前的人生为父母、为乳娘，为种种世俗的牵绊而活已太足够，前尘旧事实在没几件值得记忆的。

“去吧，去吧，再没人绑住你，再没有你的责任，我太爱你而误以为世俗的好即是你的好，结果在我弥留的这一刻才惊悔自己的愚昧。去吧，去吧，人生不过数十载，我只要你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不负此生……。”太多爱他的人，努力想为他营造出富贵如意的将来，以致于绑住他的足，削去它的里，因看住他的身心且视而不见。另认为替他安排了不虞匮乏的人生、受人景仰的身分、养尊处优即是人生的极致。要有这样的将来，就得不断的充实它的才智内里。

知识，只是为了吸收来符合日后身分而非他可能用得上而学习。

那实在不是好的回忆。毕竟那段时间内他从未真正感到自在快乐。只能为了爱它的长辈而强自欢笑，爹娘算是早逝的，以致于在他更能体会人世的无常后，对仅剩的至亲乳母更是百般依顺，只为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情分。

乳母陈氏实是个了不得的奇女子。

她有坚毅如金石的心志，支撑著她瘦小的身子、飘零的身世艰苦的在人生的荆棘中走来。新婚期间，丈夫便受徵召从军，并且战死。遗腹子出生没多久即染病夭折，被公婆以克夫克子之罪打了出去。最后教自己的爹娘收留，终于开始过起正常的平静生活。全心全意守护恩公的孩子，以命相待。

陈氏不识字，也不曾被教过什么人生大道理。自她有记忆以来，就被后娘驱策著永远做不完的家事。但那除了使她更坚强外，一点也折损不了它的心志。

这一点，他受乳母影响甚巨。尤其十四岁之后的六年，他全靠陈氏一手拉拔。陈氏谨遵恩公遗愿，聘名师持续教导他所有该会的学问，为了不让恩公所剩不多的家财遭不肖亲人瓜分，以一个目不识丁的妇人身分内抗亲友指责掣肘，在外又得硬起头皮接手恩公留下的营生。陈氏从不曾想过自己能力底限在哪里，她只知道有些事非做不可，就去做了，压得自己奄奄一息都像无痛无感似的。

而当她条然发现恩公以及自己眼中对小主人最好的安排竟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时，她更是毅然决定放他去飞，更遗憾自己守旧古板的念头误了他大半人生，领悟得太晚。

但陈氏的谅解与弥留前那番话，无异是一把钥匙，解下了他被困有二十年的枷“以为身为女人若嫁个富贵双全、人品出众的丈夫就是女人最奢求的人生了。瞧！被百千个家丁仆妇前呼后拥，所到之处皆被呼唤著：“主母]多么风光得意。女命只求寄托在出色男人的荣显上来提携自己，但是……但是男人并非全是良人啊。我现在知道了。他误了你，他选择错过你，是它的损失，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我允许你不回头，别理以前我说过什么三从四德、烈女不事二夫。你可以荣显你自己，你才智双全。他错过你就是配不上你。

我的孩子，别再理会我们大人们对你期望过什么，我知道的，为了孝顺我们，你一直在忍耐。现在才知道，实在太晚了，如果我通情达理一点，早该觉悟了，至少还有命跟著你四处走，看著你闯出一番成就……当然，古板的我仍希望你终究会有一个守护你的男人，让你一辈子没机会了解什么叫孤寂。你知道，人生无常，缘深缘浅不定，到最后，伴侣才是真正陪著你的人，你可以的，你一定会找到那个男人，我死了也要看著你找到那个人才瞑

目。”是的，他是个‘她’。

一个自二十岁之后便穿起男装丢弃女装的女子，也是刘若谦急欲找寻的失踪未婚妻萧于薇。

真不知该恨刘若谦误了他二十年，还是感谢他的背弃让他自二十岁以后得以自由自在。

一股极沉的存在感由身后传来，没有任何声响，但就是有人。

“你怎么知道我起身了？”仇岩总是知道他何时起榻，难以理解，久了，也就视作平常。

仇岩递来一杯凉茶，想来他是特地走了趟冰窖，为他弄来消暑极品。

傅岩道只著罩衣而不以为意，反倒仇岩严守份际不敢让眼光往上移，正视她毫无掩饰的身段。

平日著装时，中衣部分在肩膀与腹臀间填缝上厚棉掩去了女身的婀娜，变成挺胸直腰的瘦小男人，谁会猜想出他会是个‘她’？仇岩也是在两年前救治他身上的掌伤时才发现他是女儿身的事实。要不是采花大盗那件事，仇岩怕是一辈子也不会知晓的。

傅岩道所居住的院落，植满了四季花草，围住中心点的屋舍。屋舍又区分为六个部分，原本有个丫头房的，但傅岩道不让丫头伺候。自从大盗事件过后，仇岩舍自己院落不睡，从此屈居于这边的下人房，真正是与他晨昏共度了。

这辈子除了乳母外，爹娘也不曾这么近他身过，初时颇感奇怪，久了，也就习惯了。

“梦寐间还得分神关注别人，挺难受的吧？”润了一口冰凉，声音不复刚才的组哑。

“不会。”“傻子。”她笑斥了声，抬首观月，任夜独自沉静于寂然中。两抹拉长的影子不经意的在地上叠合成亲昵，但他没有发现。

而一直低著头的仇岩则迳自望著出神。

傅岩道一手持杯，一手乎伸迎向微微吹拂的夜凉。地上的长影拉出了修长的上字形。仇岩盯著地上的手影，悄悄将左手伸出，让地上的两只手影合而为一，像是牢牢握住的情状……这是他唯一能拥有的神秘喜悦。悄悄收拾在心上，将是他今生最丰美的记忆，死亦足矣。

被夜风吹得清凉了，傅山石道心情高亢，将喝剩的茶水塞入仇岩手中，磨拳擦掌道“来！咱们来焯鞠（踢皮球）。”由草丛下挖出一颗皮鞠。往前抛出一个弧度在即将落地前以足尖用力踢向仇岩。

一场为了辅助王子入眠而兴起的消耗体力赛，就这么不分时刻的展开了。

好个仇岩，迅捷的奔来跑去间，依然能让手中茶盏的水不滴出半分，以供主子口、时润喉。那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傅岩道根本没一点君子风度来场公平竞争；拌腿、抓衣、搔痒，甚至于扑倒他以防止仇岩踏鞠入地洞。往往是仇岩引鞠近洞时，被傅岩道小人的扑倒抢过。

以逸待劳的偷鞠踏洞，笑声不绝回荡于这方宅院。

月影西移，逐渐与东旭交替了护卫天空的工作。

像个玩闹过度的孩子，傅岩道半昏半睡的让仇岩抱回屋内，接续昨夜被梦境打断的好眠。

不敢逾越的偷瞧，仇岩无声的退出到门外，盘坐在门廊上开始了每天

必练的早刘若谦很快的确定织艳果真不是他的未婚妻。

也许她有胎记，也许她对刘若谦的身家知之甚详，更也许她是认识萧于的，但她绝对不是萧于薇。如果织铂是她自称的那个人，那为何当刘若谦提到“天马玉佩”时，织艳会一脸迷茫？有哪一个人会对自己订下终生大事的玉佩毫无印象？拿不出来不说，甚不知道有这回事。由此可证明织艳不是萧于薇。

很难理分明自己心底感受是甜是苦是悲或乐。

不乐见织艳是自己未婚妻，倒不是嫌弃或什么的，而是沦落到这般际遇，他得负上全部责任。可是一旦织艳不是萧于薇，代表他又要盲目的找下去了。世间还有更多比从娼更惨的情况可以发生。

虽然暗自祈求老天施予萧于薇足够的福气，使她在离家四年间过得更好，遇到好男人有所依归，但那毕竟是人自欺欺人的想法。

因此打他开始找人之初，便差不多决定了无论他找到的是处于什么境地的未婚妻，幸福便罢，若不幸，他是无论如何也得娶她了。

虽然感觉有点壮烈成仁的味道，但这是他该得的。

“为何以这种眼光看我？”织艳冷然的面孔上添上一抹好奇。

“你不是我的未婚妻。”刘若谦叹道。

“这是嫌我了？所以不认帐？”想必是刚才漫不经心的闲谈中她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维持冷漠的外表，心下却细细思索了起来。刚才……不是只在聊对玉质的认知吗？谈了和阗玉、白玉、碧玉、血玉、还有什么天马王的，哪儿出错了吗？她不懂玉的材质错了吗？刘若谦凝望著她的眼眸。

“你认识萧小姐吧？可以告诉我她现在的落脚处吗？”织艳没有装傻。几日的相处下来，知道这人并不好耍弄，除了比岩道笨些，也算是顶尖人物。没有七分把握的事，断然不会定论她不是他的未婚妻。也不迂回，她问：“我哪儿错了？”“天马玉佩。那不是玉的种类，也不是出产玉地的名，而是我家当年指婚的信物，你不该不知道的。”“咦？她怎么没提过？”万分扼腕的娇怨了声。织艳起身准备送客：“好，你猜对了，我不是刘表未过门的媳妇。要找媳妇，改向别家问去，也许“西施楼”有你要的人哩。小春、小夏，送客。”冷凝佳人失了玩兴，赏人闭门羹了。

“织艳姑娘……。”刘若谦对它的翻脸如翻书傻眼。

织艳扯出一抹淡笑：“你很机敏，相信不必我多事，你会自己找到的。我都被拆穿了不是吗？”唉，功力太浅。

这是褒还是贬？摆明了要为难他嘛！难不成他还得——去偷看其他闺女的胸襟才找得了人吗？如同傅岩道那混小子说的……咦？傅岩道似乎也知道他未婚妻的事！

那么，范围不会太大了。以傅岩道为首的人算起，扣除了大男人仇岩，就只有织艳、封悔殊、贝凝嫣，再加上一名女总管拢春。

会是封悔殊或拢春其中之一吗？似乎很值得深入去查。

也就是说，他与逐阳是势必要与傅山石道正面交锋了。各自有对阵的理由，并且相同的都是为了——女人。

唉……女人！

事有先来后到，遂阳的事解决之后再烦自己的事吧。一次一件事，别再添其它横生的枝节了。那个傅小子可不好对付。总不能在逐阳的事情与他合作，却在运作未婚妻的事情上又扯破脸吧？结论十分悲惨。任何必须与傅

小子交手的事，都没有简单轻松的。为什么他刘若谦会气弱至此呢？这个他得想一想，好好想一想才成。

被“请”出了贪欢阁，他蹲在墙角与狗为邻思考了起来，身而被去了几个铜板“我可以问是怎么一回事吗？”赵思尧意外来访，恰巧参与了傅府的游河之行。登上画舫不久，他使捺不住好奇的问著。除了对整个情势的转变感到迷惑外，织艳今日过分冰冷的脸色也教人好奇得紧。

织艳是挺不开心没错，以致于昨夜没开放‘贪欢阁’，今日一早也住进了傅宅，世人只当傅岩道包不佳人，不便她接待其他男人，却少人知道傅山石道根本是买下整个贪欢阁让织艳当老板，要不要开门营生，全凭她开心。

“难得动于挣钱的织艳收了艳帜。她不想日进斗金，咱们这些小的喳呼些什么？”傅岩道大口大口的喝冰水，无视于佳人娇喷的脸色。

“道哥，你哄哄织钝吧。”容易受惊的贝凝嫣轻扯傅岩道衣袖。

“何必？自己本事差就要认命，早告诉你刘若谦不是笨蛋，偏你要轻敌。”别人不了解织艳，他还会不了解吗？一张艳若桃李的面孔常让人错认她冰冷难亲，可她毕竟也只是个十九岁的女子，性情能真正冰冷到哪儿去？在他看来，织钝很冰冷的脸只不过是微喷而已。

本来嘴，斗输了，就要有承认失败的风度。

“玉佩呢？”织艳冷声问著。

“当了。在开阳城当了五十两，吃了好几个月饱。”傅岩道想起四年前不时饿肚子的惨况，不免感激起那只玉佩的功德。

“订亲的信物会只恒五十两？”织艳挂不住冷脸，两下被勾起好奇。她对外人无情，对了解她的朋友就没辙了。

“你以为我天生就是精明商贾啊？能成为今日的我，可是付出很多代价得来的。现在我知道了，那块玉佩价值超过五百两。”你曾经也是傻呼呼的？我不相信！”封梅殊叫道。

众人虽一头雾水，但对于这一点全大表同意。

“没去馈回？”织铂追问。

傅岩道仰头大笑：“我是什么人？会去追回那种东西川”“我以为……。”织钝心中一动，不由自主的伸手抚向左手腕上的玉环。想来，是自己太世俗守旧，才会以为每一个女人都会死命守住对自己一生最有意义的信物。

“什么？”“没什么。”织艳笑得自嘲，不语了。

傅岩道却是领会了，他摇头道：“重要的人在心中挂记著便成了。必要时，能活著比什么都重要，随身物品哪值得死守不放？”“我可以问问，现在是在谈什么吗？”赵思尧很有耐心的再问了一次。

“不要告诉他，他是敌方的内应！”封梅殊玩笑的反对。

“什么时候与刘大哥他们分敌我两方了？”“连横合纵间，亦友亦敌，非友非敌，若不是如此，思尧兄岂会兴致昂扬？”傅岩道轻缓说著，不是故意不详说的，只是远处一直逼近的船只引起了他的注意，推了下仇严问道：“那是谁家的船？”“贝家，是贝镇乎父子。”仇岩看了过去，并目测了下雨船交会的地点是在拱桥下方。

“会撞到，要让吗？”“不让。你去掌舵，我倒要看看是谁会落下河。”他这艘昼舫自柳州特别订制而来，船身加了厚铁皮，防水也防撞，是柳州大船商“鸿图”的得意之作，买家人想学去年那般大船撞小船不妨走著瞧。

仇岩退到船尾掌舵之后，赵思亮兴奋道：“今年真的是躬逢其盛了。”
“还不知道哩。今年船上有你这位刺史大人的公子，就要看看贝镇乎的蠢材儿子有多大的愚胆了。”傅山石道转身交代丫头们带妇孺们下去舱房待著。除了凝嫣与研儿当真乖乖下去外，其他人看来没有遵从的意愿。

“我喜欢看你骂人啦！”封梅殊不肯起身，其他人附和著。

傅岩道危险的挑眉道：“如果被撞下水，你们以为仇嵌会救谁？你们吗？少做梦了，大抵是捞我上岸立即送回家，等他想起你们也是落难者后，赶回来时恐怕只来得及捞尸身。刺史大人的儿子没人敢怠慢，你们又没这等身分，认命的下去吧。”将躲在桌下的封崖拾入梅殊怀中，成功赶人下去。

“抓稳一点，别奢望我会下水救人。”傅岩道不谙水性，但有仇嵌在，他可是安全无虞。

“贝家父子今天所为何来？”“还会有什么？以吓我为乐外，不就是顺便耀武扬威吗？他们当真以为我不会记取教训？”赵思尧笑：“你是仍学不会溺水没错呀！杀不死你，也只能吓吓你了。全临安城还有人不知道你畏水吗？”“逼我是不知道。不过今日过后，我相信全临安城的人将会知道贝镇乎父子的水性如何了。恶……好好一条清澈的临安河，即将浮著一层肥油，真是罪过。”由于仇岩掌舵得准确，也交代船工加速划动，使得原本该在拱桥正下方交会的船只，硬是超出半个船身，造成自家画舫已过了一半桥身，而来力的买家画舫只能眼巴巴等候过桥的时机。这座拱桥若同时要过两只船，必会有严重的擦撞：不耐撞的木材，怕要被撞得进水翻覆了。而当一只船先占去过桥先机后，另一只船是梗塞不了的。

“久违了，贝大爷，贝小爷。”坐在木凳上好悠闲的招呼对方甲板上的父子。傅岩道懒懒道：“今日晴光大好，使得临安人莫不呼朋引伴游河赏荷，船挤得紧，大家小心些，可别发生去年的憾事了。”贝镇平抖著肥重的脸皮冷笑：“是呀，听说你仍然不谙水性，是要小心了。”“对呀，别以为你从柳州买来新船就了不起……”“志尚！”贝镇平喝住儿子。

傅岩道斜腕赵思尧：“奇怪，我这画舫前几日才运到，怎么临安人都知晓了？”“想必是贝老爷比别人乖觅些。至少我是今日才知道你买了艘新船。”赵思亮一搭一和著。

“是呀！街坊邻居还没传开，贝大爷就知道了，简直教人佩服，莫怪承接下了华陀堂的生意，使小弟脸上无光哩。”傅岩道极尽奚落之能事的同时，也让贝氏父子知道他们昨日才与刘若谦签下的合同，早已不是什么机密了。

贝氏父子心不暗自一惊。在双方保密的情况下，他们想不出谁会传出这个消贝志尚怒道：“我们家里有你的内应引”“那不是浪费人才了？我何必？”“一定有！你这小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当年你就放火烧了我们家……”“嘿！口说无凭的事别乱栽。刺史大人的公子在此，有冤情尽可上呈。但若没有证据，在下可得告你诬告了，请自行斟酌。”傅岩道凉凉道。

贝志尚不顾父亲阻止，叫道：“谁不知你们是一夥的！”“咦？这可是在污蔑家父何私枉法了？”赵思尧俊眉一挑，声音冰冷。

傅岩道故作正经道：“谤官可是要判刑的，贝小爷，你犯罪了！”贝镇平甩了儿子一个耳光，连忙告罪：“小儿无知，还请赵公子海涵。”“算了。”赵思尧挥手，在傅岩道的暗示下，步入胎内。

“话不投机半句多，咱们就此别过，您俩路上好走。”傅岩道向后方的仇岩挥了个手势，船身缓缓移动。

贝镇平皮笑肉不笑道：“你不会得意太久的。尽管与那些贱婢与小杂种自鸣得意吧，我看你们得意到几时！”傅岩逍看到贝志尚向船夫指示完后，与其父抓紧梁柱，顺便露出恶意的冷笑，心中为他们叹息。在坐稳了身躯后，他回应道：“我可以得意到几时我是不知道。但你们会落水……”碰——铛！

二船必然的剧烈擦撞后，各自摆动起伏了良久，传家昼舫因已出拱桥，船只受撞后往岸边荡去；而贝家船只的方向是拱桥那边，好不容易快稳住的船身却不由自主的狠狠撞上石桥，使得原本只是船舷破了个小洞的画舫在连续巨创下当场支解成片片。

惨嚎声四起，声声像受宰的猪叫，以致于盖住了傅岩逍按著说完的句子：“却是现下便可看到的乐趣。”仇卖稳住船后，将舵交给船扶，走了过来。确定擦撞的地方并无大碍后，才对主子点头。

“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傅岩逍没好气的对抢门口那数颗探望的脑袋解除禁令。

封崖一马当先的奔到船弦前，眨巴著眼看热闹。

“阿爹，他们的船怎么散开了？”“他们太重了，所以船板主动散开以逃命。”“好可怜。”还在晕船中的妍儿小声道。

傅岩逍哈哈大笑，抱起妍儿亲了又亲。

“我的好妍儿，这么善良可不是好事哩。”“咦？”织艳看到一艘大船靠近桥下的那些人。“是刘若谦。”傅岩逍看过去，目光倒不是放在刘若谦身上，而是站在刘若谦身汝，身形像霍逐阳的“老人”身上。他拉了下仇嵌：“是易容的霍逐阳？”“是。”“嘿，那好。”傅岩逍找了下甲板上的身影，问道：“妍儿，娘娘呢？”“娘娘头晕，拢春姨娘在照顾。”“对呀，有吐哩。”封崖加强说明。

嗯，很好，他很满意。

“妍儿，爹爹将你去下河，你泅水去摘一朵荷花给娘娘开心好不好？”妍儿还没回答，封崖就叫：“我也要玩！”“好，一个一个来。妍儿想泅水吗？”“想。”妍儿乖巧的点头。天气好热，玩水很舒服。

傅岩逍在确定霍逐阳的眼光已专注在这边之后，笑得万分邪恶，不由分说抬高了双手上的小人儿，在附近船只注目与游人抽气声中，就见一名四岁的瘦小稚儿被抛得半高去向临安河……咻……随著一支袖箭射向傅岩逍门面，一道黑色疾影以非人的速度轻点过三片荷叶，在小娃儿落水的一瞬间将之牢牢抱住，落点在传家昼舫上。袖箭未能如愿见血。

当然，有仇岩在，傅山石逍绝不会受半点损伤，不过傅岩逍还是暗自呼了好大一口气。

真是千钧一发呀！

“好功夫……”话来不及说完，便被掌风牢牢的锁住，招招致命的挥来。

仇岩左手将傅岩逍揽护在背后，以右手化解强烈的致命杀招。幸而霍逐阳也在一手抱著小女娃的同时，仅以只手攻击，一时之间无法力分高下，也使得船只可幸存。否则怕不被拆得比贝家船更彻底！

霍逐阳怒火冲天，一心想拼命，而仇嵌只想护主，无意伤人，于是只是退守，但恐怕再战下去会带伤了。

也合该傅岩逍福大命大，在节节被逼退时，贝凝嫣担心甲板上的情形而让拢春扶了上来：结果正当霍逐阳的掌欺至舱房口方向时，仇岩飞身躲开，攻势凌厉的掌力正对贝凝嫣门面，众人皆惊呼了出来，更别说心神欲裂的霍

逐阳了，硬生生收回内力，任那力道反扑回自己身上，震伤了内腑，吐出一口血水，然而掌力也只收回了九成，另一成的掌气震昏了贝凝嫣。忍住昏眩剧疼，霍逐阳以右手搂住贝凝嫣，不在乎会加重伤势，硬是提纵轻功飞上岸，直奔回“华陀堂”，不容许他心爱的人再被伤害！

光天化日之下，传家主母以及其女被掳了走。不消半日光景，临安河所发生的大小事迹已传遍全城上下。

第七章

贝镇平尚未来得及弄乾自己好见人，便已迫不及待的对恨之入骨的传岩道大肆挞伐。

“您瞧，老夫没说错吧？那傳岩道狼子野心，连畜牲都不如。今几个全临安城的人都看到了，他硬生生把女儿丢入河中，要不是刘公子的护卫武功了得，只怕那小娃儿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刘公子，我们两造合作以抵制传家，简直是造福人群，解救我侄女于水火中呀。”他急欲告知的对象自然非刘若谦莫属。刘若谦游进出前堂后院三、四回，亲自医治两名病人，还得抱著一名被掳来的小女娃不敢放手，生怕兄弟醒来后怪他待客不周。马得他生来好耐力、好风度，没有把耳边那只嗡嗡叫的蚊子给打飞了出去。呃……或许将他打黏在墙上当壁饰是不错的主意？但想到华陀堂好歹也是个做生意的地方，怎好挂上一张猪皮吓得来客口吐白沫？于是决定放过贝镇平的干扰。

“刘公子，小犬的情况如何了呢？”总算谤够了傳岩道，贝镇平才想起自己的儿子也是病号之一：因为不被允许踏入诊病的内院，他只好眼巴巴在华陀堂的前厅枯候，等候结果。

刘若谦好不容易让怀中的女娃儿笑了出来，非常有成就感之余，龙心大悦的赏贝镇平一个答案：“令郎受了点内伤，不碍事，你去租辆马车叫人运回去。我们华陀堂内有几辆大夫出诊的马车，一辆租四十两，我们合作一场，算你三十两。再有，人参、当归、乌拉草、灵芝各抓几斤回去，早晚煎煮一次，加了黄连、贝母、芍药、柜子更好，就这样了。”药材以斤论价？这些可不是便宜货哩！贝镇平今年开始经营起药材的中间商，至少知道药材以两计量已是名贵不已了。这小子坑人呀？]“小犬的伤没那么严重吧？溺水而已，怯怯寒不就成了？”本来是是的。贝志尚本来只是溺水，胸内堵了水差点没了气息。千不该万不该是贝镇平坚持儿子必须由名医贵手诊疗。医者父母心是没错啦，但想想看，老弟受了内伤已耗去了它的功力体力，再加上未来弟媳又耗上他几分内力，谁还有心情去救一个不相干的闲杂人等？贝志尚唯一需要的只是吐水与怯寒而已。水是吐出来了，因为贝志尚被放在地上，一般人走来走去总会踏到。刘若谦朝他胸腹瑞了两下，通了他的气，也断了几根骨头，这下子可真的叫“没病也重伤”了。

名医出手，就知有没有。至少他开了一长串名贵的苦药来弥补他不是吗？若随随便便开了张平凡廉价的处方，搞不好会被唾弃哩。刘若谦是名医，当然要开贵药。相信别人不会有意见的。

“贝老爷子，令郎五内俱败，骨架酥软，落了一趟水，可不只是吃水而

已，还断了四根骨头，吐了几日血水，头有疮、足生脓、筋脉错乱，若再不调养，怕是活不过三十岁了。”刘若谦严肃正经的说著。

“怎……怎么会呢？小犬平日身子骨很强健的。”贝镇平可不是好耍弄的，此刻严重质疑起刘若谦的功力。

刘若谦将已有咽意的小女娃交给丫鬟抱下去后，一把握住贝镇平的腕脉，展现自己实力。

“你每日晨起便胸口淤塞积痰，非要咳上好半晌才能顺气，现下又因刚才落水而心悸胸闷是不？您老的气息短促，吸吐间夹带嘶声。”不待贝镇平回应，他又从怀中掏出一只黑木瓶，打开瓶口递到贝镇平鼻下。“吸一口。”贝镇平不由自主的照做，被一股沁凉的舒爽气息充塞胸臆，直透开了所有淤塞不适的感受，忍不住贪婪约又吸了几日，并且伸手想握住刘若谦收好木瓶塞回袖内。

“这是我熬炼多年的精华所在，用了八斤天山雪莲、九斤雪山参、十斤百合根，林林总总加减添了几两独家秘药所炼成的救命仙丹。人家常说药方子为“千金方”，不就表示了治病救命的药材往往是散尽千金而不可得的吗？既然贝老爷自比世俗凡夫，那么令郎的痛就当作风寒，您老的痛就当普通的胸淤，回头抓个几包怯寒、化痰的药方便成，在下告退了……哦，对了，刚才您老吸了几日我这举世超凡圣丹妙药无敌丸的味道，可以让您老两天起身时不会积痰，看在咱们两造合作的份上，不算钱了。失陪。”还怕笨蛋不上钩？“等等！刘公子……”贝镇平深吸了几口气，发现胸口依然呈现前所未有的通畅后，赶忙抓住刘若谦衣袖，早已信了他的话八分。

“呃，对了。老爷子最近三个月最好不沾女色，也别服用那些捞什子大力丸、回春丸的。患部开始发痒积臭就该担心了，难不成还想等花柳成荫之后再哭吗？”刘若谦很优雅的甩开那双开始发抖的手，轻快的往门外走去。

就见得脸色阴晴不定、冷汗直冒的贝镇平在不久后连滚带爬的迫在刘若谦身后，带著哭嚎声呼唤不休。这下子要他散尽家财也无所谓了。

“大夫！刘大夫！刘神医！您老等等我啊……”。哈哈……一连串再不能抑制的朗笑在落日丘顶彻底得到宣泄，傅岩道笑得差点滑落马。幸好仇岩早已在马侧接住他，让他安稳坐在草地上笑个够。

“据闻刘若谦性喜捉弄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怎么……怎么居然在我们面前只有最平常的表现呢？这与他性情不台吧？他一定忍得很辛苦。”边笑边说，差点说不全自己的感想。

游河结束后，他立即回府换装，并对好奇至极的赵思尧略说了诸多错综复杂的大概，并请托他派人去查员府内的武师背景；他相信官府方面会有所斩获——既然霍逐阳怀疑贝镇平是当年恶狼山事件的幕后主使者的话。当然，赵思尧吃惊之余还有更多的疑问，但只得忍下了，因为傅岩道准备去探望贝凝嫣母女的情况。

唯一的遗憾是凝妈的突然出现出乎他预料之外。所以啦，现下金城的人都知道傅岩道虐儿且遭致妻女被“解救”的事。傅岩道的恶名又大大高扬，而妻女的失踪则大快人心。城内的人一致谈著傅岩道虐妻的恶形恶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虐儿，想必关起门时更形惨烈，幸好“善心人士”看不过去的加以掳走。

唉！不知是哪来的路过大侠施援手？光那一手踏叶借方捷纵的轻功身法就教人赞不绝口了。

赶到华陀堂门外的傅岩道因为远远看到贝镇乎的身形，当下决定了不正式拜访，遣仇岩去查探凝妈的情况如何后，知晓了没事，便与仇岩坐在视野良好的墙头上，借一棵茂密的树来遮身，看了场好戏。

然后一路笑到落日丘，无力的靠坐在仇岩身畔。

“我想他打十七岁离开家门时就这副德行了。幸好那时我们没机会遇上，否则我一定会被要得像呆子。”当年十四岁的傅山石道可还只是个天真纯朴的娃儿哩。

“你不会。”仇岩难得反驳主子的说法。在他眼中，天地间再没有比傅岩道更聪明厉害的人了。

“吸呀，我会的。那时的我仍背负著身不由己的传统枷锁无从卸下，要是当真糊里糊涂嫁为人妇，大概一辈子就那样了吧？崇拜自己的丈夫，以一些小聪明、小娇嗔来博得丈夫的疼爱。无从领会起自身还有比依附丈夫更好的日子可以过。你知道，刘若谦有十足优异的外表与身家，一般女人要的不就是那样？”“你……觉得他……很好？”向来无表情的面孔条然凝重了起来。

傅岩道看向远方，露出了整齐的白色牙齿与晒黑的面孔相辉映。“他不错。不再是我心中决定讨厌的那个人。事实上他的存在对我有著贡献，让我成为傅岩道。人世间的恩怨情仇要怎么算呢？许多在当下恨之欲其死的人，也许在物换星移后，成了你该感激的人。”仇岩不语，但眼光紧盯著它的侧面看，压抑著心中的慌乱，只绝望的在现下还能妄想自欺的每一刻，多看看他、多记忆他。也许，能这么依恨的时刻将不会再有了。

摘了株杂草咬著，傅山石道轻呼口气：“我对他并不分乎。原本我该感谢他的，但你想，我打一出世，就被一只玉佩订下了终身。所学、所见、所被要求的，全是因为这是刘少夫人应该具备的才德。为了一个不曾谋面的人而活著，从来不是因为我是萧于薇而被期许些什么。仇毁，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是刘家的少夫人，只要她才德学了全，而不是非我不可。为了一个不是非我不可的位置活了二十年。最后，没有回报，只有冷落、奚落，然后可有可无的被遗忘在别院：要是我性情传统一些，我八成在奶娘过世后跟著含羞自缢了。因此当刘若谦来了临安，我在不是存心之下，依然没让他好过。”当然，自己本性不太善良也是原因之一啦。

“他配不上你。”“咦？”傅岩道诧异的转头看他。难得听到仇岩平板生涩的声音里添了抹咬牙切齿。怎么不开心了？“他不配。”他又强调了一次。

傅岩道点头。

“他当然不配。打我廉价当掉天马玉佩之后，便真正与他恩断义绝了。我还想当一辈子的傅岩道，才不要当什么贤妻良母，成日持家绣花的。当年奶娘告诉我，让成群佣仆前呼后拥是一个女人毕生最大的专荣。现在我自己得来了这种风光，何必卑屈在妻子角色里重新建立另一个妻以大贵的可悲角色？仇岩，你以为我对那家伙动心了？”仇岩别过头，不敢相对。

“他可以成为朋友，不能成为丈夫。”傅岩道自认从来就不是宽恕处世的人种。许多往事可以释怀，不代表原谅。至少这辈子刘若谦休想得到比朋友更好的待遇。倒不是说刘若谦不好，而是住在刘宋六年，并不是很好的回忆，而那都是因为刘若谦无意中造成的。

“何况，我才不想当任何男人的妻子。”拍了拍衣襟，他轻快地站了起来。见仇岩还愣坐在地上，很自然的伸出手想拉他一把，就像仇岩总是这么做一

般。

仇岩避开它的手，迅速起身并且退了一大步，让傅岩道的手悬在那儿。

望著自己伸出的手半晌，他挑眉问：“为何躲开？”“我太重。”双掌背负于身后，悄悄搓著。对主子的全意注视有著慌乱。

“我又不是什么弱女子。”话甫落，就见傅岩道疾冲向仇岩，想像自己像回纥的摔角力士，欲把对手扑倒。不过他忘了两方的身形事实上有著巨大的差异，使他的行为反倒像螳螂撼柱。

仇岩不敢承接，也怕他伤到自己，在轻巧闪开后，抓握住傅岩道手臂，不便他跌跌。想不到傅岩道反倒利用这个优势伸脚楞住他腿。但这一招仍未奏效。仇岩双褪一个弓弹。闪过傅岩道的扫蹬腿。傅岩道一个不稳往前扑倒，仇岩替他稳住，但岂知这只是个诡计，趁两人体肤相近时，傅岩道伸出一脚抵在仇岩的后脚跟，双手死抱住他身子；在别无退路又不能出手挣脱，怕伤到主子的情况下，仇岩只得乖乖的被扑倒在地，并极力以自身当肉垫，不让傅岩道摔疼了。

“嘿！我赢了！”傅岩道坐在仇岩身上欢呼。

仇岩见他兀自开心，不自禁扯出个浅笑，痴迷的看著上方那一张发亮的面孔。觉得世上再不会有人比他更美丽了。一种来自丰沛心灵与见识的绝世美丽。

他只求上苍允许他这残缺且一无所有的人能终生跟随在主子身边，让他贫脊的一生中，奢侈的收藏一些关于美丽的记忆，润饰他乾涸的生命。

只是，他的心将会因此而知足吗？为什么他一无所有并且丑陋？没有丰美的内在，更没有俊美的表相？如果……他能有好一点的身世、好一点的文采，或不是这般高壮如牛、丑陋如鬼……那么……那么……也许他就不会运仰慕她的资格也没有了。

粗鄙人等，对神只倾心就是亵渎。

他运仰慕的资格也没有。

霍逐阳睁开疲涩的眼，努力要将昏浊的视力眨回正常的情况。但一双软软的心手却阻碍了它的工作。捧住他脸后，缓缓出现在他视线中。

原来压住他胸口的重量不是来自棉被，而是个小小女娃儿妍儿，它的女他还没学会怎么去当一个父亲，便已是一名四岁女孩儿的爹了。心头不禁后悔起这些年来从不参与帮内管事们的儿女经，甚至还觉得他们婆妈得不像话。现在可不就是遭报了。他该怎么对待它的女儿，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大爷，您醒了？”妍儿好奇的问著。外面的叔叔说眼睛睁开就是醒了，也没有痛痛了。

“大爷？为什么叫大爷？”他忍不住问。伸出双手轻轻握住脸上的一双小手，搓抚著属于稚儿的柔嫩以及感受著自己血脉的延伸。

“他们都叫您大爷，我也就叫了。”“叫叔叔好吗？”他轻声要求著。

“好的，叔叔。我叫妍儿，您是会飞的叔叔，崖哥哥也想要学飞喔，您会教他吗？”“崖哥哥？”是那个略比妍儿大一些的男孩吗？霍逐阳没发现自己皱起眉头，就像全天下大惊小怪的长辈一般。忘了去年他曹嗤笑过旗下护法因为自己十个月大的女儿不小心被王总管四岁的儿子亲了一下，便拿著大刀要那小娃儿选择死亡或负起男人的责任。

“叔叔，可不可以教崖哥哥飞来飞去呢？他说他们有很多要杀他们的坏人，如果可以飞，就不怕被杀掉了。”妍儿好认真的转述封崖由他娘那边偷

听来、一知半解的消息。

“坏人？妍儿知道什么是好人与坏人吗？”霍逐阳发现自己露出了笑容，声音更是柔得不可思议。对这种与稚儿谈话的兴致高得离谱。

“嗯……。”妍儿皱眉的想了一下。霍逐阳心中一动，为这肖似他的习惯而悸荡不已。

“好人就是阿爹、娘娘、姨娘、赵叔叔，好多好多。坏人就是舅公、叔公，他们好坏，会打我。”小小的身子抖颤不已，连忙趴入霍逐阳的怀中，为著莫名的恐惧而发抖。她太小，不复记忆许多事，但那些狰狞的面孔却是她恐惧的来源。

霍逐阳半生起身，下意识紧搂著女儿，努力压抑倏然勃发的怒气，柔声问：“他们很坏吗？”“他们骂我呢。有一次舅公还说要抓我去卖掉。那时阿爹不在，我们都好怕，还好艳姨陪我们住，让一些会飞的人来帮我们打坏人。”霍逐阳紧紧闭上眼睛，悔恨著这些年只顾封闭自己，却让她们母女吃足了苦头而不自知。以为做了对她最好的决定，浑然不知却因此而让她遭受苦难。就算当不成夫妻，他对她，仍是有深深的眷念牵挂。男女之情外，更混合著兄妹、亲人、挚友的关系。只是爱得太深，虽能不怀怨恨的看她另嫁，却不能平复自己的伤痛，唯一能做的就是再不踏上临安，再不听她的讯息。

而今是源源不绝的悔恨，他让她受苦了。

“小妍儿，病人醒了吗？有没有睁开眼啊？睁开的是白眼还是黑眼？若是白眼就快逃，因为怪吓人的……”刘若谦一路由外边的庭院喳呼进来，手上捧的不是药汁，而是特地出门买来的凉糕。直到踏入内室，对上了霍逐阳的眼，立即改口道：“兄弟，料想你该醒了，等会丫头们会端来补汤，你得喝完。来，小妍儿，瞧义父为你买来了什么？这叫水晶皂儿，是好吃的凉糕。等会还有甘草冰雪水，正叫膳房丢弄了。”一屁股坐上床沿现宝。

“义父？”霍逐阳的声音打鼻腔哼出来。

“刚才我问过小嫂子了，她没有意见。对了，她也醒了，没大碍，只是被吓到比较多。

等会一同用晚膳。”他伸手抱过小女娃，将她安置在桌边吃零嘴，舍不得放下的逗道：“小妍儿，叫声义父来听听。”“义父。”嘴内被塞满了凉糕，音发得含糊。

“好乖。”“我可没答应你。”霍逐阳不是滋味的冷道。

刘若谦嘿嘿一笑，不理睬他的抗议。瞧他精神已大好，也就准备谈正事了。

“中午送走了贝镇乎父子，我去了趟赵府。”“赵思尧那儿？”“是。现下金城的人都传言傅岩道虐妻女的事迹——哎哎！别动怒，听我的劝，你只有白气的份，搞不好日后你得拜谢那小子哩。”“别说笑。”霍逐阳不予采信。

“你糊涂了。再奸险的恶人也曾在人前摆出良善的嘴脸：而傅岩道倘若十恶不赦的人，也不致于当众虐儿不是吗？他又不是疯了。你瞧，最有力的证据是小妍儿从头到尾没哭没闹，甚至笑停开心。当时赵公子也在船上，以他的性情，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所以找才特地去拜访他，因为也只有他会秉实回答了。结果你猜怎么著？”吊人胃口的恶心又起，就想博得向来不动如山的冷面人赏一枚慌乱的乞求神色。

但霍逐阳不配台，迳自陷入思索中。是的，傅岩道的行为不合理，而妍儿刚才还说过她的阿爹是大好人……小孩子不会说谎，至少不会掩饰自己

好恶的感受。

“逐阳，回魂啦！”等得不耐烦，眼见夕阳都要落入西山了，这小子依然不理他。好！

算他狠。他不问，难道自己就不说了吗？才不！

“赵公子说傅岩道只是要让女儿到河中泅水，并且摘一朵莲花回来孝敬量鞬的娘亲。结果“行侠仗义”的大侠客就飞来了，掳走大的捞走小的，让临安河添了一笔英雄事迹。”说到此，刘若谦移近妍儿问：“妍儿，你会泅水呀？”妍儿点头。

“大家都会，只有爹爹不会。拢春姨娘笑阿爹笨。”刘若谦笑了起来，知道那浑小子不是无所不能令人感到开怀。转头对正在下榻的霍逐阳道：“去年傅岩道游河时给贝镇平的船撞落了水，险险溺死。后来傅岩道便叫人在宅邸内掘了一个水池，要男女老幼都来学泅水，结果别人都会了，他自个儿却不行。”啧啧！笨嘛。

“他的手势分明像要丢人入河。”“恐怕他是看我们也在河上，便做了这举动。”“没有道理。”这种刻意寻不出来由。

“你还看不出来吗？傅岩道刻意败坏自己的名声。”霍逐阳不置信道：“莫非他想成全我与凝嫣？他当自己的妻子是什么？任他让来让去的！”刘若谦示意他别动怒、一扯上贝凝嫣的被轻慢，逐阳总有十把火气旨在头上。

“傅岩道并非世俗之人。你不警与他正面交锋，所以不明白在生意以外他这个人的性情。我了解的他至少比你多上许多。想想看，以它的能力，要钱平贝、林两家的土地易如反掌，但他为何不做？思尧指出两、三年来，傅岩道被行刺十数次，暗算三十多次，若不是他无意间收了个忠心耿耿又武功高强的巨人，他死上十次不止了。我趁现在也向你招了吧。傅岩道曾要求我与他合作，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你隐瞒了我？”霍逐阳不置信的质问，在未辨傅岩道善恶之前贸然私会，他疯了吗？“别……别吓著了小孩子。”刘若谦退了好几步，掏出扇子煽风，觉得这个老弟发起火的面孔著实不太好看。

霍逐阳抱起桌边的妍儿，柔声道：“妍儿去找娘娘好吗？告诉她要吃晚膳了。”的确，场面如果不太平和，最好先遣开孩子，而他确定他需要找人练拳以测试自己内伤恢复的情况。

“别走，妍儿。等会儿义父当马给你骑。”刘若谦飞身过来要拐带一张护身符。

霍逐阳岂肯如他的意，以擒拿手阻断他伸过来的妄想之手。“别想躲过，我要一个交代，现在。”他边打边返到外听，拉开了门便要唤人来带走妍儿。趁此空隙，刘若谦朝他露出的空门攻击，直直攫向他颈穴。

霍逐阳不客气的挥手打开。两个正打上兴头的人原本已不打算收手，却在妍儿的惊呼声中匆忙住手，以为不小心误伤到了她。

“怎么了？妍儿。”两人同时问。

妍儿百直看著两个大人的喉头，天真道：“你们也有果子。”“果子？”刘若谦自认应不缺乏与小娃儿相处的经验，也对小娃儿毫无章法的童言稚语感到习惯，但——果子？他们今天没吃果子呀！

你的女儿有点怪异，像你吗？刘若谦以眼神询问义弟，得来霍逐阳的冷眼。

“什么果子？”霍逐阳确定妍儿没受伤后，轻问著。

妍儿指著它的喉结：“阿爹说这是果子，因为吃东西时狼吞虎咽，所以无法吞下全部，便了一颗在这里，以后吃东西要小心，才不会被果子梗了住。”

“傅小子居然这么教小孩？”刘若谦惊叹不已。哪天回驿帮可以用来唬弄那些小鬼头。

“这不是果子，你阿爹说错了。”他开始头疼的感觉到刘若谦倘若与傅岩道成为好友，天下即将大乱。“你阿爹喉口也有这个不是？”“才没有。”妍儿一向崇拜阿爹，坚持自己听到的是真的，无意间泄露了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叫‘才没有’？”霍逐阳与刘若谦同时惊觉的问。然后出刘若谦更加小心的求证：“妍儿，告诉义父，你是指你阿爹的脖子上没长……果子是吗？会不会是你没看到就说没有？”“才不是。赵叔叔有、仇叔叔有，容德的阿爹也有，强叔也有……。”小小指头扳著传家上下有长“果子”的名单，直到数满了十根指头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小脸呆呆盯著大张的十指，最后顿了顿，可怜兮兮道：“数不完。”不过两名大人并未为难她。事实上他们早已吓呆了。

不……会……吧？天爷，不可能吧？再怎么说明傅岩道也不可能不該是个噢！他们无法相信！要他们相信傅岩道是怪物还容易些，因为他的言行举止与怪物十足吻合。但……要他们相信他是……不！想像不出来！

那种欠揍的嘴脸、邪恶的脾性、损人的天赋，那种让人无力招架的狂妄，怎么会是……？“你醒了？”一声轻轻柔柔的女子声音飘入他们轰然作响的耳中。

还没来得及走近门廊，便教两道黑影攻掠至眼前，花了她的眼。霍逐阳甚至失态的忘了避嫌，以空置的右手抓住贝凝嫣的肩：“傅岩道是个……”欲吐出的问句在瞥见数名佣仆的身影后，忌惮了下，压低声音附在她耳边问完：“他是个女人吗？”“啊！”贝凝嫣楞住，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这毕竟是岩道的隐私，不该由她的日来宣之于世。

但她的无以言对已明白昭示了事实。没——错！那浑小子果真是个——女人。

“兄弟，我们似乎与临安城犯冲，我上辈子一定在这里做了什么坏事，以致于今生今世专程来这里当个傻子。”刘若谦无颜见江东父老，不断的哀鸣不休。

而霍逐阳根本无法言语，狂震与狂喜在他体内激烈的交错奔腾，翻涌出热沸的血液，再无法掩饰他压抑多年的深情。

丢它的礼教：去它的世俗：与其窘怒于自己的愚蠢，还不如及取眼前，以一个拥抱宣泄它的挚情。他要的，一直就只有这个——这个他珍爱了一辈子的女人。

用力揽她入怀，百感交集得无法成言，只能低低呼唤著她的名凝嫣、凝嫣，我的拟嫣……星月已上，取代了夕阳的光华；万家灯火燃起，其中有一盏，将是他与她的未来。

第八章

“你说奇怪不奇怪？居然是知道了我的身分才肯放下身段取他衷心所爱。”傅岩逍摇著扇子，不以为然的对赵思尧说著。

“那有何奇怪？君子不夺人所好，再怎么喜爱，终究不敢逾越礼教，毁人清誉。”“前后还真是矛盾。”他轻哼。

赵思尧笑道：“后来自是不同了。知晓了你这个假相公根本不能让他心所系的女子过正常的生活，怎么说也要收纳入怀好生珍爱。你别得了便宜还不饶人。”不免好奇的问：“岩逍，你曾懊恼身分被他们知晓吗？”“事实终究是事实，有何好恼？恼的人是他们吧？当了这么久的睁眼瞎子，白气了一场，因此至今三日以来无颜见我，只派了堂下的总管来交代生意事宜。如果我良心再黑一点，狮子大开口的哄抬药价，他们咬牙也得吞下。呵呵呵……！”只要想到刘若谦与霍逐阳无颜见人的拢相，心情便会大好。接下来那两人不得不上门商讨所有对策，还得感谢他这些年所做的。呀！高高在上的感觉真好。

封梅殊问道：“这事要怎么处理才完满？莫非要向天下人公开你是女儿身的事实？”“才不。只要霍逐阳以未婚夫的身分上门打跑我这个恶丈夫便成了。现下全临安城的人莫不同情被丈夫凌虐的贝凝嫣，并猜测、景仰著在河边搭救的英雄。想想看，原来那位英雄竟是在“恶狼山口没死成的新郎，是贝小姐名正言顺的夫婿！相较于我的恶名昭彰，临安城莫不一面倒的支持霍逐阳与贝小姐复合，并且除掉我这个祸害不是？”“可是弄臭名声对你有何好处？”封梅殊不以为然。

“多著呢。至少日后我游走四方，没人敢欺我。善人好欺，恶人难惹。我疯了才丢图个善人之名。”赵思尧皱眉。

“你要离开临安？”他知道岩逍是个不愿落地生根的浮云，但每年有上半年出门在外还不够吗？他竟打算久远离这里？傅岩逍抬头看著自己居住了三年的宅院。不是没有依恋的，但聚散总有个终点。他又不是恋地的性子，天高地阔的，不趁年少闯闯，难道要等齿牙动摇了再来呼吁？“一直放不下凝嫣，所以等到今日。不然大可在两年前解决掉贝镇平与林金主。但那对凝嫣的幸福没有帮助。幸而霍逐阳没死，我才真正放下心。你知道我的个性的，计量著任何事，就要求做得漂亮。我想到大食丢走一走，想出海去看看不同的东西。这么远的路程，一去恐怕三、五年不止了。”露出向往的笑，彷彿一切已在眼前。

“你还真能舍下一切。”对于不能远走的人而言，听了只是徒添苦涩。赵思尧上有高堂，身子骨又薄弱，舟车劳顿会磨去他半条命，因此他生来只求安定，对世间异景不敢奢望。

“我很想跟去，可是责任未了。”封梅殊向往的叹息。她必须扶养封崖至成人，然后回去她当年逃出来的地方解决所有恩怨。

“我可以去。”织艳不知何时已由贝凝嫣的绣楼过来这边。“成日生张熟魏的，倒足了胃口，我也来扮个男装出门游历。”“天真！”傅岩逍嗤道：“上回带你走了赵黄山，是谁回来病了一个月，并宣称这辈子再也不爬山的呀？”

“你还不是有仇岩扶著才上得了出的！”织艳一点也不想回忆那段惨痛的过往。一路“爬”上去！天！

傅岩逍呵呵一笑，笑得张狂而让人想揍他。

“不好意思，仇岩是我的靠山，这也是我越来越敢去找寻各地风情的原因。”赵思尧顿了一下，向来纤敏的目光扫过略显不自在的仇岩一会。缓缓

开口道：“你别一心想玩，终身大事怎么办呢？”“思亮兄，你不会是暗指我该与某人配成一对吧？”傅岩道瞪圆了双眼，犹如正在看稀奇的异类。

“别说我迂腐，我只是觉得你们适合。刘兄也是喜出乐水之人，又有一身绝世好武艺。

结伴要游历四方的人，若是夫妻身分，才好不彼此耽误。”实在是觉得刘若谦人品极佳，才一心想撮合。何况两人性情十分相近，简直是天作之合。

这时拢春亲自端茶过来，不免应和了几句：“是呀，爷。你不想嫁入，人家香玉还巴望当仇家嫂子哩。”拢春口中的“香玉”是半个月前被仇岩无意中救回来的猎人之女，在恶狼山猎狼皮时不意被抓毁了半张脸。伤口很浅，但疤痕是脱不去了，直向拢春暗示自己愿意委身同样脸残的仇岩。可惜仇岩日夜不离主人，致使香玉从未有机会与仇岩独处，表明心迹。

“啊！原来她百呼要住下来当奴婢是这个意思啊？”封悔殊后知后觉的叫了出“我们仇岩有人心仪呢，莫非我这回喝得到两杯喜酒了？”傅岩道不改玩闹本色的起闹，但面孔并不像口气般兴致浓厚。“你怎么说？意下如何？”仇岩对上他双眼，轻轻吐出问句：“我可以不娶任何人吗？”他知道自己没资格去娶到任何肢体健全的女子，更别说是高不可仰的神只，他只求主子给予他不娶的权利。

“如果一切是以我为考虑而压抑自己，那我绝不接受。”是，也不是。但他要怎么回应？告诉主子！如果身边人不是‘她’，他谁也不要？如果神只是他高攀不上的，他会选择一辈子虔诚的跟随，是为‘她’！都是为‘她’！

如果不能是他真正要的那一个，任何一名绝世美女也动摇不了他的心。成家立业对他又有何意义？他是孤儿，何须传谁的香火？他只有他自己，对将来也从不渴盼。如果他不能跟著主子，活著，将是一种毫无知觉的延续。

但这要怎么表达？它是这么拙于言词。

没有得到仇岩的回应，傅岩道一时间也不进逼，转向拢春问道：“香玉是感激仇岩相救而想委身，或是认为两人的状况相合，不得不配成一对？”

“她说她不会嫌弃仇护卫少了只眼。因为她相信他会是个勤劳忠实的丈夫。”因为没有别的女人会要他。拢春收住最后一句话，不让主子知道香玉无知现实的程度。虽然对香玉不以为然啦，但人各有命，仇岩好不容易有人想嫁，只得凑合著了，不然真要打一辈子老光棍吗？不过香玉的一番话虽有修饰，也教傅岩道沉下了脸。

“嫌弃？敢情她还端著大架子屈就不成？皮相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条件之一，就算香玉今天是绝世大美人，长著这番私心鄙性，连仇岩一根手指也不配。拢春，赶明儿给她找个清秀的男人嫁了，也许她在自认配不上别人的完整之余，会学得什么是谦卑。既然她只看外表，好吃懒做的人还怕少得了她生受吗？”“理她呢，教她回山村不就成了。”拢春知道撮合姻缘无望，可不想揽下这种媒差。要不是为了想结仇岩找妻子，府里哪会收容吃闲饭的陌生人？“哼，撞得成便罢，若还死赖著，拢春，你就坐著收媒人礼吧。”“主子，别算在我头上作数呀！”拢春哀叫。

傅岩道不理睬她，回头面对仇岩，诚挚道：“一定会有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识得你的好，你别随便屈就了。”仇岩无语，静静守候在一边，不愿再成为谈论的重点，只求这种无言约守候可以延伸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们在谈你呢，怎么扯上仇岩了？”赵思亮仍不死心的想撮合一对良缘。

织艳冷淡道：“谁配得上岩道？那刘表少主还不配哩。不然这么著，赵公子娶了岩道如何？谁规定负心汉可以抱得佳人归的？岂不是没天理。”“别说笑。我这一生是不娶妻了，免得误了人家。只求这身子可以熬到双亲百年之后，也就足够了。而那刘公子也不是故意要负了未婚妻……”“想想看，如果今天刘公子的未婚妻不是岩道，而是其他闺秀——例如凝嫣那一型，会有什么下场？因为未婚夫的不负责任，她是不是早羞愧得自缢了？”封梅殊也反对岩道与未婚夫成一对。女人的立场与男人的看法总是悖离甚远。

赵思尧仍努力要化解敌意：“我认为人活著就要看往后，若为旧怨所羁绊是不智的，恨怨项怒都不能使日子过得更好。及启眼前才是智者所为。”傅岩道淡淡笑道：“思尧，我对他没有嗔怒的情绪，也没有交友的兴致。我不否认刘若谦条件甚佳，性情好相处，但对我而言仍是太娇贵。除去了前仇旧怨，眼前现下，我也只能当他是点头之交，若要勉强其它，岂不折煞我了？”“你并不曾尝试过……”“我何必？”赵思尧终于肯定他心中的理想佳偶是撮不成一气了。

“唉，你……”“小心！”仇岩条然飞身至傅山石道面前，伸手接下了数枚暗器，然后掠身向暗器的来处，立即传来打斗声。

“你们别出去。”傅岩道吩咐完，跑步过丢。

两个蒙面人很快被点穴制伏，委顿在地上。仇岩扯下面罩，是两张陌生的面“是谁雇你们来的？贝镇平或林金主？”傅山石道已许久没遭到这么百接的攻击不料两名刺客竟露出奇诡的笑容，其中一人悄悄瞥了下南方，像是得逞了什么傅岩道心中一惊！

“糟了，凝嫣！”正要让仇岩赶去，南边那方已有四、五个人缓步走来。赵思尧他们也走了出来。

“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呼，傅‘公子’。”刘若谦笑得怪怪的，一柄摺扇动得十分频繁，走在前头领著后面的霍逐阳与贝凝嫣母女。今天其实地无意与傅岩道打上照面啦。但自从二日前赵思尧让人带了封信给他，告诉他贝镇平府内的武师有四名是江湖上恶名昭彰的歹人后，几乎已确定恶狼山突击迎亲队伍的人与贝镇平脱不了干系：于是这二日与逐阳严密监看著贝宅的动静，不意中得知贝镇平想掳走凝嫣母女，似乎计画著什么，尾随而来搭救，也只得顺便拜望一下主人了。

不然这些天来，刘若谦依然沉浸在自怨自艾中无脸见人，哪会这么快就与傅岩道打照面？“这是怎么回事？”傅岩道没理会刘若谦的嬉皮笑脸。弄清楚现况最要紧。想必凝嫣那边也有入侵者。

霍逐阳开口道：“狗急跳墙了。”傅岩道很快领会。

“你们将他逼人绝境了？”他稍有耳闻近日来贝镇平调度大量银两向‘驿帮’购马。听说回结人请他买马，每匹马可赚得两百两左右，一口气购下了一百七十匹，每匹购价五百两，共要八万伍仟两左右的现银。虽有回纥人的订钱一万两，但以贝家的财力，一时之间要调度七万余两是吃力的。所以这两天贝镇平廉价抛售现有的囤货——米、布、药材、田产……让好些人捡了大便宜，华陀堂便是以半价购得贝家从云南大理运回的珍贵药材以求现银可周转。

不过据说十车药材卖了华陀堂一万三千两，却又教刘若谦反手赚回二万两医治贝氏父子的“隐疾”。使得已经相当吃紧的贝镇平只得连所有田产也押上去周转，硬是凑足了七万伍仟两。昨日教贝定平押著银两上太原城购

马交易，得意洋洋的对临安城所有富贾宣告，买家即将成为临安第一巨富了。

莫非……出了岔子？“你们做了什么？”“也没什么。以牙还牙罢了。”刘若谦撇撇嘴，轻淡道：“昨日贝定平一行人行经恶狼山，出了点小事而已，没有太大的伤亡，没事啦。”“顶多去了八万伍仟两是吗？”傅岩道一点也不意外会发生这种事。不过回纥人的生意来得太突然……他想了一下：“没道理回纪人要购马竟不直接向你等洽谈，却南下临安找上贝镇平兄弟。而且这么庞大的马匹数量，是不能未经朝廷允许就卖给外族，给揭发了岂不吃上叛乱罪？呀——！”好个歹毒的计谋！傅岩道霎时全想通了，对霍逐阳不免正眼多看了几次。不错不错！这人没让他失望，不愧是驿帮最出色的主事者，凝嫣没有白等这么些年。

“这计谋是我们兄弟一同研讨出来的。”刘若谦并立在逐阳身侧，地想分到一点被聪明绝顶者“佩服”的眼光来加强自己的成就感。

“诺，打赏。”从袖袋中掏出松子糖丢给刘若谦当是打发。对赵思尧道：回头吩咐王捕头来提人，送这些刺客到边疆流放修身养性，省得心烦。”赵思尧才要应声，不料门房已领了王捕头与四名捕快过来。

“少爷，诸位。”王捕头拱手为礼。

“建棠，你来得正好，这里有刺客，抓回去查一下有无前科。”赵思尧說著。

“绣楼那边也有三名被放倒。”刘若谦补充著。

王捕头示意手下——绑人押走，脸色端严道：“傅爷，恐怕得请您等到官府问话了。刚才贝镇平到官府报案，指称您与江洋大盗勾结，在恶狼山抢了他们的巨额银两。”“真笑话了，存心栽赃嘛！”封梅殊叫道。

“我以为贝镇平想掳走贝小姐好向他要赎金。”刘若谦不明白贝镇平告上这一状的道理。

傅山石道轻悄：趋近于霍逐阳耳边低问道：“你们把银两弄到哪儿去了？”“你猜猜。”功力高深的刘若谦自然也泄漏听，一副刁难的脸色。

“林金主那儿？”不理睬他，直接问霍逐阳。

“是。”霍逐阳眼底有深深的佩服。他这个计谋便是要一举打垮贝、林两家，为凝嫣的苦讨回公道。

“王捕头，且慢押走。”前去押刺客的官差已回来，正要带走这边约两名。

“怎么？”王捕头不明所以。

“仇岩，搜他们身。”傅岩道沉思著不动，吩咐完仇岩后，迳自踱步起来。

不一会，五名刺客身上再无长物，地上散落一些匕首、毒粉、药物、袖箭、银两等物。

“全拿出来了。”仇岩禀报。

傅岩道蹲在地上一一检视银两。最后拈起一锭二十两重的纹银笑了起来。

“不知霍公子见过那批银两上的印记没有？”他把玩著银两底部的礁砂印。

“没细看。”“贝镇平派人来掳凝嫣，是要逼我不得动弹。那么一旦他一状告到刺史大人那儿，我为了凝嫣的安全，不得不俯首认罪。但因刺史大人是刚正不阿的清官，没有证据的事，他不会受理，何况我与大人交情颇佳。那么只有请这些人到我宅子内留下一些证据了。例如这几枚纹银。我猜那批被劫的官银底部一定都有这个朱砂印，到时我不仅要赔上八万伍仟两，连小

命也得休了。难得贝镇平想出这么个计谋，了不得。”“真歹毒！”王捕头咋舌，并踢了踢受制的刺客：“你们是贝镇平派来的人吗？”“我们不会说的。”刺客甲冷笑。“我们还会告诉大人是你们硬裁我们是贝家派来的人。”刘若谦叹息不已道：“老兄，既然我们都抓住你等了，又怎么以为我们会笨笨的放你们到大人那儿胡乱指控呢。你们安心的休息几天吧，我会告诉贝大爷，你们全招了，他是主谋。”没让刺客有机会怒吼，刘若谦每人塞了一颗药丸入口，立即让五人睡了个人事喜欢上一个比自己聪明的女人是什么感受？刘若谦发现自己不由自主、不甘不愿的对傅岩道产生了好感。而那好感已不是当朋友就可以满足的了。

很奇怪，他怎么可以在被气得半死的同时又欣赏得要命？莫非被虐待也是一种快乐？那种来自言词的无力招架，老是今他有捏死对方的冲动。可是以宏观的角度来看，傅岩道无疑是绝顶聪明的，并且找了个最适合他的身分悠游于世间。

难以想像一点女儿态地无的傅岩道扮成女装会是什么样子？娇吗？俏吗？很努力的去美化想像，却是不男不女的呈现。真的嘛！傅岩道若穿了女装，只怕像梨园的花旦一样警扭……哦不，梨园的花旦比傅岩道更像女人。真是惨烈！当女人当成这般，也算失败了。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想看上一看就是了。

现在已是深夜，今天一日可是精采又累煞人。在前往衙门的途中，傅岩道与霍逐阳并骑，商讨著如何让凝嫣不伤闺誉的成为霍家妇。

结果，一到了衙门，便由霍逐阳去击鼓鸣冤。在尚未见到贝镇平之前，先告上他谋财害命，勾结江洋大盗一状。两件官司同时审理，霍逐阳对贝镇平现出本来面目，吓得贝镇平当场昏倒！刺史大人无法再办案，只得明日再开堂，因为贝镇平的告状毫无实据，因此被告的一方可以回家候传；而霍逐阳的告状有证物可供，则暂将贝镇平押入大牢，并请大夫诊治。

许多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忙不迭在大街小巷传送著今日城内的重要消息，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啊！当年的霍家公子没死在恶狼山，反而回来报仇了。他可是名正言顺被贝凝嫣双亲订下来的女婿，肯定是要向傅岩道讨回妻子的。接下来会怎么进展呢？想必明日全城的人将会全部挤来衙门看热闹了。

一群人坐在庭院里乘夜凉。四周挂满了灯笼，让庭院明亮与星光辉映。明日将是精采的一天，但没人想趁此养足精神好应对明天。

刘若谦仍痴痴盯著傅岩道，颇不是滋味于被冷落。因为一整夜傅岩道都忙著与霍逐阳、贝凝嫣谈话，商讨日后事宜，晾他于远远凄凉的一边。

“啥？要请刺史大人判妻？”封悔殊第一个叫出来。

“本来不是要请霍公子上门驱逐负心汉？”织艳也不明白岩道转何心思。

傅岩道笑道：“既然弄了场官司，就索性请大人判定凝嫣的归属吧。于理于法，凝嫣与霍公子属父母之命，订亲了十数年，是比我这丈夫名正言顺。何况霍兄于迎亲日遇害，本就视同入门，我傅岩道非还妻不可。”“不……不必弄得这么大吧？而且这对你的声名大大污辱了……。”凝嫣轻声反对著。

要她明日也上堂，为了这事真是羞煞人。

“要管名声，就不会弄出这一场了。理他呢。”霍逐阳没有反对，拱手再三向他诚挚道谢：“霍某无以为报传公子的大恩，除了这些年对嫣儿与妍儿的保护外，更感激你对嫣儿名誉的维护。前些日子的无状，还请海涵。”傅

岩道举杯以对：“客气了。霍公子亦是真君子之流，傅某佩服。”在未知他是女子之前，霍逐阳极力守礼不欺暗室挺让人佩服的。当然，知道了凝嫣没有实质上的丈夫之后，一切热情也就没有隐藏了。不时的眉目传情，教人看了脸红。

“傅姑娘似乎真当自己是男人了……”几个人同时不雅的喷出口中的茶水，要不是各自闪得快，必定全是一头一脸的水渍。

“有何不对吗？”刘若谦问著。傅岩道是个女人，却毛以男人自称，才是滑稽至极的事，众人何必以这种眼光睐他？“刘公子何以这般在乎在下是男或女？”“莫非你鄙视自己的女儿身？”刘若谦立即兴致勃勃的打起十二万分精神以“非要打扮得花枝招展才表示自己珍视女儿身的身分吗？”“也不是。但男有分、女有归，天命如此。你执意悖离，有违常理。”仔细瞧著傅岩道的五官，挺平凡的，若是多了胭脂水粉也妆饰不了多少美丽，不过相信会比现在的小异碳脸好一些。

“常理？”轻鄙的嗤了声，傅岩道以一种怜悯的眼色面对他，傲然道：“吾不在尔等之列。”众人忍不住暗笑，连霍逐阳也忍不住问著刘若谦：“大哥，你几时敬奉礼教起来了？”织艳损人不遗余力：“只许自己弃婚私走十年，不允他人随兴自在的活著，这顶礼教的大帽子可真是失衡得紧。”刘若谦努力不让自己的脸色又青又白。

“在下一直很想知道，为何你等皆知道在下与未婚妻萧于薇的事。”这时机不问，更待何时？“莫非……她是在场诸位姑娘中的一名？”封梅殊搅和道：“刘公子，你的未婚妻呢，怎么你自个儿会认不出来？还得瞎找瞎猜瞎问的？”“若认得出来，还会往这些时日任由摆布吗？织艳姑娘也别恼，在下苦头也吃得不少了，你们不能期待我笨得彻底，无力招架。”“找到萧姑娘又如何呢？”傅岩道颇有兴趣的问。

刘若谦直直盯著他，这张没半点姿色的心黑脸，因为泛著智慧之光而光彩夺目，看愈久愈入迷。

“我对她有一份道义上的责任。无论如何，当年我的出走之举是人率性了，没有顾虑到对萧姑娘造成的伤害。年少轻狂，总只想著不想被绊住，要闯荡江湖什么的。结果萧小姐出走了四年后才让人发现，可见她被忽视得多严重。我只希望找回她，弥补刘宋亏待它的，应允她任何要求。”或许他们不打算告诉他萧于薇的下落，或者回答他现场是否有她本人在，但相信它的一番话会得到转达。

“你希望我们告诉它是吗？甚至不认为她可能再不想听闻有关刘宋的一切。”傅岩道问。

刘若谦看向霍逐阳与贝凝嫣一眼，才回答他：“你不是冷心冷肠之人。冤家官解不宜结，就算不期许好下场，你仍会希望身边的人化去怨气，像你一样过著身心自在的日子。”傅岩道不客气的笑道：“你想化去的，不过是你的愧疚之气罢了。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就这么算了吧。别把自己的高尚行为弄成别人不得不面对的压力。”“阁下言外之意是？”刘若谦不放松的追问。

“她即将出阁了，别打扰比较好吧。”“呃！”惊愕声不只来自刘若谦，更多是其他知晓实情的人。

傅岩道站起身，似乎决定了什么，双袖一挥，划了个大弧度后，双手背负在身后，唇没一抹诡异的笑，对众人宣告道：“是的，她将出阁，我没告诉过大家吗？”当然没有！

碍于外人在场，一群傅岩道的挚友与下屈全呆瞪著他，而难以启口问话。傅岩道从不说他做不到的事，那么，“萧于薇”即将与谁成亲？不明就里的刘若谦追问道：“是真的吗？那以找的身分真的不好出现在她面前。只要她过得好，我就安心了。十年来，我对她感到相当的抱歉。她能幸福是我衷心大愿。”他真心地道。

傅岩道眼神有丝奇异，呼道：“你实在不是个太糟的人。”这是赞美吗？刘若谦算是收下了，迎视上他明亮而难辨的深瞳，想著喜欢上一个女子可以有多迅速，喜欢上一个太聪明的女子将会多么自找麻烦……活了二十七年，他终于知道了心动的滋味。

第九章

一大早，衙门内外挤满了人潮，莫不是争睹今日的各大案件而来。水泄不通得让方圆十里内彻底瘫痪。

一是五年前恶狼山屠杀事件；二是贝镇平告傅岩道劫银一案；三是霍逐阳今儿个一大早递上的状纸，要求刺史大人王持公道，判还他名正言顺的妻子贝凝嫣。临安城百年来没见过这么多热闹的大案件，件件还是人人最爱听的家务事。不前来凑热闹怎么成？偏偏刚才官榜上贴出了今日审案的轮序，众人瞩目的大事件居然排在最后一件。要是前六件案子审得不顺，难说不会排到明日了。最快也要未时才轮得到。

不过这也给了赌性坚强的乡亲们一个发财的好时机，各自三三两两的做庄吆喝下、起来了。还能赌什么？当然是刺史大会将贝小姐判给谁了。

“傅岩道这几年来不善待妻小又风流天下知，大人才不会判给他。我赌霍逐阳赢。”张三丢出一枚银子。

“傅大爷有财有势又与大人有私交，霍逐阳赢不了的啦！我赌傅大爷赢！”李四丢出一枚银子。

就这样，两造人马呈五五波对立状态。在这样的赌注之下，对今日的判决结果更加期待不已。巴不得刺史大人立即开堂，草草审完其它六个小案后，赶紧唤正主儿上堂才好。

在衙门的后方宅院，则是刺史大人赵正测的官邸。原本一早升堂，第一件案子便是要审傅岩道的讼案，不料霍逐阳的状书递来，竟还有判妻一事，他不得不将整件事挪后，徵询三方的意愿。

由于刺史大人从不知道岩道是女儿身，也才会对此事感到头大。

每日升堂的时刻皆订在辰时四刻，只剩一刻的时间可以商谈了。赵大人已换好了官服，终于等来了三个当事人，省下了寒暄客套，赵大人直接问道：“判妻一事，老夫想了解三位的看法。”这种私家事，实非公正判决便可解决一切问题的。

“赵伯，判妻一事是小侄提议，为的就是使凝嫣在不损闺誉的情况下与霍公子有情人终成眷属。”“岩道你这是？”赵大人不能理解他的说法。这未免太惊世骇俗了些。贝姑娘毕竟是他的妻不是吗？“赵伯，小侄与凝嫣成亲几年来从未同床共枕过，凝嫣是小侄的救命恩人，当年纯以报恩之心救出她

于水火之中，从未有非分之想。又不忍见她日夜为未婚夫的亡故而啼泣，两三年来一百在追查霍公子的下落。幸而老天有眼，教他们又重逢于今日。霍公子恐于伤害她的名誉而不敢逾越份际，甚至决意回北方也不愿打扰她现今的生活。昨日在小侄的说明之下，霍公子也明白了小侄的心意，更明白了凝嫣的一片冰心痴情。现下只能靠赵伯之手判还妻屈，才好杜悠悠众口，也不教凝嫣因再嫁之身被诟骂闲话，进而辱没了贝家长上的清誉。还请伯父成全。”一番话成功的感动了赵大人，今老人家频频点头。

“你们呢？是否心意相属？”赵大人转头问另一边并立扶持的男女，确是登对得很。

“请大人成全。”霍逐阳拱手回应，眼中是对傅岩道的感激。“只是怕得委屈傅公子受世人讪笑了。”“岩道，真的要这么做吗？”凝嫣为此忧心了一整夜，至今仍不希望岩道受委傅岩道志得意满道：“当然要这么做，世人爱笑就任由他去。刚才我还让萧忠潜入押注的人群中，押了大把银子赌逐阳兄胜出，看来两三年包准吃穿不愁了。”萧忠是拢春的丈夫，也是傅家商号的总管事，更是唯一无法被遣散走的萧家忠仆。要不是后来有仇岩出现，上山下海的奔走，他定是要跟的。

赵大人难得笑了出来。

“就知道这种浑事少不得你一份的。正事之外，你真没一刻正经，与那刘大夫还真有点像。”他是严肃刚正之人，但一向欣赏傅岩道的机敏应变能力。幸亏有他，否则自己病弱而寂寞的独子不会有今日开朗的性情。

前头已传来升堂前的击鼓声，赵大人道：“你们可以去找思尧，或回府休息，下午之后才轮你们上堂。少陪了。”说完，人已大步走远。

“伯父慢走。”傅岩道送走赵大人，皱皱鼻子问仇岩道：“我像他？那个被我奚落得无力反击的人？”“一点也不像。”仇岩认真反驳。

“若谦喜欢你，所以才失了当。”霍逐阳开口。

“我该感到荣幸吗？”霍逐阳迎视他冷淡的浅笑，叹道：“他将会非常辛苦。”难以想像刘若谦会有吃不开的时候。但，想到数年来若谦让多少女子心碎神伤，虽无意招惹，仍是伤了别人芳心来说，不得不说是轮回因果总有报。他不要不能令他心动的女人，傅岩道当然也不会要不能令他心动的男不能说是残忍，只是互不相寓而已。

思及此，更衷心珍惜起与自己心爱的人相依恨、更能终生相屈的缘分，这是多么得之不易呼：轻轻握住佳人玉手，牵引著佳人抬首一笑，相望成痴。寓于他们的苦难已在昨日远去了。

傅岩道不敢打扰一双爱情鸟，拉住仇岩的手，轻悄悄的退出了岩堂，让他们的情意充盈在两人的国度，不被任何人所叨扰。

“怎么了？”虽然仇岩仍是一贯的表情与寡言，但傅岩道仍察觉得出它的心情并不平稳。散步在赵府的柳径上，她拉住仇岩的衣袖间著。

仇岩低首看著他的手。三年多来，由生疏到熟稔；由当他是恩人、王人准备奉俄一条命跟随，再到发现他实为女儿身的转变……人心真是不可思议，知晓他其实是‘她’之后，赤诚的心竟不再单纯，而涌起了诸多痴心妄想……甚至……痛恨起‘她’因别的男人而开怀。那个名义上拥有‘她’二十年的男人，身家优渥，长相潇洒，在江湖上颇有盛名，简直是老天厚爱下生成的佳公子。

若要问谁有资格配得上主子，那刘若谦还算得上稍稍具资格的，自

然……主人会因为他而笑了。自己又在愤怒些什么？以他如此卑贱的身分……“喂！不理我呀！”傅山石道又叫，整张脸在仇岩面前晃来晃去。

仇岩坐在一块石凳上，让傅山石道不会看得太吃力，终于按捺不住揪了一整夜的问题问道：“爷要嫁人了？”傅岩道嗤笑了出来。

“好不好笑，我居然料得到你会因此而不开心。”“属下没有。”仇岩不自在的低垂他的眼看向握拳的双手。主子……误会了什么吗？“仇岩，你有。你觉得天下间没有人配得上我是不？也不喜欢我为了要虚应刘若谦而昭告要嫁人的事。因为我有可能当真去弄一场婚宴。”傅岩道扯了根柳条把玩著，眼光却不曹稍离过仇岩回避的面孔。曾几何时，他已在仇岩面前恣意展现自我，无拘无束而不自知？在仇岩之前，还有谁是这般与她日夜不离的？乳母过世后，他领著三、五个家仆一路流浪南下，买田买地的一一安顿到最后来了临安城，几乎已一文不名，身边只剩下不肯被遣走的萧忠。原本主仆俩也可以过著不错的日子的，当了所有值钱物正想安居下来，没料到一场风寒几乎使他俩见阎王。病没治好，被赶出了客栈，最后沦落到破庙与一群遭盗匪洗劫的难民同住。萧忠年纪比他小一岁，除了忠心之外，瘦瘦小小的，怎么看也不可靠。要不是凝嫣出现，两主仆只好互搂著病死在异乡了。哪还能顺道救下破庙那一大群流民？如果当年跟在他身边的就是仇岩，一定不会是怎么无计可施吧？他会去偷药，然后任人废去手足……傅岩道不禁放柔了眼神，手中的柳枝拂向仇岩僵硬的面孔：拂过了他被废掉的左眼，那里有一道深且狰狞的刀疤，笔直划列在耳，是黑褐脸色上的一道白光。柳枝再往下扫过了鼻梁、唇角、下颌……然后被捉住。

“我想，随便一个人给你小恩小惠，就足以教你奉上性命了，你不该这么傻的。但谁教你生命中遇到的温情如此稀少？”想把手掌贴在他脸，却被他惊吓的避开。傅岩道又道：“我一直在猜想，不管是谁施恩于你，若你要你娶她，必定不管自己喜不喜欢，便一口答应下了吧？那么，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你是否曾真正去喜欢过一个人。恩义的回报对你如此重要的事。”这次不容许他退开，双手强势的捧住他脸，今两人对视。

“真是今人气闷。”一字一字的说完，傅岩道放开他脸，大步往前走。

“爷……？”仇岩不知所措的紧跟于后，不能理解主子的说词，而且失序的心跳更加纷乱不已。

“我会办一场婚宴。与刘宋彻底做个了结。”如果他坏心一点，自然可以教刘若谦一辈子找下去，但那是很没意义的事，何必为难人至此？反正刘若谦一路吃嫖至今也够本了。

仇岩心惊不已，飞身到主子面前挡住去路，结巴问道：“什……什么意思呢？”于闾语不自觉又溜出口。

傅岩道深深看著他，眼中是复杂难辨的神采，突来一抹笑意融化掉了他的冷然，将手中的柳枝丢到仇岩身上，趁他征愣不已之时快步跑开，转眼已隐没在椰林深处。

不置信的以双手握住柳枝，几乎无力动弹。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一个云英未嫁的大姑娘丢出了柳枝给男人……在于闾、在中土，都只有一个意思呀口可……看他笑得那般顽谨，会是……只是个玩笑吗？故意用来捉弄它的玩笑？一定是的！

主与仆……从来就不会有结果的。自己别又痴想起来了。想甩掉柳枝，好快步跟上主子的脚步，却怎么也放不下，反而将柳枝轻轻掌上残缺的颜面，

掩住自己深不见底的悲。

无关思义，喜欢迳自前来，等到泛滥成灾才知心已沦陷，无力回天。

一片痴心，只能是妄想。

毕竟自古以来，谁听闻周凡人摘过星、攀了月呢？即使抬头仰望，也怕自己的残颜亵渎著了星月神只。他只能低头，低头看著尘土，这才是他的归属——尘土。

“升堂……”“威——武——。”庄严肃穆的衙门内外因案子的大受瞩目而涨满了期待，连例行性的升堂步骤都被师爷与官差们应和得十足浑厚有力，全然无站了一日后应有的疲惫。

现在是最后一案，在今日的申时正式展开。连同一向少涉足前岩的赵思亮也在休息了大半日后，由家仆扶坐在市后等著看这些讼案如何结局。更别说外进挤得水泄不通的闲杂人等了。全为了亲临这一案而来。

在牢里睡了一夜的贝镇平咬牙瞪向一边的传岩道，低吼道：“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由于刺史大人最先要别的是贝镇平告傅岩道劫银一案，所以现在带上堂来的只有贝镇平兄弟与传岩道。

“我能搞什么鬼？真好笑了。”傅岩道低声回道：“要栽赃也得有证据。可惜嘛，来不及栽上几锭银子。”风凉至极的话几乎气煞贝氏兄弟。

“你这浑蛋……”“安静！公堂之上不得喧哗！”惊堂木重重一拍，刺史大人已高坐桌案之上，正听取师爷读告状文。

“贝镇平，昨日你指称傅岩道劫你银两一事，可有证据？”赵大人宏声问道。

“大人，傅岩道侵吞了我兄长的财产，更是早已觊觎我贝家剩余产业多时。前些日子在生意竞争上，傅岩道输了一役，必然怀恨于心。放眼临安城，公然与草民交恶的便只有他了，草民有理由怀疑八万伍仟俩的银子确由他所劫，请大人明察。”贝镇平咬牙硬撑。其实在昨日派出的刺客未能如期回来后，他一颗心早已乱成一团；偏偏他好大喜功的笨弟弟早已上衙门告状去了，结果造成此刻骑虎难下的结果。无论如何也得咬牙硬撑，顶多落了个诬告罚银的下场罢了，但想到有更多排山倒海而来不利于已证据……那没死成的霍逐阳……真的是那个霍逐阳吗？还是傅小子的作弄？一定是的！一定是！

“傅岩道，对于贝镇平的指控，你怎么说？”刺史问著被控告的一方。

傅岩道拱手道：“大人，首先贝老爷的说词就有谤人之嫌。自古以来妻产夫治乃天经地义之事，怎能说在下侵吞了妻子的家产？在下治理岳丈产业三年来的治绩有目共睹。扩张了二十家商肆，每年大举开台济贫，造桥路回馈于地方乡亲之举全循著老丈人在世时的乐善好施之心在做著，丝毫不敢辱没老人家清誉于万一。在下自认为将贝家产业治理良好，每年缴于国库的岁赋是岳丈在世时的五倍，这一点也不必在下多说，大人自也明白。再说到贝老爷指控在下觊觎其产业，那可是稀奇不已了。有内在口，我何须抢著旁人的剩汤喝？在下三年来布施于地方的银两不下数十万两，屈屈八万多两，岂入得了我眼？见笑了。”公堂外一大群屏息倾听的人们不自禁的点头后交头接耳。提起傅岩道大手笔花钱的行径更是口沫横飞。

“即使贝镇平的银两不入你眼，但若因有私怨而故意为难，亦非不可能，你怎么说？”“对呀！对呀！你故意的！”贝定平唔唔咆哮。

“安静！”刺史大人威严制止贝氏兄弟的失控行为。

傅岩道看向他们凶恶的眼，冷笑道：“你们所谓的私怨，若非我大人有

大量的不予计较，今儿个你们还不知要被流放到哪儿充军。派杀手、施毒、放毒虫，再到去年公然撞沉在下的船，林林总总数下来，莫非是暗示在下趁今日一块儿算个清楚？”“你……你血口喷人！”贝镇平作势欲冲过去。

“住手！”刺史大喝。堂下的官差立即架住贝镇平。“公堂之上岂容你如此放肆！”“请大人息怒。”贝镇平惶恐道：“由于傅岩道造谣生事，今草民义愤填膺，一时才失态了。请大人明察，还草民一个公道。”刺史看向傅岩道：“你刚才所提之事，可有证据？”“除了沉船事件确有诸多人证物证外，施毒、派刺客一事，在下并无实据”“那就是诬告！大人，我要告他诬告！”贝镇平兄弟过于亢奋的叫嚣着。

“不过，”傅岩道微勾著唇角，眼中的笑意逐渐加深。“大人不妨查一下三年前贝老爷央请华陀堂代购的半斤生川岛、一斤砒霜石，以及陆陆续续购进的红生丹、砒霜、雄黄、茛花是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手边还剩多少。这类含有剧毒的药材，可用以治病，也可用来害人，因此我国律法明令这类药材在买卖方面须加以登列管理。请问贝老爷手边的药用以治在什么病上面了？”这小子怎么知道这件私密之事？莫非他这些年来的一举一动全在这浑帐的掌握之中？贝镇平汗涔涔地发现此刻自己的处境极端劣势。以前只恨不得啃傅岩道的骨、喝它的血，却不曾将它的心机看在眼里，所以不知恐惧为何物。但此刻，他真真切切的颤抖了起来，开始认知到两造之间悬殊的差距——不管是心机、才智或是：势力。那位高坐堂上的刺史甚至是傅岩道的靠山，而自己在未部署妥当一切便贸然告官，无异是替自己掘了一个墓地……傅岩道的神情像要在今日做一个了结，并且——彻底的让对手消失于眼前这个认知竟令贝镇平一时站不住，瘫软于地上，只能恐惧的望著傅岩道笑得益加森冷的面孔发抖。

“我们家里的人患有隐疾，用得上不行呀！”贝定平持续叫嚣。

“镇痛、驱寒邪或治疗秘结，所需的药量顶多一钱两钱的份量，因为量一旦过多，可是会要人命的。”刺史大人中止两方的辩驳。

“买家购进大量含有剧毒的药材实有可议之处，倘若当真用在治病上，想必仍有诸多剩余是不？”“那是当然，大人。”贝镇平努力定下心神道：“草民虽购进砒霜之类的药材，并不能因此指控草民有加害傅岩道之嫌。难不成全临安的人买巴豆、茛花全都是为了加害他吗？对于这一点，傅岩道根本是胡乱指控。凡事可是要讲证据的！”“说得好！刚才全是我无的放矢。那么贝大爷，敢问你指控在下劫银，证据在何方？有何证据可以洗清你诬告的嫌疑？”两三下拨回原案。傅岩道攻了个措手不及。

刺史点头。

“尔等私怨容后再议。贝镇平，昨日你强调有证据可教傅岩道认罪，那证据呢？”“我……我……我……！”贝氏兄弟顿时一噎，什么话也说不出。刚才的叫嚣盛气早已不复见。

“大人。”傅岩道拱手道：“如刚才贝老爷所言，没凭没据的指控，视为诬告。但贝大爷的银两被劫乃是实情。在下本著宽大为怀的心胸，念他俩现况可悯，也就不予计较，反而忧心起恶狼山是否当真有盗匪横行。缴天之幸，当年在恶狼上被恶徒攻击的迎亲人马中，新郎棺霍逐阳仍然幸存。如果贝大爷没有异议，此事就此作罢，直接进行下一场官诉如何？”全场局面由傅岩道一手所掌控，让人连反驳的立场都没有。

“贝镇平，你同意傅岩道的提议吗？或者愿意提出证据了？”刺史察言

观色，大抵也明白贝氏兄弟失银是真，却不能肯定劫银的真凶是谁。

在员氏兄弟惊疑不定的当儿，傅岩道又落阱下石：“贝大爷，这是个洗刷冤曲的好机会，可千万要好好把握呀。昨儿个霍逐阳告你勾结江洋大盗、谋财害命一事，正好在此做个澄清。也许当年谋财害命的那群江洋大盗正是昨日劫你银两的人呢。”“你！”贝镇平双目欲皆，冷道：“你斗不倒我的，你斗不倒我的……。”那霍逐阳不可能是真的……“贝镇平！回本官的话！”刺史大人喝今著。

“回大人，草民同意告傅岩道劫银一案，视同诬告。”贝镇平只好咬牙同意。

“好，诬告一事，依本朝律令，罚银三十两，劳役三个月。判定。”惊堂木一拍定献。

“传霍逐阳。”刺史让官差去请人，并对一进的傅岩道：“傅岩道，你可以退下稍事休息。”“是。”口有点乾，关于霍逐阳自身的恩怨就让他自己解决吧，他还有别的事得做哩，先喝口水去。

睥睨了眼贝氏兄弟，在他们眼光的刺杀下迳自潇洒的转身走开。他们以为他会留下继续玩弄他们？嘿，偏他想走了，没了他傅岩道，贝氏兄弟就能逃过霍逐阳那一关吗？不远处，仇岩已替他在人潮中开出一条不被推挤的路，正等他走过。然后永远静守于他身后，做他最可靠的靠山。

这感觉是几时形成到今日这般不容忽视的？傅岩道不明白，但点滴收藏在心臆，由它凝聚成……任何一种可能的模样。

然后，也许他就可以弄清楚，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以及——该怎么终了。

越过仇岩身前时，不免顿了一顿，察觉到仇岩仍为他早上的调弄而不自在，所以脸孔比平日更僵冷如石，不禁大笑的走了出去。跟在他身后的人自然面孔更为扭曲了。

才退出了人群视线之外，就见得刘若谦已在赵府的幽径处向他微笑招手。另一手提著一壶看来很清凉的茶水。

“不担心今义弟需要阁下的声援吗？”倒没料到刘若谦会舍不得不去参与第二扬官讼的热闹。这人一向哪边有热闹哪边境和丢。

“贝氏兄弟还奈何不了他。逐阳早已部署好一切。这下子贝镇平若能固个满门流放就算万幸了。傅姑娘没有留下来看戏，在下才觉得奇怪。”刘若谦含笑走近，无视一边冷眼以待的仇岩，迳自问道：“刚才还巴望著你有更出色的表现，不料竟就这么放过他们，为什么？”不得不说，至今仍抓不准傅岩道的心思，实在有丝泄气。

“请别唤我傅姑娘。”傅岩道要求完才回道：“刚才吓得贝氏兄弟心魂不属早已足够，比起霍公子的仇而言，在下的恩小怨并不值得大肆嚷嚷。而且以刺史大人的性情，在我起了个头之后，他必会派人去查，许多事就不必说破了。何况霍公子将按他一个通敌判国的大罪，将来押往京城到中书省审判，欣头是免不了的。所以就算没证据来指明贝氏兄弟五年前派人屠杀迎亲队伍，贝镇平仍是死走了，又何须我加油添醋些什么。”霍逐阳行事土来说是血债血还、快意恩仇的。在傅岩道看来，总是残忍了些。但这是别人的恩怨，他不多言。

刘若谦领他走向凉亭处，倒了三杯凉茶，淡道：“逐阳主事驿帮三、四年，恩怨分明一直是他的行事方式。经历过了生死关头，他变得冷酷。日后

有贝小姐伴著，将会有所不同。”傅岩道啜完一杯茶，笑出声：“我没有批判的意思。反正贝镇平兄弟、林金主终须为自己五年来错待凝嫣而付出代价。对他而言，感情浓烈到足以使他疯狂。”他相信霍逐阳这些日子以来所查到的事迹，足以令他化身为索命阎王，亲手送那些人下地狱一游。

“我二十七年来没兴趣认识情爱这玩意。虽然身边好友一一有了伴侣。”刘若谦若有所思的看著眼前那个不让人称“姑娘”的男装女子。这是心动吧？总想著‘她’，瞬目不移的一直看下去，看看为何这张平凡的黑碳面孔竟令自己这双看遍各色名花的眼锺情至此。

傅岩道并不想装傻出一脸不解像，他只是浅笑以对，招呼仇岩也来坐下。可惜仇岩岩守份际，始终站在他身后动也不动。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恰巧为他遮去了仍然炙热的光源，让南风带来一丝清凉。

“仇岩，坐下。”只好开口命令了。

结果仇岩居然回应以一个“不”字。不知是否有丝怒气，声音转来极坚硬。

好吧！不强人所难，傅岩道决定稍后再与仇岩好好谈一谈。兴致平平的问刘若谦道：“你相信姻缘天订吗？”“不相信。”“我也不信。什么天作之台、父母之命，都是长辈一厢情愿的撮合，不管是否真的合适，反正老人家自己高兴了，便硬说是缘定三生。”“是极。”刘若谦忍不住道：“逐阳与贝小姐算是有情人的好例证，但那并不适用于其他人。至少他们自幼一同成长，有一定的情谊。而以找来说则是牵强了。订亲二十年，然而我从未有机会与萧姑娘相处，两人之间并无感情，硬是因订亲而成亲，实是强人所难。”“以你的立场来说，那的确是不公平。”傅岩道口气平淡。“对两人都不公平，却又各自耽误了大半辈子。想想也真是好笑，两人至今仍互不认得哩。”刘若谦诚恳道：“我承认我对萧姑娘有责任，而今她已觅得归宿，心中一块大石也放下了。我知道你是重视朋友的人，可否别再因为我是萧姑娘的未婚夫而排斥我于朋友之外？。任何人却有褻利追求幸福。”“你不会是认为在下是你想追求的伴侣吧？”“我正是这么认为。”他喜欢‘她’的聪敏、坦直、犀利，并且不留情的苛薄，以及一般女人不会有的豪迈枫爽之气。在在今他心折！他是个酷爱浪迹天涯寻乐子的人，眼前的‘她’正是最适合他的伴侣。

傅岩道轻轻笑了出来，无视于石凳子并无椅背，仍兀自向后靠去，结果仇岩伸手充当他舒适的椅背，让傅岩道的后脑勺顶住他的腰腹。

“你迟了。刘若谦，你迟得太久，所以注定要错过。”语意深刻，却无意给对方一个愉快的解答。

刘若谦敏锐的看著一脸森冷的仇岩，以及靠在仇岩身上的“佳人”。这个宣告似乎不难猜。傅岩道属意那个巨人。

心口微微往无底渊沉去。一抹化不开的疑惑硬是萦上脑内，缓筑起欲汹涌的波浪，正待掀扬……“我不明白……。”一时说不出疑虑的来源，所以开了口又顿住。

“你会明白的。临安城这一趟，你不会自来。”又喝完一杯茶，傅岩道站直起身，又说了今刘若谦迷惑的话：“会有个结果，但并不是为了对付你。你我恩怨早已一笔勾销了，请记住。”留下不解的刘若谦于渐沉的夕阳里，傅岩道大步走向衙门，仇岩忠心的紧紧跟随，两条长影奇异的叠合为一，不相衬的身分与体型，相同的在夕阳下拉成一致的长影。

第十章

驿帮的势力有多大，傅岩道终于见识到了。掌握了确切的人证与物证，霍逐阳捉来了当年扮盗匪的贝家护院以及一些江湖匪类，在贝镇平兄弟无话可辩又惊吓过度的情况下，谋财害命之名已定下。时间接得十足恰巧，快马前来拘提有叛国嫌疑的剑南道监察使侍卫按著将贝氏兄弟拘提到京城。浑浑噩噩约两兄弟在连串的打击之下，又昏厥了过去。霍逐阳将一切算得精准，没放过任何一个仇家。

第二天，林金生家里传出突然出现大批银两的消息，十八箱钅额银两的底座全点上了株砂，正是贝镇平兄弟用来购马的失银。在林金主未能交出银子的来处的情况下，一家子男丁全押解入牢候审，银两充公：又抓到了原本该流放在外的林宝山竟私自逃回，窝藏逃犯罪加一等，暂时将官诉缠身没完没了了。

趁此，霍逐阳扩展“龙京驿站”以及“华陀堂”的规模，吃下了贝、林两家的营生。

‘驿帮’的势力正式挥鞭南下，由临安城扎根立为据点。商业霸主的气魄昂扬显现。

当然，判妻一事打动临安城上下，恐怕会谈论到三代以后才会稍止。现下金城的人都在看，原本临安城独霸一方的傅岩道已不再是唯一霸王，那个拥有江湖巨大势力当后顿的‘驿帮’绝不容小觑。不是普通商贾应付得了的。输了气势不打紧，现下刺史大人又将妻子判给了霍逐阳，这下子傅岩道是里子与面子都挂不住了。会发生什么惨绝人寰的大事呢？傅岩道可不是易与之辈，没那么好打发。

全城的人都巴不得附耳在傅宅的围墙外偷取一些后续发展。听说傅宅的护院增加了十人，全景高手呢。听说傅岩道成日大吼大叫的买醉呢。听说小妾与贪欢阁的红粉知己都在讨长妻之位哩。听说……听说……也不知是听谁在说，总之，每日总平白生出数件消息来满足大夥的耳与嘴。

由于再嫁并不是什么值得大肆铺张的事，在贝凝妈的坚持下，挑了个不错的日子请友人前来聚会，算是行过拜堂大礼。不过在霍逐阳的坚持下，一家子回太原后，势必得办上一场风光迎娶大礼的。也就是说，霍逐阳打算在此住下，这边有太多不愉快的回忆，夫妻俩决定在太原定居，一切将重新开始。

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仪式，但傅岩道仍是办得煞有其事。趁新郎棺在前岩被灌济时，他来到凝妈的绣楼，让喜娘及丫头们返到外边等著。

一身大红衣的拟嫣笑得羞怯，轻轻拉住傅岩道的手道：“我没有想过这辈子会穿三次嫁衣。”“还有第四次呢。你的夫君说啦，回太原再办一次风光的。”美人如玉，愁眉已开，自己的心中石也落下了。

“岩道，我得感谢你。我从来不敢想会有这么一天的。这一个多用来，知道他未亡故而不敢妄想复合，以及见了面仍苦于彼此的身分不复以往，两心相守而又顾忌著世俗……我很迂腐对不对？因为怕被世俗攻击为不贞、失节而不愿相守，要不是逐阳与你决意了一切，我想……我仍是不敢做个再嫁

新娘。”傅岩逍轻抚她脸，叹道：“与迂腐无关。自古以来，女子不都被这么教导着的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这般不在乎的。你的牵念在于心爱的男人，为他而美丽、等待。但我没有牵念。老天爷安排得很好。你需要人呵护，所以霍逐阳没敢赴黄泉。而我需要被放纵，因此没有牵念的人。”贝凝嫣突然想到：“你也可以的呀，我看得出来刘公子很倾心于你。”她可以接受岩逍的说法：二十年未见的未婚夫妻没理由因订了亲就须成亲。但如果两人合适，又喜欢上，便另当别论了。

“因为我与他相同爱玩、爱笑，每个人就觉得我俩该在一起。为什么我该欣赏那种好看却不耐用的人呢？”傅岩逍讽笑。他不确定人是否有反其道而行的本性，但他自己肯定有。

全天下的人都认为刘若谦是再好不过的对象，身分亦恰当，但他却不为所动，反而因此发觉了自己竟有心系的人……贝凝嫣一向不是口舌便给的人，自然无意与善驳的岩逍争论些什么，只是基于关心道：“你把萧忠、拢春凑成一对，又把我与逐阳凑成一双，把身边的每一个人做妥善的安置，并且一个个扎根安居落定：相对的，你身边也就没人。现在还有仇岩陪著，但想必日后遇著了合适的姑娘，你必会将他们撮合成家，然后身边又孤伶伶的了。我不要你孤单一人。”“所以我前些日子不是说我要嫁入了吗？”傅岩逍拍了拍她的手。身边的人都关心他、真心待他，是人世间难得的福气，纵使聚散无常，情谊永远在心头。这样也就够了。

“你说著玩的吧？我看你对刘公子并无特别的对待。除了他之外，怕是没人了吧。”她与梅殊、织艳、拢春研商的结论就是——傅岩逍在开玩笑。

没人？仇岩不是人吗？长相不行、身世飘零似乎就没一点地位了。傅岩逍无意多作说明，只道：“我有我的计量，你别担心了，好好当一个真正的新娘吧。”外进传来喧哗声，由远至近，想是一群人扶著新郎倡进房了吧，其中刘若谦欲闹洞房的声音叫得可大了。

不一会，果真涌入了男男女女一群人，全是熟面孔，也就没啥忌讳，吆喝著新人喝交杯酒，又吃了枣子之类的吉祥果子，眼见刘若谦狡桀的眼正闪著算计，傅岩逍不由分说，头一个拉住他往外走：“好了，各自歇息去吧，别打扰他们了。”“多谢了。”霍逐阳关上门前，对傅岩逍由衷的说著。为今晚，为二、四年来的一切，以及它的成全。

傅岩逍没有转身，挥了挥手，走远，没入夜色中。

“你有多欣赏我呢？”月隐星稀，没有灯火的夜色下，每个形体都隐隐约约，每一处景皆暖墨昏然。傅岩逍有不错的酒量，一一将那些没闹成洞房的人以酒摆平了之后，还能称清醒的，就只有刘若谦、傅岩逍、仇岩了。

睡意未来，也就随意散步于夜中。

刘若谦轻道：“能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再如何强悍的女人总会在心爱的男人面前化为绕指柔。你不是我见过的女子中的任何一种，而你讨厌我。”他是个聪明的人，表白了心迹之后却被推得更远，大抵已明白从一开始，自己就注定被讨厌了，不是加以申诉便可获得宽贷的。

不过，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他感觉到傅岩逍似乎打算离开临安，住其他地方游走，否则向来不轻易沽酒的人，不会在今夜灌醉他所有好友。绝不是为了庆祝有情人成眷顺而碰酒。

那么一旦他们有机会结伴同游，傅岩逍将可看到他刘若谦许多面貌。他极愿意在往后的人生中有这名聪慧绝顶的女子相伴。

这是第一个令他心动的女人，他打算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动情感受。

不过……他恐怕有个现成的对手。

暗自观察了数日，终于肯定了这个紧紧跟随傅岩道日夜不离的巨人，对他的主子不只是忠诚的主仆关系而已，还有更多男女之情不小心的挹注在暗沉的眼波中，而自以为无人瞧见。

太过无微不至了，稍为注意一下便看出来了。不过深沉的自卑自鄙同时使仇岩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不敢逾越半步。比起表白男女之情更重要的，可能是一辈子赤胆忠心的追随了。

很好笑，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又恨不得把其他倾心者打跑，别沾染他至高无上的主子。那么傅岩道是否得孤寡一生了？几日看下来，今他决定了接下来的旅程必会“恰巧”与傅岩道同路。他们两人会是契合的一对。

“去过南绍吗？想不想去见识一下南国风光？”刘若谦坐在他身边，暗沉的夜阻碍不了看它的视线。

“你猜得出我要走了？”傅岩道并不意外。他知道刘若谦的打算。这人并不死缠伪打，反而静观了数日，对他做了一番理解。没人说得准时间会带来什么改变，聪明人便会朝此努力。

“不难猜，你是为贝小姐留下来的。现下，遂阳将带妻儿回太原；萧忠与拢春会治理好这里：织艳、封姑娘会暂且住下。都有了安顿，你岂会再留下来？”“我还得参加萧姑娘的婚姻大事，不会立即出游。更何况我无意与你一道。”“于情于理，我也该聊表心意，不知萧姑娘缺些什么？”此刻傅岩道既然主动提起，刘若谦正好一问。除了娶她之外，他愿意以任何方式来弥补自己的亏欠。

“没缺什么，只要你在心中祝福她就行了。”“那是当然。不只是我，我们刘宋永远愿做她的依靠。”“这倒不必。”“对了，你刚才说无意与我一道走，是为了旧怨？”刘若谦问道。

“我不习惯有外人跟著，碍事了点。”“碍事？”刘若谦生平第一次被人嫌成这样，表情有点滑稽。“我能猎能打能升火，可遮风又可挡雨，必要时又是一名医术不错的大夫，我会碍事？”“这些仇岩都会。”看向不远处始终忠心的守候者，他轻轻笑了。

这笑……有点奇怪！刘若谦心中条地一震，低声脱口叫道：“你与他？不，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与聪明人讲话就是有这一点好处，不必全讲开便能通辽。

“你会的他也会，但他行的你却不行。比如：他不会企图指引我。或问我为什么。不必向同伴解释自己的行止真好。就算我要跳油锅，他也只会跟著我跳，而不曾揪住我说我疯了。说真的，你也该去找一个能这样对你的女子。”人与人之间会欣赏、会喜欢，但那不表示是爱。刘若谦其实并不爱她，顶多欣赏‘她’身上少见的特质而已。有一天他会明白的。但在不明白之前，他可能会不愉快上一阵子，这一点傅岩道是无能为力的。

谁教因果终有报，这是他该得的。

起落有致的马蹄声在深夜里的青石板上踏出清响，啦琫、啦健的往东边行走。不走丝路，准备向吐谷浑国叩门，看看能不能买些好东西运回中土做买卖。

“主子，就这么离开不好吧？”萧忠忍不住策马到主子身侧，低声问著。

“咱们这次在于阗就搁太久了，竟待了大半年。家里不是说拢春给你生

了名白胖男娃？咱们赶回去还来得及过年哩。”在暗夜行走，似乎已成为习惯。

萧忠傻笑了半晌，才又想到不妥之处：“没有与他们道别不好吧？明儿个天一白，见不著我们，却只见到一床的银两，你猜仇岩他们心底多难过呀。”今夜是为了庆祝仇岩身上的伤终于康复，左眼是没救了，但他的左手与左足没有废掉就是万幸了。

“缘起而聚，缘尽而散，有何不妥？半年来咱们为仇岩与邱大娘一家子经营了一家中土货的的，以后货品由咱们商号负责运到，物稀精美，这边的当户抢著要，他们将不虞匮乏，也不再受人欺凌，这就很好了。”“也对啦。可是我想他们仍是会为你的不告而别难过的，我说呀……。”爱说话是萧忠的毛病，心肠太软，百般放不下后，自然就会有一大串的数落来吩咐主子。

傅岩道开始觉得有丝不对劲，任由萧忠自个儿念得开心。他昂头看著前方四名开路的护卫以及一名领路人，再转过头去看著身后十大马车的货品，以及货物后方的六名壮丁。一切如常，没有任何不对。可是他的心口却兀自警戒起来，跳得比寻常快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他勒住马身，往后方走去，指示众人仍然前进。这行为他常做，所以众人不以为意，只当主子要巡视货物与确定所有人的清醒。

直到一长列的商旅已定远十数丈，傅岩道仍立于原处，四下看著。四面八方仍是黎明之前的阒沉如墨，风沙扑面有麻辣的痛意。一股直觉驱使他看向来时路不远处的一片树林。

“谁在那里？”是人吗？是野兽吗？或是自己看花了眼？误把树影当成会动的动物？树林深处，缓缓移出一道巨大的黑影，不必看清其长相，傅岩道便已叫了出来“仇岩！”那名换作仇岩的，拖著微破的脚无声走近，立于傅岩道面前不言不语。背上绑著一只布包袱，左手握著一把柴刀，依旧是一身洗旧了的黑衣由几个破洞里钻出棉絮的裙裾。

“你……”傅岩道第一次哑口无言。“我以为你醉了。而且……我们已上路了两个时辰，你怎么追得上？我们骑马呢。”“我有武功。”仇岩眼中有著坚决，也夹带著一丝恐惧——怕被嫌弃背离的自卑与恐惧。“我有用。”“你当然有用。只是一个人有没有用不是以离家背井来证明。你该回去了。我已安排好一切，日后你与邱大娘他们将会过著好日子。于阒人再不敢欺凌你。”努力要以于阒语完整表达自己的心意，希望仇岩能意会。他的于阒语说得还不太好。

仇岩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天生口拙的喀也无法做流畅的陈述，他只能僵立，只能无言。

“中原人比于阒人更复杂更难相与。这地方单纯多了，你该待在这里，娶个温柔的女子，然后一生安然的终老。瞧！我开了间铺子，请你们当夥计，你们将铺子打点好不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吗？来，你该回去了，天气很冷，你身子才刚好，别著凉了。”但仇岩仍是不动。傅岩道看不分明他的表情，但相信自己已明确拒绝了他报恩似的跟随，翻身上马后，挥手道：“回去吧，就此别过。”商旅已走得看不见，傅岩道快马追随而去，也为了让仇岩知晓自己的决心。没有回头，驭马疾去，转眼已与夜色相融第二天，硕大的身影立于商队后方的不远处。

第三天，步行的孤影仍紧追著商队……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依然。

面对脱水饿倒又染上风寒的仇岩，傅岩道生平第一次彻底屈服了。报恩是他生存的意念，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活著要做什么。抚养他至成人的李叟已亡故，而傅岩道恰巧接了棒。实属意外，多了这么一个追随者。

许多聚散离合后，仇岩始终站在他身后，不曹离开。让他不由自主的凭恃，不由自主的放心，也更加的肆无忌惮，仿佛天下之大，再没有去不得的地方……沉沉的梦境被清晨的鸡啼扰醒。睁开涩然的眼，一时分不清此身存于何景。拥被坐起身，梦中的冬寒与现实的酷暑截然二分。一丝清凉由床边的心几上传来，一块融了一半的冰砖在面盆里与燥热角力，挣扎的拨送清凉到他身进。难怪衣裳没沾上汗湿气，原来有冰块送凉。

赤足走到面盆边，拥起一手冰水洗脸，向东的窗户已有微曦，由这边看出去，可看到仇岩已在练功。

为了证明自己“有用”，二、三年来他更加潜心练武，傅岩道有时候地出于好玩，四处买来一些武谱让仇岩打发时间。也不知他精进了多少，但还没见过他打败仗就是了。

人活著只为单纯的目的过日子真不错。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著一些纷扰困顿，老天不会对谁特别宽贷。但以什么心思丢过却是可以选择的。

仇岩把一条命忠系于他身上，便打定了一生一世。他的目标非常单纯，也没有其他的想望。算得上是寡求少欲的人了。

只不过两年前突然知道他的女儿身身分使一切乱了起来。这转变聪明如傅岩道岂会看不出来？只不过一直没放在心上罢了。

他告诉刘若谦欣赏不见得是爱，但对于仇岩的因敬而生爱则有一些恼怒。

傅岩道不否认自己在这方面太苛求了一点。他既无外表可令人惊艳，又无柔情教人倾心，只有两种方式可吸引男人的注目：才智或恩情。

很巧，刘若谦欣赏他的才智；仇岩因恩生情，都出现在眼前。其实他们对爱情都相当的陌生，只不过一个好感堆垒另一个好感，不经意间，似乎转变了些什么。因此傅山石道才发现了仇岩暗涌的情意，而这竟让自己心口泛出甜意。习惯性的接受太多无微不至的照顾，直到刘若谦出现，才知道自己认为不循情的心早已偏向。他原来一百对仇岩有著过多的怜惜，早已不是主从之间的份际。

早在收他为护卫之时，就注定彼此牢系的缘分将绵延的牵扯不清了。

仇岩的心很单一也很纯粹。傅岩道是男人的话，他将一辈子忠心敬畏。而后来，傅岩道却成了女人，他在忠心敬畏外，不由自主的暗生倾慕。

另与女之间多了这一项不确定。除非是年纪相差甚巨，否则情愫这东西总会悄自生根，无人抗拒得了。

只是……仇岩若是这么一直下去，怎么得了？傅岩道跨坐在窗台上，兀自失神。浑然不觉仇岩已练功完毕，走了过来，并侧脸回避他仅著罩衣的身子。没了厚重的中衣做掩饰，傅岩道虽然胸不挺、臀不热，好歹也是个女人，体态上是看得出来的。

“我去端早膳。”仇岩恭敬说完就要退下。

“不用了。”傅岩道伸手扯住他衣袖。“我决定下个月初就启程，去年订的一艘船已驶入了渠道。你觉得如何？”“好。”“再一次不告而别如何？”

“我会跟你走。”他转过身，想知道主子的打算。

“不必了，我会自己过得很好的。”傅岩道拨开脸上凌乱的长发，露出算计的“我会跟著。”他只有这句话、这个意念。无论主子是否已嫌——碍眼。

“你会让自己很有用？”“是。”“一切全听我的？”[是。”一直都是如此不是吗？”无论我的要求多今你为难仍是？”“是。”他的心开始忐忑而恐慌……“很好。我要你娶萧于薇。”仇岩顿了顿，最后僵硬成雕。

傅岩道下令，所有人开始为萧于薇姑娘筹备一场婚宴。新娘在何方？不知。新郎是谁？不知。不过傅宅数十佣仆仍是努力的动起来张灯结彩，务必把婚宴办得比前一次更出色。

收到喜帖的人不多，仍是称得上朋友的那些人，顺带当成霍逐阳一家子即将北上的送别宴。

今日，傅岩道被三名女子拉进了‘贪欢阁’密商。

“你倒是说说，三日后你打哪儿生出一个萧于薇来拜堂？若是为了结束与刘家的牵连，犯不著用这招。”封梅殊叉腰叫著。

“何况你不是打算一辈子以男儿身现世吗？这下子又换固女装，可是一连犯上好几条罪状哩。你想让刺史大人在舆论下判你流放呀？”织艳也搞不明白他的想法。嬉春也叉腰道：“我家那口子也交代我问你这位“大小姐]到底想做什么。”“岩道，你倒是说呀！”梅殊忍不住大叫。

傅岩道掏了掏耳朵，难得仇岩被阻在楼下，由得他只身面对三名悍妇，真是压力沉重呀。

“没呀，我只不过也想嫁一次看看嘛。”“嫁一次看看？”三名女子齐叫。

“请问嫁谁？”织艳目丐二人中最冷静的。

“你们都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四处走，那么为了让大家放心，我就以萧于薇的身分嫁人又何妨。所以，我左看右看，便决定嫁仇岩。一举数得呀。你们会放心，我也安心。”“仇——岩？！”三人不置信的低叫。谁会想到绝顶聪明的主子会看上个毫无特色的随从呢？岩道的眼光太奇怪了！

封梅殊用力扯著傅岩道的手：“怎么会是他？他一直有这种痴想吗？”“不可能呀！他不会妄想摘星的。”织艳不信。

“汉武帝以九五之尊立女侍卫子夫为皇后可以，我，区区一名商贾下嫁侍从又有何不妥？而且更别说我已太习惯有他在一边了。也许我还不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但那绝不会发生在我与刘若谦身上，反而仇岩还有展延的可能性。从我救了它的那一刻起，我就得为他的一生负责了。幸好全天下也就这么一个傻子，否则还不知该怎么消受得了。”“好吧，我们不谈才智、外貌、身世或身分上的匹配与否，但刘若谦有何不好呢？”织艳看得出来岩道的决定，刘若谦的存在不无影响。只是没料到出现这种结果。

“他与我订亲多年，他与我未相处过，他把我当女人看，他有太好的家世与地位，致使如果我与若谦是一对，将不得不当回萧于薇，而弃傅岩道身分如黄粱一梦，再也追不回好不容易建立的悠游自在。织艳，你嫁过人，你该知道个中滋味。”“你一定是没动心吧？所以才能一一分析这么多不适合的理由。如果你动了心，一切哪是问题。”傅山石道沉默了一下，同意的点头。

“想必是如此。”“那仇岩又好在哪里呢？你们不用成亲也可以在一起呀！他会用生命保护你的。”拢春不明白的问。

“他……会跟著我天涯海角的走。而且他喜欢我，虽然是由恩生情，我也不计较了。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足以吸引人。加上我很欣喜于被他爱慕，

若这样拖一辈子是无妨啦，但肯定两人会愈来愈别扭。他会克制更多，而我并不那么期望。”织艳捕捉到岩道眼中闪过的柔软笑意，虽不觉得仇岩配得上，但两心互许是不讲道理的，也就只能表示支持。

“你期望什么？仇岩敢于表示？像刘公子一般在言行举止间表示出爱慕？”傅岩道伸出自己双手道：“我要握住他手而不担心他会拒绝：想要调戏他时，不必怕他躲开避嫌。如果给了一个婚姻名分可以达到，那就成亲吧。”没沾过情爱的封梅殊疑惑道：“牵了手又怎样呢？你叫他让你牵就好了呀。”“我得让他知道我愿意接受他的感情。然后我便可以与他一同学习如何经营出两情相悦了。所以我决定成亲。那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拢春蓦然了解！

“也就是说，没有洞房、没有真正的夫妻之实，成亲只是一个感情交付的开始？”她这个主子总是有独树一帜的怪念头。

“呕！这很好玩咄，不错不错！我同意。”封梅殊开始觉得这样的组合限埋“你们还会反对我嫁人吗？”再没有异议声。一致的同意。另不过这么细想了起来，不免会同情仇岩，织艳为时已晚的想到：“对了，仇岩同意要你吗？”“他至少没敢说出个“不”字。”傅岩道笑得几分得意又尴尬，将三名女子招手过来，吩咐著婚礼该怎么行进。基本上，婚礼将会如期举行。一如临安人所传诵著的流言：傅岩道想要的东西，从没有弄不到手的。

“爷……。”仇岩一向安静无声，尤其绝不曾打扰到主子与友人的饮茶作乐，但这些天来他一直没有机会与主子谈话，反而不是被拢春抓去量身裁衣，就是被织艳唤去摆平一些贪欢阁的纷争，好不容易回到宅子内，通常会看到很忙的主子东奔西走，或者与小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此刻傅岩道好不容易有了空闲，却被刘若谦邀出门蹈马。一路骑到落日丘，谈著各地见闻欲罢不能。多次被拒绝的刘若谦虽知自己似乎得不到佳人芳心，但基本上他仍是欣赏傅岩道这个人，没事缠著练口水功也不错。也许佳人一个不小心就心动了，恰好结为知己夫妻。

刘若谦正是打著这种算盘。

傅岩道看得出来刘若谦已“正常”许多，在应对上也就没那么冷苛，谈起有趣的话题更是针锋不相让。对刘若谦谈起以前捉弄好友的丰功伟业更是嗤之以鼻，什么娶错花轿事件，以及看著别人夫妻互砍取乐，再到跑上华山在人家比江湖排名的场合施放腹泻粉末，使得一群英雄豪杰剑没论成，反倒抱著茅坑排名，弄得灰头土脸。原来真凶在此，顽劣人士一名。

“你遇著了就会做得比我好？还嗤笑我。”刘若谦扬著下巴面对那个大笑不止的人。

傅岩道不是没听到仇岩的叫唤，但却不予理会。

“我从不为好友做无谓的捉弄，不过天资有别，我也就不笑你了。”“你瞧不起我？”“如你所见。”傅岩道安坐在大石上煽风。

“你自己也不是善心人士，何苦自贬同类？”刘若谦一直觉得两人一定会恨傅岩道拂了下衣袖撇清：“你非我族类，别高攀了。”“爷。”仇岩被忽视得够久了，不再停于距离之外，走近了言笑宴宴约两人，坚定的又唤了声。

“嗯？有事？”抬头向上看去，他比刘若谦高上半个头，颈子抬得更为费力。

“可以谈谈吗？”使用于闾语较能使他口舌流利些。

“可以呼。”傅岩道招手要他坐下，顺道对刘若谦道：“你可以先走了。”

虽然觉得自己像蚊子一般的被打发走，但刘若谦没有死赖著的理由，只能微微失落的看了下两人，发现两人之间波涌的情怀持续转浓，而自己却无力阻止。以他生来天之骄子的才智身分来说，这种挫败实难吞咽，但人家心不在于他，又能如何？只能告诉自己：傅山石道那性子想是不会太快嫁人，他太珍惜自己的自由之身，不会盲目交付出自由，所以只要时间充足，他会有机会的。

“我先走了。对了，这送你。”出其不意，一道银光射向傅岩道，手劲拿捏得十分巧，算准了银光会停伫在发髻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仇岩则是那个“意外”。出手将银光打入泥土中，露出了一柄如意暂的顶端，其下六寸长的酱身全钉在土里。

刘若谦看向似笑非笑的傅岩道，笑道：“哪天让我与他过招如何？”他不是没试过与仇岩表示友好，但仇岩根本不理他，天晓得为什么。

“不行。他不爱与人逞凶斗勇。”终于打发走了刘若谦，傅岩道看向已盘坐在面前与他平视的仇岩道：“好啦，你可以谈了。”“婚事……是玩笑吧？”“不是。”他伸手要抓住仇岩的手，却被躲开。

“我不明白。”“如果你要追随我，就要娶我。”啧！听起来像在逼婚。“不然你找出几条不娶我的理由来听听。”仇岩不敢直视他，脸孔下垂，都还能精准的闪躲，真了得。

“我不配。”即使是玩笑，王子也不该屈就。他……他会当真的……会无力把持住自己的心的……“仇岩。”他明著，出手捧起他的脸：“你喜欢我，对不对？”仇岩不敢回答，上下滑动的喉结陈述了他的紧张惶恐。他不知道主子竟看出来了，所以……所以这些日子以来才这么押弄他吗？弄得他坐立难安，心神不宁。

“回答我。”他至少得承认出口。

“我……敬爱你。”“也喜欢我是不？”傅岩道不放松。

仇岩闭上眼，微不可辨的点了下头，算是承认。并在心里唾弃自己的痴心妄想，活该被主子捉弄！

“两三年不是一段短时间，它让你喜欢上我，在无力制止的情况下。两三年，同时也足以让我喜欢你不是吗？刘若谦说他缺少的就是时间。没有错，他不只迟了三年、四年，甚至迟了二十年。然后，我的时间不再为他而等待，因为我已有了你。为什么互相喜爱的人不该成亲呢？”主子说……喜欢他？喜欢他这个既残缺又一无所有的人？仇岩不置信的瞪大眼，直直望入傅岩道没有半丝玩笑的明眸中。不可能！不可能的……。

他一定在作梦，这是假的……。傅岩道站起身，随手扯了一根草心玩著，眼光放远，极目望去是寂寂天涯的萧“某些时候，我仍会渴望自己不是那么孑然。”“我会一直跟著你。”那并不必以婚姻当保证。

“我的手下够多了。但能让我牵手的人在哪里？”“爷，你不明白，我不配。”将双手背负于身后，知道自己不该是那个人。

这人一时之间是难以说服的。傅岩道觉得有丝挫败，逼仇岩娶她可能是毕生最艰难的一件任务了。

“我不喜欢任何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况。一辈子当主从是难以想像的。仇岩，除了娶我。

否则我不会让你跟我出海。”转身以对，将仇岩的苦恼尽收眼底。

如果他脸皮薄一点，早该为这种灰头土脸的情况羞愧得跳河去了。想

想也真好笑又悲哀。

“牵我的手，我们可以走出不太差的将来。”他低声诱哄著。软硬兼施，存心让仇岩无力招架。

见他仍不敢而犹豫，傅山石道悄悄往后退。落日丘并不高，但跌下去也是曾痛死人的。

直到仇岩惊觉到危险，傅岩道已双手在空中挥动极力要平衡自己的身形，眼看就要掉下去了。

“爷！”仇岩低吼，伸手牢握住傅岩道的腰与手，闪身到安全地带才放开，但他的手却失去了自由。

仇岩的右手、傅岩道的左手，终于握住，热意由手掌心扩散到双方体内。

“并不难，是不？”傅岩道双颊微量，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

仇岩不语，但他肯定主子是认真的。虽不知为什么，但在他记忆里，傅岩道从没有达不成的目标，而自己因自卑衍生的退避又能坚持到几时？在自己也这般把持不住的情况下。

他……真的能……真的有资格去爱他的主子吗？主子有一双温润而柔软的手……一双岩于女子的手：无论他多么坚强、厉害、聪明得无人可敌，让人认定‘她’比男人更出色，‘她’仍有一双适合包覆守护的他有资格握住，并且守护一生一世吗？见仇岩心思杂乱未定，傅岩道轻柔而低哑的开口：“我的手，让你牵。”像一句互古的承诺，编刻出地老天荒的誓言，在时空的长河里低回浅唱。寄托了千言万语于平淡的语句中。

意料之外，仇岩伸出颤抖的另一手，盈握住傅岩道的右手，额端冒著汗液，眼中有著酸意，鼻子不自禁的通红，令他无法开口说出完整的话。他从不以为会有人想嫁他、从不以为自己值得任何人青睐，他甚至害怕主子有一天不再需要他，所以他努力要使自己强、使自己更有用，如今……一个天人也似的主子想把一生托付给他……确定了不是捉弄、不是作梦……一双小手在他粗掌里栖放，他开始愿意相信这或许是真的……。

“我能吗？”他自惭的问著。

不知为何鼻头涌上酸楚，仇岩的人生经历了太多苦难，有的还留在他残缺的颜面上与身体里。傅山石道轻吸著气：“为什么你不能？只因为你比别人吃了更多苦吗？”“爷……。”“还是你不能在于还有人可以比你更无微不至的陪伴我？”眼眶有点湿，见他因垂下泪水而蹲膝半跪，傅岩道也蹲跪了下来。

仇岩虔诚的将额头抵在交握的双手上，发誓这一辈子将更赤诚以待。虽然那样也不足以回报主子的付出于万一。他不配！但他得到了。

一份他从不敢想的盛情，一双向他伸来的手。

他——被接纳、被喜欢、被肯定了存在的价值。

“娶我吧，仇岩。然后我们学著如何在爱情里施与受。我说过，主从关系我已厌了。”仇岩只能无言的点头，硬积在喉间的咽气使他无法出声。他的主子，竟将也是他的妻……。

也许这是不冲突的。因为两种不同的身分，相同的需要他全心守护。未来，是可以期待的吧？虽然他即将娶‘她’，却难以想像同床共枕。他仍觉得那是极度的亵渎。要克服，必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不过，比起可以终生守护主子而言，其它心理问题相形之下就无所谓了许多。

心思仍百转千折没个定处。只能紧紧握住傅岩道的心手，烙下了一生不离不弃的誓言。

他们将会一生相随。

“咦？新郎棺是仇岩？这些日子来可没见他有办喜事的样子。”刘若谦意外收到喜帖，前来参加“前未婚妻”的婚礼。本来他以为因为身分尴尬，傅岩道不会下帖子请他来哩。希望没什么整它的手段在其中才好。

霍逐阳沉声道：“不怕萧姑娘对你使计报复？何必硬来凑热闹？”“如果有，那也是我该得的，我认了。兄弟，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仇岩不该是新郎官的。”明明仇岩对他的主子倾慕至极。

“也许岩道对他下了命令，他会遵从的。”霍逐阳也不明白今天是什么阵仗，娶妻后一直与妻子住在华陀堂，没听闻这边有何举动。

“有可能。你瞧仇岩的脸色多奇怪，像是紧张又像想逃。可怜的家伙，他太听话了，活该一辈子被压制而死。”他左看右看，忍不住问：“奇怪？这种日子，主人躲哪去了？他让萧姑娘在这边拜堂，自己却跑掉了，不像是他爱玩爱闹的性子呀。”“凝嫣一过来就去后院了，也许一群人正聚在萧小姐的所在处谈一些捉弄把戏。”刘若谦笑了出来。

“可怜的仇小子。他一定冒犯到了傅岩道，让傅岩道想对付他。天知道去惹一头恶狼还好过面对傅岩道。不知道他会被弄得有多惨。幸好今天我来了。”他决定上前表示哀悼之意。

多美好的消息呀！一旦仇岩有了妻子，表示傅岩道是他刘若谦一人的目标了。三、五年的相处下来，还怕他不换固女装当刘家妇吗？“恭喜呀，新郎棺，祝你与萧姑娘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刘若谦一揖到地，诚恳万分。

仇岩拉了拉领口，觉得自己花稍得像祭祀用的五彩牲礼，只差没被抬上供桌了。萧忠、拢春，以及一些丫鬟还忙著替他加上更多缀饰，他这辈子没这么无助过。

“请你好好对待萧小姐，在下与她虽今生注定无缘，但仍当她是自家小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萧忠翻了个白眼。

“刘公子，请你去前晓等观礼好吗？我们很忙。”赶忙拉住又想逃走避开这酷刑的仇岩，一边送客。

“当然忙。看得出来，新郎棺不太情愿。放心，我刘某人发誓今生不会再让萧小姐在婚事上蒙羞，新郎棺迷不掉的。”刘若谦拍胸脯保证，直到两扇门板掩去他笑脸，才终止了他得意过度的发言。

“等会有他哭的。”拢春嘀咕。

萧忠搔搔头，问妻子道：“这样的打击会不会太大了？”“才不，又不是故意给他难看才办这场婚宴，他只是恰巧比较不幸罢了。喜欢上咱们主子，又巴不得早日撇开对未婚妻的责任。今日这一场也算给他一个仔消息与坏消息了。瞧他笑得有多乐。”“就是乐极生悲才可怜。”萧忠心肠一向好，见不得太难堪的场面。

“好了没有？吉时到了！”门外传来封梅殊的吆喝声。喜乐的声音已象征性的吹奏起。

“好了好了！咱们快出去！”一群人簇拥著万分不自在的木头新郎官出门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快乐得不得了刘若谦自告奋勇的讨来这项主婚的差事。他对萧于薇的长相并没有太大的好奇心，要是因为好奇想看，而造成了别人悔婚那可如何是好？

他只求新人快快结成好事，自己也不再负有责任。

他很好心的建议仇岩道：“你在发抖咄，这不好哦，瞧，都是新娘子在华你的手，新娘子又看不见，你不扶著她怎么成？”不由分说，他硬拉著仇岩的左手环新娘的腰、右手扶新娘的手，才满意放他们被一群人送入洞房。

织艳第一个走过来，拍拍刘若谦的肩，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善意：“你今天很开怀喔，不错。”“来来！织艳姑娘，敬你一杯。”“我也敬你。”封梅殊领著一群傅家高地位的家仆来敬酒。

“很好，很好，今日趁此尽释前嫌。对了，岩道呢？他是王人，从头躲到尾太没意思了。”突然觉得自己在傅岩道的朋友面前变得有地位了，真是大快人心。

“他在呀，你刚才还看到了。”织艳漫不经心说著。

“在哪？我没看到呀。”刘若谦四下看了看，确信自己没看到傅岩道的影子。

赵思尧带著寂落的笑意破例喝酒：“你知道岩道是女儿身吧？”“那是当然。”“全傅宅的女子都在这边饮酒作乐，还有谁会例外？”赵思尧点化著。

“萧小姐没在此，但她是例外……吧……？”刘若谦突然狠狠感到一阵头晕。不！不可能，不可能他会是他脑中所想的！一定不、可、能！虽然他从未见过萧于薇，但那并不表示……“她不是例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封梅殊雪上加霜的笑道：“你刚才亲手把你的烫手山芋未婚妻嫁掉了。”“我知道……。”刘若谦虚弱的应著。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织艳笑得邪恶。

“我可不可以拒听？”“不行。你刚才嫁掉的烫手山芋正是你欣赏的傅岩道。”“不可能！”刘若谦低吼了出来。

“若谦？”霍逐阳快步过来。但刘若谦无心理会，一边拨开人群，一边呼叫不休“等一等！不许洞房！那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呀……！”

再然后……

一匹千里神驹载著一高一矮的身形往渠道疾奔而去。他们的目的地是一艘停在渠道边的大船，船的那边是早已部署完毕、随时可启航的状态。

已换回男装的傅岩道因来不及洗脸，所以脸上仍沾著一些水份胭脂，霎是明艳动人。加上对即将远行的期待，妆点得她双目晶灿如星。

在看到船后，不其然傅岩道勒住马身。

前方，是他俩的未来：后方，是即将剥离的过往。

生性潇洒，却仍是有几分不舍。她立定在生命的砖接点，再三回顾。没有告别，但相信那些朋友早已心中明白。不再见，不代表不是朋友、不思念。

仇岩像是明白她的心情，悄悄握住她持缰的手。

“我会一直在的。”“我知道。”傅岩道笑了笑，抬头要看他，却硬生生撞上他下巴。两人距离拉近后，默契得重新培养。

“好痛！”她低叫。

“抱歉。”他伸出手，但不敢放置到她的痛处。

“没关系。”瞧到了他的犹豫，仗著黑夜的胆，她轻轻的在他唇色印下一个吻，也留下嫣红的证据。

仇岩楞如石雕，但傅岩道在吻了傅岩后决定味道还不错，笑得像偷腥的猫。

“走了。吔！”再度驱动马的行进，朗笑声飘扬在旷野之中。未来的相处方式真是今人期待呀！

她身后的仇岩将胀红的面孔埋在她的头侧，一双大掌悄悄的环过她腰，与她的双手交会。

他们将措手相随一辈子。

不再有任何疑虑。牢牢交握住的手已宣示了决心。

船帆扬起，身与心正式起航。

身体探向未知的国度，而心，则探向属于他们的幸福。

